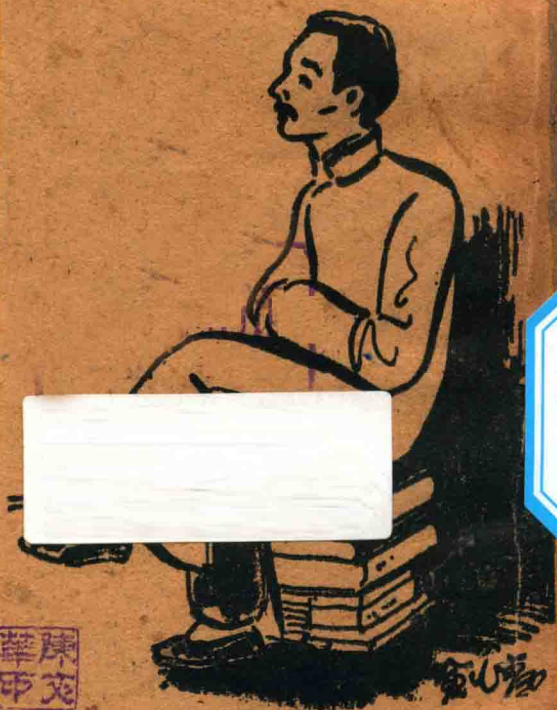


魯迅的蓋棺論定



陳文
華印



魯迅先生的蓋棺論定

魯迅先生傳略

俞秋帆

魯迅先生死了！

「中國的高爾基」，「現代中國文壇之權威作家」這一類的雅號也同時的駕鶴仙遊了！

凡是對於文學界稍微有些關係的人，以及對於文學稍微有些興趣的人，一聽到這個消息，我想：誰也會感覺到一種悼惜與悲哀的。

「魯迅」，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樹人。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他的父親是讀書的；他的母親姓魯，是鄉下人，以刻苦的自修而得到能看書的學力。這時他的家境很不錯：一共有四五十畝水田，所以對於生計是用不到愁的。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化，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從

此他就同父母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可是爲了被親戚的嫌憎的緣故，落得了一個乞食的名稱，於是他很毅然的又重回到家裏，過不了多少時候，他的父親就得了很纏綿的病，約三年多，死去了。這時，他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他的母親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尋找不用學費的學校，因爲她知道他是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的。——在那時候，如果讀書人家的子弟因爲家道不興而不能繼續求學，做幕友或商人實在是最普通的二條路了。

他在十八歲的那年，便旅行到南京，考入了水師學堂的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走出了，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了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他就決定了要學醫去，原由是爲了知道新的醫藥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結果他便進了仙台醫藥專門學校。學了二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因此他便拋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絡繹失敗了。於是他又想往德國去，結果也失敗了。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

助，所以他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正是二十九歲。

他回國以後，就到杭州的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去當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走，頗想在一個書店裏當編譯員，結果也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等到紹興光復後，他就任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那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便招他去當部員；後遷北平，住了幾年，又兼任過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他在留學的時候，祇不過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他最早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當時是因爲受了他的友人錢玄同的勸告，才做了一篇文章刊在『新青年』上，開始用『魯迅』爲筆名，那時候，他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一九二五年，因爲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張作霖快要到北平的時候，北洋軍閥所把握的執政府曾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準備通緝，魯迅先生當然是其中之一。他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後來便担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他就離開了廈門，應

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科長。又因環境不適，終于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停刊。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就以魯迅先生爲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被壓迫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的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並加以有力的支持的。

從去年六月起，他就病倒在牀上了。他所患的是氣管支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後來又犯了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衰弱等症；一直到今年六月，病勢似乎更重了，於是就請了日本醫生須藤，石井，松井給他診治，後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才知道他的肺葉已所剩無幾了。那是，醫生是很驚奇魯迅先生的還能活着，所以曾經說：『這是中國最能抵抗疾病的人了。』他的肺病雖然已經患得那樣重，但經了日醫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打針服藥，今年秋初便

漸漸的好起來了。那時有人勸他去長崎去療養，又因怕舟車勞頓，結果並沒有去成。

在十月十七日的下午，因着天氣怪涼爽的緣故，他就從家裏（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跑到虹口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後來忽起大風，就回來，等到內山書店坐了片刻之後，他覺得有些不舒適了，便趕緊告辭回到家裏，可是到十八日早晨三時，病又發了，這個時候他還用日文寫信給內山書店的老板，叫他去請須藤醫生。這封信是很簡單的，成了他的絕筆：

老板几下：

真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

此刻，我覺得怪難過的，拜託你用電話去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

草草頓首 十月十八日

等須藤醫生去診察的時候，認為他的肺病已起突變，轉為心臟衰弱了。須藤雖極力爲他設法診治，但已病入膏肓，竟無法挽救。一代的偉人終於十九日的午前五時二十五分仙逝了。

他在死之前，並沒有說什麼。不久以前，他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死』的雜文，自立了七條遺囑，原來本是因病好爽快偶然寫的遊戲之作，想不到現在竟成爲正式的『遺囑』了。他的遺囑是：

- 一、不得因喪事收受何人的一文錢——但是老朋友，不在此例。
-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 三、不要做任何紀念的事情。
-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做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的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不可和他接近。

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妻子許廣平女士，廣東人，原來是他的學生。遺有一子，名海嬰，剛剛八歲。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周作人，現任北大教授，一個是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職。他的母親現尚健在，住在北平，已八十歲了。

我們的鬪士去了

何德明

魯迅作品的估價，在中國文壇上，當然是至高無上的。可是魯迅的精神，較之於他的作品，還要重要，還要偉大。

魯迅始終是一個勇敢的鬥士，不單是在他的所有的小說，小品，及論文中可以看出來；從他的平時的談吐的舉動上；也充分的表現出那他一種不折不撓的精神。他總以冷靜幽默的態度，熱烈深刻的情感，對於舊理教封建勢力加以猛力的攻擊。從一九一八年起，直到臨終，他這種鬥士的精神都不會動搖過。

要不是殘酷的強暴的壓力，不容許作家的言論表現自由，我們相信魯迅的戰鬥精神，當較現在發展得格外淋漓盡致。可是實在因為那些急遽的猛烈的社會鬥爭，也已無法使魯迅從容的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鑄到創作中去。所以他見得採取較短小的形式——雜感文體，用這種形式來宣佈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以及用他的熱誠，對鬥爭的民衆表示同情了。所以從一九一八年來。除掉僅有的吶喊，徬徨兩個

小說集外，他一直就專注於雜感文的寫作。

作家如魯迅這種的痛苦，當然是很深厚的。可是在暴力壓迫和表現便利之下，不久也習慣了這種表現的形式，而到後來，這種形式竟成爲更方便，更直接的，可以反映出社會上的日常現象和事變了。

魯迅對於舊禮教封建勢力的攻擊，是澈底的，毫不退縮的。他總是拚命的辛苦的去，他決不猶疑，在他心裏永遠無所謂『絕望』『悲傷』等等的字眼，他只知道望着他自己的目標前進，二十年來如一日，在中國文壇上是還找不到第二個人，所以在墳中的一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他是主張打落水狗，他主張反自由主義。這主張他就始終張着，從來未有過改變。他又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反對帝國主義的虛偽的世界，他就始終反對着，也絲毫不有改變的。所以從魯迅的文章中，也就清晰地可以看出這將近二十年的中國社會的演變的。

有着這樣一貫的精神的鬥士，當然是值得注意，而又偉大的了。所以，在他這種戰鬥精神的發展下，他所有的文章，幾乎都充溢着這種鬥士的氣息，所以他除掉在『現

代」上發表的那篇小品文的危機中反對小擺設的小品文外，自己就一面抱着這樣的態度：「……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品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的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見魯迅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他的作品不是幫閑的東西。人家儘管在談天說地，以至於談茶談貓，閑得只在身邊瑣事上亂鑽；而魯迅則始終蔑視這種閑暇的身邊文學的，他要把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羣做爲描寫對象，他揭出他們的痛苦，引進療救的注意，所以魯迅是積極的，進取的，永遠不是消極和退縮的。

這樣一個勇敢的而又艱苦的鬥士，這樣一個對黑暗毫不退却，只是迎頭痛擊，在血

淚洪流中渴望光明的鬥士如今畢竟去了！但是我們的鬥士真的去了嗎？

我們的鬥士去了？

選自多樣文藝一卷六期

悼魯迅先生

鄭振鐸

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中國失去了一個青年的最勇敢的領導者，也是我們失去了一個最真摯，最熱忱的朋友。他對朋友——祇要他認為是朋友——的鼓勵與幫助，是我們所最不能忘記掉的。他爲秋白刊行了他的海上述林，在臨死的時候，方才完畢了他的一個心願。但他還有許多未完的工作待我們爲他繼續的做去。他在我們的心裏是永遠不死的！

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二號

魯迅先生的精神

葉聖陶

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覺得非常慈祥。然而他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他偉大，他堅

強。中華民族將來真個得到解放，必然由於人人具有了他那樣的精神。看到昨天的送殯的行列、嚴肅、激昂，六七千人合成個鉅大的集體。更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眾，雖然不能親自到來送殯，也必然遙寄最真摯的心情，使這個集體無形中擴大到不知多少倍。這樣，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榮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裏。而這個，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終於能夠成功的憑證。選自《生活星期刊》二十二號

學習魯迅先生

茅盾

抑住了哀痛，打起精神來奮鬥下去，此時凡敬愛魯迅先生而且痛感到這損失之巨大的人們，都嚴肅地在想着：如何永久紀念他。

這是立即可以想到許多辦法的，——紀念文學獎金，紀念館，研究院，學會，翻譯他的著作廣佈於全世界；這一切，都是必要，這一切即使不能同時一一辦到，只要中國民族尚有解放之一日，終必能大規模地辦到，而且終必有更偉大更多樣的永久紀念他的辦法：我想像到不遠的將來「新中國」的大都市裏將聳立着巍峨的「魯迅文學院」，我

想像到在將來的新中國，大陸新村一弄（如果還在）將收爲公有，而在這四周將建築起莊嚴的紀念館，我也想像到紹興將得一個新名「魯迅縣」……

然而要保證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有一個先決條件：學習魯迅！

不但要從他的遺著中學習文學創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學習他的鬥爭精神。他的鬥爭精神，在嫉惡如仇這一點上還是大家能夠學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學的勤奮，不顧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爲民族爲被壓迫者求解脫，却不是我們說一聲「要學」就能立刻學到。是這些地方，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也惟有學習到他這種偉大的鬥爭精神，我們才能跟着他的脚步從鬥爭中創造新中國，然後能毫無阻礙地按照理想的地永久紀念他！學習他就是紀念他。學習他的治學的勤奮，學習他的至死不休息的努力工作，學習他的偉大，他的腳踏實地……年青的朋友們！魯迅先生的永久紀念方式暫時也許不能照我們理想地辦到，暫時也許我們只能小規模地辦一下，然而將來的和他相配的莊嚴偉大的永久紀念方式能否早一點實現，就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他！

關於魯迅先生

胡行之

說到魯迅先生，我是看到過一面的。大約是民國十七年吧，一個秋天的下午，在上海，由含戈通知，說是魯迅在立達學園演講，我就和王任叔同由交通路出發，趁着野雞式的汽車一直到江灣。走進了立達學園，已擠滿着一堂，有千百道的目光，直射講壇上，好像想擒住一個久享盛名的健將一樣。

一霎時，掌聲雷動，講壇上便挺立着一個老頭兒。他的模樣呢，黃黃的臉，唇上堆着一撮黑鬚，髮是亂蓬蓬的，穿着一件頗骯髒的老布長衫，面色黃黑，賽似一個鴉片鬼，又似一個土老兒，如果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怎會知道這是一個文壇健將呢？

他之不愛修飾，隨便的衣著，說話時常帶諷刺，使人發笑，使人感到沉痛，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樣。古人說「文如其人」，確是一些不錯的。

他死了，還只五十六歲，以此之年，也不能稱做老頭兒；可是在十年前的我們，看了他都以為已經像老了，原來他之不趨時髦，他之內心的悲哀，他之適練的筆調，那

一處不顯出他的蒼老呢？所以魯迅終於是早已被人稱做老頭兒了。

這次演講，尚記得題目是「偉人的化石」，大意是說偉人在生前處處高享是受人嫉視，合不上道兒，及其既死，則又無點不受人歡迎，含意深刻而沉痛！這確是世界通同的現象。他曾在別處又演講過「文學與政治的歧途」，以為文學是預言者，每在事前作傳聲的號筒，而政治者則是最討厭這個，故政治每與文學的途徑相左；及等到這樣的文學家死了，則就無所顧忌，於是又把他稱揚起來，可說與上題是含着同一的意義的。

這樣的說明，就無異是。「夫子自道」吧？啊！一個偉大的文學者的身世，真是悲哀呀！

但不，偉大的人，是斷不顧及自身的，若果以自身的打算為打算，就是不認識其偉大之所在，人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沒有出路，何有於個人？所以真的偉大，不論藝術家，不論勞動者，是都為社會打算的，魯迅的偉大，也就在這裏。他之抑鬱，他之沉悶，豈是為他個人！所以政治與文學之歧途，也就是在感歎社會之不協調；偉人之成為化石，豈是在感歎他的一身嗎？

魯迅之所以成爲魯迅，有他獨特的風格：他富有地方性的情調，他有老練真實的筆調，他有最前進而不肯妥協於一方的精神，他的思想是同情于大眾的，他之文筆，是把握住一民族之特有色彩，所以他畢竟是中國第一流的作家。

包括日本在內，能以東方民族的特殊作風，插足於世界文壇者，除了他怕還沒有第二個人吧？

無疑的要作個偉大的文學家，自不得不着眼於全民大眾，否則總是游玩在牛角尖裏的。魯迅實在是做到這樣偉大的程度，但他的精神，他的傾向，當可稱之爲東方高爾基的。他的晚年，不曾創作過長篇的著作，所有的無非是些雜感及爭論的文字，這確乎有近於筆墨的浪費，但我們若瞭解環境的紛亂，與其雜感及爭論性的文章之重在於事實的判斷，和其銳利的筆調作爲黑暗的反抗，也就要原諒其用心之苦了。

社會促成其魯迅之於僅爲這樣的魯迅，我們也自不得不深深痛悼了。

魯迅既死，我們後死者應該怎樣爲文藝而努力啊！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魯迅先生

章乃器

魯迅先生死了！一萬餘的羣衆，瞻仰他的遺骸；六七千的羣衆，送他的葬；全世界幾百千萬的人們，哀悼這一顆文星的殞落。「民衆葬」的儀式，在中國可說是破天荒；自然，這也是只有我們的魯迅先生，當之無愧吧？

能夠寫幾篇文章有什麼希奇呢？能夠很尖刻的罵人，又有什麼希奇呢？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因為他能說出來被壓迫大眾所要說的話，是因為他能指點出來被壓迫大眾所應該走的路。他不是爲自己發牢騷而做文章，他是因爲要做大眾的代言人而做文章。他不是爲自己的私怨而罵人，他也不是爲使有閒的人們欣賞而罵人，而是替被壓迫的大眾寫討伐公共敵人的檄文。這決計不是專門歡喜說俏皮話來麻醉人的所謂「幽默作家」所能比擬的。

然而，不僅如此。有些人來在某一個時候，也能夠出來投機一下，替大眾說幾句話來收買人心，不久，他就把廉價收買得來的人心，用較高的代價出賣了。一個人出賣的

時候，自然往往不單出賣了自己的；他自己原來是不值錢的。我們數一數『五四』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人物，始終不出賣的能有幾人呢？倘使『五四』以後沒有這許多人變成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劊子手那裏來得這許多頭顱呢？『蓋棺論定』，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當得起我的一副輓語：『一生不曾屈服，臨死還要鬭爭』。

魯迅先生之死，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被壓迫大眾的損失。『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是的，一定要他的精神不死，我們才能彌補這個巨大的損失。然而，這是需要我們能夠繼續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才會不死的。我們只要每一個人都在他的靈前立了誓：替被壓迫的大眾說話，替被壓迫的大眾領路，到死都不妥洽，不屈服。那樣即使我們是很渺小，然而，我們許多人集合起來的力量，也許比魯迅先生一個人的力量要大得多。

自然，我們也不能關起房門各自努力，我們是要集合成功偉大的羣力的。西湖的水，固然是很美麗；然而它只配供別人玩弄，而沒有什麼威力。西湖的水一定要流到錢塘江裏去，然後才能增加錢塘江怒潮的威力的。集合在魯迅先生的靈前的，有中國的覺悟

大眾，有歐美的友人，而且有日本同情於中國革命的友人；這是一個天然的國際聯合戰線。但是這個聯合戰線，並不會有意識的組織起來，至少，一部分的人依然過他們的個人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夠參加救亡團體，把自己的力量供獻到中國民族解放的巨流裏來。

然而，這還不夠；我們不但要組織自己的力量，而且要去徵發更廣大羣衆的力量。我提議我們去開展一個『魯迅運動』；我們要求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服從下面的三個條件：

一、爲壓迫的大衆打不平，替他們說話，指示他們抗爭的方法和路線，而且加入到他們的隊伍裏去共同奮鬥。

二、到死不屈不撓，死了一個，起來千百個；發誓不做青年販子和民衆販子，尤其不做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三、每天至少要替被壓迫大衆，尤其替被壓迫最嚴重的中華民族，做一個鐘頭的工作。

倘使我們能夠這樣做，那豈但是魯迅不死，死了一個魯迅反而增加了幾千幾萬個魯迅。魯迅先生在地下有靈，自然會大笑起來說：「敵人，你再來壓迫吧！」

所以，我們要用魯迅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來紀念魯迅，要用「魯迅大衆化」來紀念魯迅，要用運動來紀念魯迅，要用鬥爭來紀念魯迅！

起來！朋友們！今天我們就總動員！

選自十月十三日上海大晚報

魯迅先生死得太早了

徐調孚

魯迅先生死了以後，「中國的高爾基死了！」大家都這樣的說着。連日本的報紙上海每日新聞也有這樣的標題。

是的，這比擬並沒有辱沒我們的戰士，也不致使我們的戰士有愧色！這是恰如其份的比擬！

然而，高爾基死時，蘇聯已經公佈了他們的社會主義新憲法。魯迅先生呢，封建勢力還是佈滿着全國，帝國主義正在無限制地伸展着他的毒手。

我們感覺到魯迅先生死得太早了。

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二號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頗有點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內山書店碰到他，人是那麼瘦削；他說「已經過了危險期，大概不要緊了。」誰知一日間冒點外感，竟以不治。他爲的身體不好，爲日已久；我曾寫信勸他到山水之處休養一些時，他的回信說：

「倘能暫時居鄉，本爲夙願；但他鄉不熟悉，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輩必以爲將買肥田，建大廈，釐盧榮歸矣。萬一被綁票，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矣，豈不冤哉。」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低氣壓之下，這個文壇鬥士受到這樣一種壓迫和誤解；屢次傳說他要到杭州、青島、日本那些地方去調養身體，終於不成事實；患着很危險的肺病，得在上海塵囂中了結他的殘生；大概和「低氣壓」不無一點關係吧。不過我們知道魯迅

先生在最近這一週，還努力於寫作和翻譯；他真以學生的精力獻給中國文壇，不會偷懶過一日呢。他有一回來信，談到他自己的爲人：『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他之於文壇，實實在在隨時隨手在做有益於人之事。他說他自己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就來吶喊幾聲。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已經有點懷疑起來，而且失望頹唐得很；但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他又有提筆的力量，夾雜着設法治療舊社會病根的願望。他的作品，自小說以至雜感小品無不瀰滿着戰鬥的氣分，和新的戰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開抽屜，整理他寫給我的信件；（長長短短約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論及林語堂先生的，我不妨引來證明他的愛社會的熱情，他說：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閻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

，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他對朋友忠告着道，一以社會國家的福利爲歸，他之所以能成爲思想界的前驅，並非偶然也。

當我在編濤聲的時候，魯迅先生用羅撫的筆名寄一稿給我，題目是論赴難和逃難，我當時並未留心『羅撫』便是他的筆名。刊出以後，忽有一個讀者來問：『羅撫是不是魯迅的筆名？筆調太相像了。』我們於是仔細研究一下，也推測是魯迅先生的稿子。（後來見面時，他自己對我證實了。）我當時曾提出一個小問題，所謂『魯迅的筆調』究竟是怎樣一種筆調？依周作人先生的說法，這種筆調，多用『反語』，（Irony）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造成了 Satiric Satire（諷刺者的諷刺）換句話說，即所謂『冷

嘲的筆調』。在我們的談論中，我曾取魯迅先生在暨南大學講稿中的一段爲例，那段話是：

『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

這便是『反語』的一個例子。（「反語」謂表示某種意見，用其正反對之語，從修辭上說來，是 *Pareton* 之一種。）說社會要有被殺被囚的文學家才覺得有趣，說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是一種熱鬧，說看人家挨打是頗覺有趣，都是用『正反對』之語；這種話，粗看很不合理，細看恰正合乎至理，這是用反語的效果。『諷刺文學』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論不自由的圈子中，『反語』最用得着；魯迅先生的筆調也可說是時代的產兒：

魯迅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自有很多人說過了。我所要添的蛇足，還是從他的

來信中先節取一段來看看：

「……我自己年紀大了，但也曾年青過，所以明白青年不顧前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也許有人說魯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來的朋友，最愛發脾氣吵嘴；但在另一面，他正是個能「略小節而取其大」的，富於友情的人呢：我曾經讀他的朝華夕拾，其中有一篇敘述他自己和范愛農的交誼。范愛農晚年落拓，時常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聞其語，可以想見這位酩酊的小酒人和魯迅先生是怎樣肝胆相照的。我想在魯迅先生的幾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魯迅先生不會看作最愛發脾氣的人吧。

如今，魯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說他所擬編的中國文學史沒有編成，是中國學術上的大損失，的確，這是大損失。魯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經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

工作還很多很多。我依舊引他的一段來信來結我的憶念，他說：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像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朝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為烟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範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鈔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

唉！以魯迅先生之努力於文藝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寫作的餘裕，從容來完成中國文學史中國字體變遷史，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我們對着魯迅先生的遺容，該想起這個問題來吧？

我所認識的魯迅先生

董秋芳

吸過了一小時的粉筆灰，氣喘喘地跑進斗大的臥室，照樣一眼瞥見一份白中綴黑的日報，冷清清地平躺在案桌上，因為急於要知道目下緊張的時勢，來不及把衣上手上的白白的粉筆灰拭去，便坐下來拿起那份冷落了一些時間的報紙翻開來看，看完了第一版的國家大事，接着就翻開第十面的藝文副刊版，——這是我平常看報的習慣。心，雖然說不出怎麼樣舒適，但也不覺得怎麼樣興奮，原來中日交涉還是依然在『佈防』和『調整』中蠕動着，作家們還是依樣心平氣和地在討論一些藝文問題，或抒寫自己和老婆與兒子之間的纏綿的情意。

『吸一支煙再說。』我直覺地這樣想了之後就拿起煙來吸了。

這是透氣和刺激的最好方法，吸了幾口煙，腦子有點暈暈然，精神舒暢了許多。於

是舉起一隻寫過粉筆尚在發顫的手，翻開第六面的社會新聞版，看有什麼「童子學道」或「女子變男」的新奇消息——我總是懷着這種好奇心去看社會新聞的。

眞真出於意外，意外到叫人會驚駭發顫！一行大號的標題字很觸目地，很嚴肅地逼着人去閱讀。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會碰到這些字面，我把曾經聽過過的一些事實來增強我的不信。然而，一二號大的字面，畢竟像鐵鑄成一般的鑄在薄薄的紙面上，堅硬而沉重，幾乎要把那張薄紙壓穿了似的！如果你是個崇敬人類中偉大的精神鬥士的人，崇敬那種敢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精神鬥士的人，你不會不感受到帶着那種鬥士之噩耗而俱來的那些字面的沉重，沉重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在我，也許會把那幾個字永遠刻在心版上了——

中國文壇巨子魯迅在滬逝世

接着這樣幾行小字：中國文壇巨子魯迅氏（本名周樹人）因患肺結核不治，卒于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大陸新郵寓次逝世，氏生于一八八一年，計享年五十六歲……

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由上海發出的電文。

很自然地，我記起一九一六年前魯迅先生在北大教書時和我在北大讀書時一段認識的故事來了。

魯迅先生在北大授的是『中國小說史』，講授間隨時加入一些意味深長的幽默的諷刺話，使聽者忘倦，座無隙地。我也常常抽空去聽，我一看到他的神態，就覺得他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黃，幾乎有點像抽大煙的，——這是他所深惡痛疾的惡習之一。和尚頭，而髮却又長又硬，看去恰像一個黑的棕樹頭，上唇生着一撮鬍鬚，也是很硬的；我就可知道他是一個不注意修飾的人。在頗高的兩個額骨上，嵌着兩隻銳利發光的眼，眼皮有點兒下垂，舉眼一瞥，我就會覺得它們在透刺的內心——這是魯迅先生一身精神的結晶物，當然是最特別的地方了。他的舉動，言笑，無一不顯示出他的強悍的氣質來，——正是惟有他才能寫出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等辛辣的作品呢。一個偉大的文藝作者，和偉大的政治家科學家同樣和先天的資質有關的。

我第一次和他談話是一九一五年的春天，是我升入正科第二年第一學期開始時，由一個熱心的同鄉宋紫佩先生率領着去的。那時魯迅先生已移居在北平（那時還叫北京）西城宮門口西三條一所三開間的新屋裏了。我們穿過南面一棟平屋，穿過長方的院子，直捷走進他的書齋而兼臥室的一間方形的小房子。房子的北面牆上鑲着闊大的玻璃光線很充足。室內陳設簡單！靠北的玻璃窗上，用兩條木樑架成一張赤露的木板牀——這是很可紀念的牀；靠東放着一張長方形的木桌，桌前是一把籐椅，一看就知道是魯迅先生工作的地方，是阿Q正傳產生的地方。靠桌的牆上掛着兩個照片，一個是爲魯迅先生所紀念着的籐野先生，另一個是魯迅先生自己。

我們進去，魯迅先生正坐在那把籐椅裏，在吸煙。我向他鞠了鞠躬同時簡單地叫了一聲『魯迅先生』。

『坐坐。』他站起來手指着旁邊一把小籐椅，回答我說。

我們坐下來喝茶，隨便談了些關於文化界情形的話。我們談的很少，像說教那樣的話一點也沒有。有時我們互相沉默地注視一下，我看出他的眼光有鋒棱，我更親切地認

識他是一個深於世情的人，可親而不可犯。他說話，簡單辛刻而有力量，和他所寫的文字毫無異樣。這一次訪問，特別使我明白，他對於青年人是誠心誠意去接近的，因為他唯一希望的是不受舊染之污，能夠創造新環境的青年人。

自那一次訪問以後，我又接着去看他幾次。有一次，他送我一本新出版的彷徨。祇說了一句話：『印點書湊湊熱鬧。』他深切地知道彼時那種喧噪而陰惡的社會賜給人的祇有徹骨的寂寞，醫治這種寂寞病的良藥，祇有有意義的書。魯迅先生一生的心血都化在醫治青年人的寂寞病上。直到他的逝世為止，沒有疏懶過，沒有停息過，而青年人的寂寞病，却不見得隨時日而減退，這使他在九泉之下也要抱憾的罷。

兇惡的軍閥政客迫使魯迅先生不能在北平駐足了；他不得不忍心辭別老母，在夏天的炎熱下，登上跋涉的征途。他負着生活的重擔去找尋新的大陸，却又爲社會的陰惡所中傷，帶着創痛從福建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又從廣東跑到十里洋場的上海。這其間恰好是一年，這一年想是魯迅先生的生活史中最可紀念的一節，同時也是中國從辛亥革命以後的政治史中最可注目的一頁，因爲中國的舊軍閥政客遭了新勢力的打擊而喪失

了他們的統治權。這一年是從一九一五年的秋季起到一九一六年的秋間止，魯迅先生離開北平恰恰是一九一五年的夏天。如果你要明白這個勇於辛辣地刺破歷史現實的醜惡的鬥士在這一年中所遭受的創痛的實情，你讀一讀他在一九一七年在滬上所關於文學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辭就夠了。他這樣說：文學家是預言者，每在事前作傳聲的號筒，而政治者則最討厭這個，故政治者每與文學家不合。等到這樣的文學家死了，則就無所顧忌，於是又把他稱揚起來。

事有湊巧，魯迅先生開始寓居上海的時候，我也出了學校回到南方，靜居在閩北的貧民窟裏，度着悠閒而實無聊的生活。自然我們又得見了幾面。那時他正受着一些新興革命文學家的攻擊，而從事於熱烈的筆戰。有一次我往他的寓所去，他很冷靜地說：「目下那些人所提倡的革命文學，理論且不管，寫出來的文字，拙劣的連新聞文字都不如。」於是我知道他對於文藝的技術修養是很重視的，並且和高爾基所注意的似出一轍。我當時深深地感到他的話是洞中窺要的。試觀中國從新文字運動以來，在最有成績的小說方面，收穫也不甚豐富，到如今，還是他——魯迅先生的作品站在最高峯，沒

人能夠超越過他。可見技術的修養確是很重要而實不很容易。我們在哀痛地紀念他的時候，我們得牢牢地記住他的話，並且實踐了它。這是最有價值的紀念的表現。

時輪輾到一九一八年的春天，我就離開上海，重又跑往北方去過教書生涯，從此以後，我再沒有訪問他的機會了；信也沒有通過一次。我祇是從出版界知道他努力的方向，我崇敬他戰鬥的精神。他的年歲不斷地長大，他的身體不斷地趨於虛弱，而他的戰鬥的勇猛却和他的年歲與身體恰恰成了個反比！這種不斷地擴大的勇猛的精神竟貫徹到雙目瞑合為止！然而，從此以後，我們再也讀不到他那種辛刻有力的文字了，再也聽不到他那種意味深長的簡勁的幽默話了，再也看不到他那種敢於直對現實的強悍的面容了！他遺下了艱苦共嘗念念不忘的老母，遺下了見哀不哀跳跳竄竄的稚子，尤其遺下了被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交相攻襲而婉轉呻吟的中國民衆。一個戰士的投槍不再舉起了，新的吶喊的聲浪不再發出了！一個老人的死啊，真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大損失！

寫到這裏，我應該說一說我們這個文壇巨星的一生的精神和事業；但是，關於這方面說話的人不在少數，而且要說簡單也很簡單。爲作家的魯迅，不消說是個寫實主義者；爲戰士的魯迅，是個反帝反封建的鐵手。在創造吶喊和彷徨的反封建的時期內，毋須諱說，他是個易卜生派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有時要失望而感到悲哀，這種悲哀的情意，在野草裏流露着，是爲讀者所熟知的。但當他擴大了視野以後，他就把這種個人主義者的羅漫蒂克氣質克制下去了。據他自己在一篇懷舊的散文裏說，他了解急於事功的羅漫蒂克的意態，就此可知他對於一時的失望，不會再拿悲哀去了場的了，他的思想的改變影響了他的氣質。這一點，我覺得非說不可的。

我的意思還是側重在他的爲人。

我覺得魯迅先生是最忠厚不過的，因爲魯迅先生是個『可欺以方』的人，試看他所竭力提掖過的許多青年作家，一到有了所謂『地位』以後，都紛紛地散去，去趕他們那錦繡的前程，把他所屬望的都丟在腦後，豈非被欺以方的明證嗎？

魯迅先生的忠厚是由於他心地純正。他相信自己的事業，他執着於自己的事業，

不因禍福利害而改變他的初志；他是具有硬幹韌幹那種傻子精神的。據我個人的經驗，他對於任何一個人感到某種長處或好處的時候，他就念念不忘地注意他，甚至於量力之所及去幫他；反過來，一個人的壞處被他覺察了，他就絕之唯恐不遠，招怨亦所不惜，這就是不圓滑，是心地純正。然而，世間的人，往往喜歡人家的『口蜜』而不注意他們的腹劍無怪對於明戰交鋒的人，要加他偏激的毀語的了。不幸魯迅先生正踏在這種陷窟裏，真夠叫人氣憤不平的。

魯迅先生有許多足為青年人模範的美德：刻苦耐勞，認真周密；他的作品是從這些美德裏產生出的。更其重要的一點，他不輕易指口批評人家；我從沒聽到過對於當時那些和他打着筆墨官司的人有些惡辭，這也是由於他的心地純正的緣故。

現在，這樣一個好人，經過許多人圓滑的嫉惡的輕佻的眼光之輻射，帶着一身創痕，悄悄地離開這世界，而往地下長眠去了！

這是人類的一種悲劇！

悼魯迅先生

鄒韜奮

魯迅先生逝世和殯葬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眼前。我們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瞻仰遺容時候的靜默沉痛，回想到整千整萬的羣衆伴送安葬時候的激昂悲愴，再看到全國各日報和刊物上對於他的逝世的哀悼，無疑地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民衆從心坎裏所公認的一個偉大的領袖。我要特別注重『從心坎裏』這幾個字，因為我們要注意由民衆從心坎裏公認的領袖，不是藉權勢威脅可以得到的，不是藉強制造作可以得到的，是由於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爲大衆鬥爭的事實所感應的。

這種永遠剛毅，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民族解放鬥士的最重要的一個特性，是在今日國難嚴重時期尤其可以寶貴的特性。這種精神和『亡國大夫』的奴性正是立於相反的兩極端。在魯迅先生下土的時候，羣衆代表蓋在他的棺材上的那面『民族魂』的大旗，實寓有很深的意義。中國的不亡，就是要靠我們積極提倡擴大這『民族魂』，嚴厲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的『亡國大夫』型的國賊和華國賊！

魯迅先生將死前的最後未發表的遺作是關於章太炎的，聽說他認為章太炎努力民族革命，曾經入獄七次，還是不屈不撓，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紀念和崇敬的，雖則章太炎的晚年思想已落在時代的後面。我覺得魯迅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魯迅先生，因為他是民族解放的偉大門士；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民族解放的偉大門士更須永遠不忘記他的剛毅不屈的偉大人格。

錄自生活星期刊筆談一卷二十二號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徐懋庸

十九日的正午，我從一個報館裏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中，得知了魯迅先生的噩耗，這在我心頭撒下一種成分十分複雜的痛苦。昏昏沈沈中，跑來跑去的將這消息轉告許多朋友，跑了半天，回家以後，提起筆來，先在紙上寫了十六個字！

「敵乎，友乎？余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然後買來了幾尺白布。將這些文字寫上去算是輓聯。

我和魯迅先生的私人關係上所感覺到的哀痛，總算是寄託在這十六個字之中了。

次日上午九時，我到萬國殯儀館去瞻仰先生的遺體。看了那依然嚴肅，正直，強毅的遺容以及紛至沓來的瞻仰者，我纔感到先生雖然已經『無言』，但是他的永留在中國大衆身上的影響，就是此後『知我，罪我』的代筆者！

先生的生前，雖然發言行事，不無看錯的時候，但即使是錯誤，也從一種十分純正的立場出發，決沒有卑劣的動機。他觀察人物，判別友敵，縱然不一定正確，但他那愛護戰友，憎恨敵人的堅強偉大的精神，是一貫的。

先生的謝世，損失是多方面的，譬如久在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的未及編成，就是中國學術界的大不幸之一。但先生早已想到，一切的損失，只有後輩的努力可以補救，所以他在遺囑中特別叫我們各自努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選自光明一卷十號

不肯說假話的魯迅先生

趙家璧

魯迅先生死了，許多相識和不相識的人都在寫哀悼的應時文章。我現在也不想再說什麼悲痛震驚的話，因為最大的悲哀既隱藏在沉痛的靜默中，我們就學學許廣平女士的樣，忍着眼淚，勸痛哭失聲的朋友們『還是多做些事情吧』——（註）

我認識魯迅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二年的秋天，以後因為編輯事務上的關係，見過十多次面，通過五十多封信。當編輯新文學大系時，他有幾封信是值得供給將來替魯迅先生寫傳的人當作參考資料用的，現在把他摘錄幾段在后面，從這幾封信裏，我們也可以認識魯迅先生之為人。在這樣一個苦難的時期，魯迅先生的死，豈止文學上的損失而已！

新文學大系的計劃在二十三年九月決定後，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以外的其他文藝團體，想請魯迅先生編選，我去信徵求同意後，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得到他的一封覆信，信上說：

『新文學大系的條件，大體並無異議。唯久病初愈，醫生禁止勞作，開年忽然連日看起作品來，能否持久也很難定，又序文能否做到二萬字也難預知，因為我們不會

做長文章，意思完了而將文字拉長，更是無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時可以延長，而序文不限字數，可以照字數計算稿費，那麼，我是可以接受的。……」這封信接到後同一日的傍晚，又來了一封長信，信上說的是：「早上寄奉一函，想已達覽。我曾爲文學明年第一號作隨筆一篇，約六千字，所講明末故事，引些古書，其中感慨之詞，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檢查官刪去四分之三，只存開首一千餘字。由此看來，我即使講盤古開天闢地神話，也必不能滿他們之意，而我也確不能作使他們滿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國新文學大系。當送檢所選小說時，因爲不知何人所選，大約是決無問題的，但在送序論去時，便可發生問題。五四時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穩，『今天天氣，哈哈』到一萬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羣官的意見不能相同。那時想來就必要發生糾葛。我是不善於照他們的意見，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這時如另請他人，則小說係我所選，別人的意見，決不相同，一定要弄到無可措手。非書店白化費用，卽我白費功夫，兩者之中，必傷其一。所以我決計不幹這事了，

索性開初就由一個不被他們所憎惡者出手，實在穩當得多。檢查官們雖宣言不論作者，只看內容，但這樣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他們要開一點玩笑是極容易的，我不想來中他們的詭計，我仍然要用硬功對付他們。

「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實情實在也並不是杞憂，這是要請你諒察的。我還想，還有幾個編輯者，恐怕那序文的通過，也在可慮之列。」

因為十位編選者的計劃，早已預先決定，動一髮可以牽全身，所以第二天我在內山先生住宅的客室裏和他懇談了一小時以後，他便很爽直的把第二封信裏的意見收回了。編選期間，有許多封信是討論選集內容的，到二十四年的三月七日，他的導言也送來了，連帶有一封三月六日夜寫的信，信上說：

「序文總算弄好了，連抄帶做，大約已經達到一萬字，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無論怎麼小心，總不免發一點「不妥」的議論。如果有什麼麻煩，請先生隨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的，此事前已面陳，茲不多贅。

序文的送檢，我相等選本有了結果之後，以免他們去對照，雖然他們也未必這麼精

細，忠實，但也還是預防一點的好吧』。

這篇序文結果祇刪去了兩個字，也可以說原文不動的通過了。至今小說二集流在人間，當時苦心竭力編選評論的魯迅先生却已離去我們。現在寫文章的人，打哈哈的愈多，說真話的愈少，魯迅先生的死，豈止文學上的損失而已！

十一月二十七日

(註)聽一位接近魯迅先生家屬的朋友說，當一位青年作家跪在魯迅先生的牀前大聲痛哭時，許廣平女士勸慰他說：『別哭了，我們還是起來多做些事情吧！』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魯迅——民族革命的偉大戰士

胡愈之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僅是中國文藝界的損失。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個大損失！

十月十九日清早，魯迅先生在上海施高塔路寓所逝世以後，數小時內，消息就傳遍

全世界各地，國內的報紙，都用廣大的篇幅，登載消息和追悼文字。十月二十、二十一兩日，到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達萬人以上。其中包含着國籍不同，地位不同，階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一切人們，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哀悼！

這是因為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緣故嗎？

是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壇的領導地位。甚至在思想上，行動上敵視魯迅先生的，以及魯迅先生生前所痛恨的那些人們，也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的作品的藝術，在中國文學史上，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態度是十分的嚴的。魯迅先生在藝術上絕對不容許和庸俗作家，庸俗批評家。有一絲一毫的妥協。魯迅先生代表着中國的前進作者羣，但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的愛讀者，却決不以前進的羣衆為限。魯迅先生的文藝影響，普及而且深入到一般的文化生活中。魯迅先生所創造的人物典型，如阿Q等，已成爲一般人所熟習的常識。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個怎樣偉大的作家啊！

但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一個偉大的作家，那是不夠的。與其說魯迅先生是

個偉大作家，却不如說他是一個更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而且也正因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鬥士的緣故，才成就了魯迅先生的文字創作上的無可比擬的偉大！

爲了保衛民族國家而百戰疆場，馬革裹屍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爲了人民大眾的幸福，犧牲一切個人利益，堅苦鬪爭，不屈不撓的，是民族革命的鬥士。但是爲了被壓迫民族呼號吶喊，爲了正義自由抗爭到底，以及在黑暗中，執着思想的火炬，奮勇前進不妥協不投降的，也是民族革命的鬥士。

我想，把魯迅先生稱爲『中國最偉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當的。因爲真正的偉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從整個中國文學史看來，能夠深刻理解人民大眾的痛苦和要求，能夠真正表現一個偉大的民族的喜怒哀樂，而且能夠代表着他們，向一切民族敵人，作不斷的抗議和思想鬪爭的，這樣民族作家，除了魯迅先生，幾乎再找不出第二個。在我們的長久的歷史中，儘多着輝煌的文學天才。但是直到現在爲止，所以文人墨客，都還不過是代表少數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眾，都是遠隔開着一條鴻溝。唯有魯迅先生却是溝通這條鴻溝而和人民大眾接觸的第一人。所以如

果中國真有民族作家，魯迅先生就應該是第一個。

不過把魯迅先生看作只是表現民族意義和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那依然是錯誤了的。魯迅先生在創作上的成就，不僅是在消極地表現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而在積極地指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面。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不僅是人民大眾的代表，而且是被壓迫人民的導師。他在思想上，創作上，領導勞苦大眾。走向正確的光明道路，以求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目的。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大膽地暴露了一切人生與社會的黑暗面，但同時也指示了光明的未來世界的憧憬。他是疾惡如讎的。但是傷感和失望的情調，却是他的作品中所找不到了。正因為對於民族革命的正確方向，有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是永遠不會消極悲觀的。也就由於這一點，民族思想家的魯迅，才和國際主義者的魯迅統一起來。

天才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偉大藝術家，而熱情使魯迅先生成了一個勇敢鬥士。實在說起來，魯迅先生的熱情，比他的天才更可寶貴。魯迅先生決不像許多庸俗作家，以造就作家的地位，當作了創作的目的；相反地，他是爲了鬪爭而創作。沒有一篇創作，不

是爲了鬭爭的。離開了鬭爭生活，就沒有創作生活。魯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所作的，以雜感佔最大部分，就是因爲雜感一類的形式，更適合於作爲思想鬭爭的工具的緣故。用了一支毛筆，給世間的妖魔以無情打擊，讓被壓迫的人民抬頭，這是魯迅先生的唯一創作目的。至於要使自己成爲一個大作家，却絕對不是魯迅先生所企圖的。一切的偉大的作家，原來都是爲鬭爭而創作。至於爲了創作而創作的作家，却從來沒有成功過。

離開作品來說，魯迅先生的人格的行動表現，也不愧爲一個民族革命的英武鬭士。三十年之間，魯迅先生爲了民族解放而鬭爭，沒有一個時候鬆懈，而且也不會向敵人退讓過一寸。雖然有人說他固執偏狹。但是對敵人的固執偏狹，就是魯迅先生的偉大。這是一切鬭士應有的性格，可是在中國智識分子中間，却就難能可貴了。

民族革命的偉大鬭士魯迅先生死了。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怒潮，受了魯迅先生的思想的推動，却要繼續高漲着。中國不亡，魯迅先生也是永遠不朽的啊！

十月二十日

記魯迅

白危

十月八日是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的最後一天。約莫下午一點鐘，在熱鬧的會場中擠來了一位身材短小，蓬頭亂鬚的不太惹人注目的老頭子——那便是魯迅先生。他穿了慣常穿着的藍長衫，料子雖然是嘩噠，但已經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許因為少洗的緣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蹟。一頂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過十年以上，却還摺疊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的戴在頭上，而且戴得那麼低，彷彿怕遇見了貴人。

但這不能回避熟人的視線，當他踏進會場時，就默默的給人包圍住了。

「……」這是一片亂雜的笑聲和問話，大約是問他近來還好不。

「不好，不好。今年九個月中，足足大病了六個月。」

「近來好了麼？」L問。

「稍爲好一點，不過也還是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繼續服藥嗎？」C問。

「服的。……害肺病真沒辦法，要是我年青倒還有法子想……」說到這裏，一陣乾咳把他的話尾捲了進去。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W問。

「那沒有，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可好一點。」

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說。

「呵，我是不能休養的。」他把帽子拆下，繼續說道，堅決地否認這話對他有關係，「我怎麼能夠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

他伸手衣袋裏抓，很久才抓出一個恰如盛瓜子的紙袋，這很引起人們好奇的視線，都集中在他那溼皺着的兩手，彷彿要看從那裏變出什麼戲法來。我却以爲他帶來的是藥片，所以問他要不要開水。但終於也不過看他從那袋裏摸出一支香烟。到後來竟連香烟

灰也彈在裏面，這纔驚奇起來；那紅錫包的盒子那裏去了呢？

「很久沒有在內山書店碰過先生了。」有人插進來問。

「是的，我也差不多四個月沒有到過內山書店了。」

他又抽了兩口香烟，默默的注視着展覽的作品。這時不知怎麼一扯，却搭上他的孩子身上去。

「已經進學校了。」他說，「聽說那個學校的先生要打掌心的。」

停了不到三秒鐘，又彷彿發現了什麼似的，把肯定的眼光變爲疑難的神色了。

「現在也還要打掌心的麼？」

「是的。」L答。

「爲什麼要打掌心呢？」他望了我們一眼，現出奇怪的狀態，「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的。」

在這語氣中，他表示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病非常痛惜，尤其關心兒童教育問題。

話匣子一經打開，就如播音機，非到適而可止的時候，便不能住口。他看他雖然大病了六個月，氣色變得蒼白，消瘦，但那有力的談話，那種鏗鏘的精神却絲毫也沒有減弱，而且說的那麼多，那麼快，令你連喘息的時間都不能輕意放過。只在他說了一大串之後，這纔露出久病後的殘痕；呼吸急促，下顎和太陽穴的不自然的痙攣。

談到翻印畫冊，他就現出稀有的快活，笑得兩眼變成一條縫。嘴巴却露出一列雪白而整潔的牙齒，下巴也跳躍的更厲害。

『我總是吃虧的。』他說時非常高興；笑得連筋肉都牽動起來，兩頰凸出更高，『幾乎每印一次畫集，我都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士之圖……這些現在通通都送光了。』

一支香烟剛好抽完，第二支又接上去。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那裏？』W問。

『她現在已返德國。希特拉自然要抓他的，不過，大約已經訂有條件：不准教書，不准出版畫集，只要她安分守己的做一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士敏士插圖的梅斐爾德呢？」

「呵，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拉的仁政之下了，」他有點惋惜，他說，「我所以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畫，就因為世界上的女作家只有她最前進，最值得我們介紹。現在那畫集都送完了，可惜沒閒錢來再版。」

提起蘇聯的木刻，他說，家裏雖然還收藏了不少，但苦無時間和閒錢來翻印。問他能否公开展覽，他總是搖頭，說道：

「這恐怕很困難。譬如在這裏，×××一定要和我搗蛋的。」說到這裏，嗓子提得特別高，神氣也更嚴肅起來，「借用日本人青年會麼？日本領事館要來看，不成。那一次（註一）所以把蘇聯和法國的出品拉在一起，就是爲了使他們看了莫名其妙。」

他大笑起來，笑聲淹沒了一切。

因爲他說話說得太真實，太懇切，或者太露骨吧，所以每每引起聽的人的各式各樣的哄笑，而他自己也一樣無邪氣的傻笑着。

這時中國呼聲的女記者魏璠詩走過來，她一看見魯迅先生，就和小孩子一樣，高興

的了不得，緊握着他的手，並且說了滿口中國式的套話。但即刻又沉默下來，大約她覺得自己是來選畫，應該趕緊收場，便又匆匆地跑開了。

談話稍一間斷，他總是出神地釘住壁上的圖畫，儼如天文學家觀察星球變動。

『先生以爲這回的作品怎樣？』C問。

『自然比前進步了。但也還有許多缺點，這是因爲作者閱歷不深，觀察力不夠的緣故。這毛病應該由作者自己克服，否則，就決不會有長進。譬如描繪一個人，雖至最小的部分，簡單的動作，也要仔細觀察，然後才能描得像，才能成爲一件藝術作品。』

當抽完了第三支香烟，他站起來，扭了扭呢帽，隨便的戴在頭上。

『看下去吧。』他跨開了穩健的步子，走近牆壁面前去了。

三

『這是誰的呢？』他指着李樺的八十八幅的連環畫黎明。

『是李樺的。』S答。

『真是洋洋大觀！』他嘆了口氣。

「先生覺得怎樣？」C問。

「我以為連環畫是無須乎這麼多的，」他袖着兩手環顧了四週，這時包圍着他的人更多，大家張着嘴巴往前慢慢擠，希望看見他一條鬚鬚或者聽聽他的聲音。但他生得那麼矮小，圍在他身邊的每一個又都比他高，所以站在後邊的就只好伸長了頸子。

「連環畫最好二三十幅，短小精悍往往比長篇大著有力。作者應該注意到讀者，並非多產就是傑作。多產的結果往往倒是濫產，徒然耗費精力。作家應該寶貴自己的精力和時間……」

「刻人物刻得像中國人。不必過於誇張。藝術是須要誇張的，但誇張透了反變成空虛。……」

「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的基礎，作者必須每天練習素描才有進步，而且觀察要準確，取材要調和。農民是純厚的，不必把他們塗得滿臉血污，矯揉造作。」

「真是奇怪得恨。怎麼他（指李樺）刻的人物通通都是額門那麼低的？難道廣東人的額門都是那麼低的麼？」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我們，又大笑起來。

這時又來了兩位洋記者，爲首的一位蓄着一撮掃帚鬚，他和魯迅先生打過招呼之後，主要的任務就是介紹他的太太給人家。

『My wife』他說得非常溫和。

『唔……』魯迅先生簡單唔了一聲，跑開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記

（註一）係指一九三三年冬在靶子路日本青年會舉行的法俄書籍插圖展覽會。

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二十一期

懷 魯 迅

郁達夫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

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沈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的死的彼岸，還照耀着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羣；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爲，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裏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選自文學七卷五號

在對魯迅先生的哀悼中

許欽文

十四五年以前，我無可奈何的到了故都的時候，彷徨失措，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聽了預備歡迎愛因斯坦氏的演說，和魯迅先生的講，覺得人生的路本來很廣，做人是應該積極進取的，才從慌張中把自己鎮壓起來，耐着心開始靜靜的寫作。于無形中，魯迅先生的話，激勵得我很厲害；他的認真熱烈的態度，實在使得我感動。現在他死了，我總禁不住悲哀；在深深的悼念中，愈覺得他是猛烈而偉大。

魯迅先生，時常有人說他轉變；其實他所轉變的，只是使用的手段；他的抗暴扶弱的精神是始終一貫的。他一向爲着弱小者努力，爲着全世界的被損害的人奮鬥，但他對于整個自己民族前途，也關心得夠急切，這只從吶喊的自序就可以知道。他對于惡勢力的侵害，具着報復的決心；同強暴者的蠻行抗爭是毫不猶豫的。與其說他是文壇的權威，不如說他是大衆的戰士，是個奮不顧身的勇猛的戰士。

他時常同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筆戰，或者有人以爲空費精神。但這並非爲着私人的利

害；要克服幾個對頭，無非爲着排除障礙。他要前進，碰着了障礙，當然要排除，即使是顆小石子。個人的言語舉動原是整個問題的一部分；既然對抗，自然非解決不可；「從大處着想，從小處下手，」魯迅先生原也是個這樣的實行家。

一聽到有人只說他的文章好，他總不大高興，因爲他是重在實行同惡勢力搏戰的。他要青年有認識社會黑暗面的勇氣，以爲知道了黑暗的所在，才有破除黑暗的希望。他主張韌鬥，因爲認定對付重重的惡勢力，非持久不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照最後晤談，七月十五晚上魯迅先生對我所說，從搜集在墳里的稿子起，已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已有了三百萬字；可以出十大冊，也已有點厚。」

這些話，他說得很鄭重，顯然是有意計劃到後事的，現在可以當作關於著作的遺囑看待了。

魯迅先生的作品，雖然本國的文盲和思想盲的諸同胞還是很少受到影響，但早有許多外國的譯文，無疑的，已爲全世界的志士學者所珍重。這是偉大戰士的血汗的結晶體，這是我們民族的精華，搜集起來，整理一下，趕快出全集是後死者的責任了。

搜集須注意信札。還有隨時給人寫的序言和介紹文等等，也應該廣為徵求。

照着魯迅先生的素性，對於全集，我以為要顧到下列三點：

一、校對要仔細；他的文字，氣勢充分，強有力，由于每個字都經過認真的推敲；如果排錯，是對他不起的。生前在可能範圍內，印書出雜誌，他總是親自校對的。

二、裝釘要大方；魯迅先生，在可以喝杯茶抽枝煙的餘暇。是非常愛美的；連包幾本書，貼些郵票，他總也要做出個樣子來。愛美固然是向上的，做什麼像什麼，原也是他的認真的一種表現；在全集上，應該尊重他這種態度。

三、凡是他親手創作的，都得照原樣刊上去；他下筆謹嚴，寫一句有一句的用意；平時他最恨隨便刪改別人的文章，既然『魯迅先生不死』，『應該同他活着一樣的重視這一點。』

爲着第一點，還得預防有人隨便翻印，因爲翻版總是錯誤百出的；寧可以另出普及本，把定價特別減低，藉廣流傳。

整理的手續。調查清楚篇名以後，當先統計一下，照着本人的意思，平分爲十冊，

以小說，論文，隨筆，書信和什麼等等分類；在同一類中再編年。

雖然已在遺囑上寫過，魯迅先生不願意隨便要人的錢，（且不論這怕只是因為看透人情而故意說的話）但他還有高年的母親，夫人和幼子，他所應得的版稅，總得好好保持。所以印行全集的書店，當以版稅有保障為先決條件！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悼魯迅先生

傅東華

魯迅先生是世界的人，他的一死，使國際的精神陣容起了動搖，顯然是世界文學史的一個事件。所以這事在任何個人身上引起的反應，無論是悲悼或是痛快，實在都不會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也請容許我講幾句私話。

第一，本刊之得以成立，魯迅先生是主要的奠基人，本刊之得以維持將近的四年壽命，當然也全仗魯迅先生繼續的贊助。所以我以本刊同人之一的資格，應該首先代表本

刊歷來的讀者對魯迅先生表示深切至誠的哀悼！

這話已經夠私了，然而我所不得已於表白的私情還有更私於此的：

是去年秋初，秋老虎正在肆威的時候，兒子浩進學校纔一星期，突然被送回家來。是病了，熱度已過四十，沉迷時甚至譫語。請了幾個醫生看過都不得要領，最後纔斷定是正傷寒，非送醫院不可的。當時有人提起北四川路底的福民醫院，當去托魯迅先生介紹，（因曉得他和福民的院長認識）。魯迅先生表示非常關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親自步行到醫院接洽一切，並且親自陪同院中的醫生遠道到我家寧先行診視。進院之後，他老先生又親自到院中去探問過數次，並且時時給以醫藥上和看護上必要的指導。現在，我的兒子依然健昂昂的在學校讀書，而他老先生的溘然長逝却不曾帶去我們一絲一毫的憂慮和關切！他老先生以那麼大的年紀，那麼忙的寫作生活，又在那麼大熱的天氣，竟肯爲了一個和他並無密切關係的十七歲的青年操那麼大的心，出那麼大的力，而他自己的死耗却要等隔了十小時以後的晚報纔帶給我們，這是多麼使我們難堪的情景啊！——我們的心是將永遠沉重下去了。

所以，誰要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成分裏只有『恨』而沒有『愛』，我就和他拚命！誰要把魯迅先生的哲學解釋做唯恨哲學，我就永遠痛恨那個人，我就斷定他自己纔是個唯恨哲學者！因爲，你看，一個唯恨哲學者是能這樣愛我的兒子乃至於普天下人的兒子——青年們——的嗎？一個唯恨哲學者的死是能引得近萬的並不認識他的別人的兒女去對他的遺體表示哀悼的嗎？

也有人說，魯迅先生是『憎愛分明』的，這話我可以相信。但是他們並不會說明魯迅先生所憎和所愛的界線是怎麼的劃。關於這，我以我兒子的事件做根據，敢冒昧供給一個補充的說明：

魯迅先生所憎的是他自己那個世代的人，乃至於在他以前的一切世代的人；他所愛的是在他以下的一個世代的人，乃至於未來的一切世代的人。這個假定，證之以我兒子的事件，似乎能自圓其說。因爲，魯迅先生對於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憎的成分居多，或許只有憎也說不定；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他決不能憎我而連帶憎及我的兒子；相反的，魯迅先生之愛我的兒子，實比我自己愛他更甚。因爲他的愛他是有主義的，是作爲

時代的兒子之一而愛的；我的愛他則只出於私情，只作爲我自己的兒子而愛。

魯迅先生對於他自己的世代，即使不完全是憎，也大概憎的居其多數。這在他那辛辣寡情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證，可無庸我來細述。關於這種態度，我的膚淺的解釋是在他自己那個世代的人，魯迅先生大概以爲都有權利和能力可以自愛的，然而竟多不肯自愛，於是魯迅先生認爲只配受人的憎了。至於那種不憎亦不愛的漠然態度，在魯迅先生所曾加以『聰明』一考語的那班人當中，自然是一種自得其樂的處世妙法，然而在敏感的詩人氣質的魯迅先生，這是萬萬不可能的。

對於下一世代，就是我兒子所屬的那個世代，魯迅先生是普遍的愛，或甚至於溺愛。這也只消加以一個平凡的說明，就是說，那個世代是魯迅先生的希望的唯一寄托。事實上，那些得他溺愛的下一世代人當中，或許不免有幾個曾經使他失望，然而魯迅先生至死不肯領受這種失望給予自己的情形。對於魯迅先生的這點固執，我們當自命是『聰明人』時，難免要感到惋惜，但至今蓋棺論定，纔不得不承認這正是魯迅先生的萬不可及的偉大處。因爲，假使他的愛不那麼『普』，不那麼『溺』，又何至會愛到我的兒子

身上來！

兒子出院後，我曾寫信給魯迅先生，說兒子得慶更生，全仗他的力，並請他指定日期讓我率領兒子去踵門道謝。沒有回信，而兒子亦始終未去道謝。及今回思愧汗浹背，因為我覺得自己太卑鄙了——他老先生那裏受得盡這多的謝！

得到噩耗，我當即寫信給我在校中的兒子，大意是：

「你總已經得訊，去年那麼出力將你從死神手裏奪回來的魯迅先生，現在他自己突然被死神劫了去了。我不曉得這消息在你的感情上激起怎樣的反應。總之，你即使不會享用過魯迅先生所供給的精神的糧食（我知道你還沒有能力去享受），也應該記得你的生命的再造，是魯迅先生出過大力的，而天底下那有比生命更可寶貴的东西呢！你竭誠的哀悼罷！你竭誠的追念罷！」

事實上，他向學校請了半天假，去對魯迅先生的遺體行了三鞠躬——如是而已！

魯迅先生之死來得這麼真正的『溘然』，使人不及彌補平日對他的疚憾，那倒也還可以因其太溘然而自想自解。至於今年暑中，魯迅先生的病耗盡人皆知，而我也竟不會

去省間過一次，又將何以自解呢？我的心將永遠沈重下去了！

然而留下這一點沈重也好——留着這一點沈重永遠做我自己的懲罰罷！

選自文學七卷五號

寫於悲痛中

茅盾

十九日下午三時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給我的急電，報告魯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靂！我不能相信！雙十節下午我到上海大戲院去看蘇聯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魯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們坐在一處，談了好多話。雙十節離十九不過八天，我怎麼能夠相信會出了這樣大的亂子！

然而電文上明明寫着『周已故』，這『周』不是『大先生』還有那個？不是他還有那一個『周』能使我妻發急電來促我速歸？

然而我卻因為痔瘡發作，臥在牀上動不得。我恨極了這一次忙裏偷閒的旅行！我發了個回電。仍舊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夠勉強就道，夜裏我躺在牀上，回憶着雙十節和魯迅

先生在上海大戲院裏的談話，又回憶着十月二號（或三號）我和G君到魯迅先家裏給他拍照那一個下午的談話，又痛苦地猜想這次的『晴天霹靂』的來由。憑那兩次最後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魯迅先生會突然於十九日逝世，雖然和G君去訪他那一次回來時G君在車中對我說：『今天看見魯迅的面色和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趕緊轉地療養，總是危險』。我又記起史沫特萊女士在八月初離上海去避暑時，也對我說：『他此時雖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轉地療養！那位美國專家說過：如果仍住在那房子裏，他過不了夏！我們一定要使他趕快轉地療養！他自己總說不要緊，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樂觀的呵！』八月中旬，魯迅先生揀定了轉地療養的地點是日本鎌倉。可是後來又不果行。夏天卻已過去了。九月中我晤見他，他說暑天已過，索性再過幾時，或者到香港去換換空氣。誰知道十月中旬忽然這晴天霹靂！現在回想起來，我們若能把轉地療養這問題很早布置的安貼，則魯迅先生不至於因有事實上的一些困難而遷延了這三個月的工夫，我們太不負責，我們這罪不能寬饒！我們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這樣悲痛回憶中過去，二十清晨我跳起來決定乘早班船再轉火車，可

是痔痛如割，剛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沒有法子瞻仰最後一次的遺容了！

『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幾個魯迅，魯迅是太可寶貴了！』——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訪魯迅先生後回來時的話。但是，但是我們太不寶貴魯迅了，我們沒有用盡方法去和魯迅的病魔鬥爭，我們只讓他獨自和病魔掙扎，我們甚至還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國人的我們愧對那幾位寶愛魯迅先生的外國朋友！

選自文學七卷五號

一點不能忘却的記憶

巴金

在萬國殯儀館裏面我和一些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了四天興奮的，又是嚴肅的日子。我從沒有像這樣地被感動過。靈堂中靜靜地躺着一個老人，每天從早到晚，許許多多的人，一個一個地或者五六個人一排地到這裏來向着他致最深的敬禮。我站在旁邊，我的眼睛把這一切全都看了進去。

一個禿頂的老人剛走進來站了一下，忽然埋下頭低聲啜泣了。另一個十三四歲的女

孩子已經走出了靈堂，却還把頭伸進帷幔裏面來，紅着眼圈哀求道：『讓我再看一下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靈堂裏燈光是不夠明亮的。一羣小學生恭敬地排成前後兩列，一齊抬起頭，癡呆地望着那一張放大的照片。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是十分嚴肅的。忽然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埋下頭鞠躬了，其餘的人馬上都低下頭來，有的在第三次的鞠躬以後，還留戀地把他們的頭頻頻點着。孩子們的心是最真摯的。他們知道如今失掉一個愛護他們的友人了。『救救孩子』，我的耳邊還彷彿響着那個老人的聲音。

我所認識的一個雜誌社的工友意外地來了。他紅着臉畏怯地在靈堂的一角站了片刻，孩子似地恭恭敬敬行了三個禮，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兩個穿和服的太太低着頭，閉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禱告了一會，當我給她們拉帷幔的時候，我瞥見了她們的滿是淚痕的臉，過後在帷幔外面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我的耳朵不會誤，聽的像這樣的哭聲我每天至少總要聽到幾次。我的眼淚也常常被牠引了出來。

我的眼睛也不會被欺騙的。我看見了穿着粗布短衫的勞働者，我看見了抱着課本的男女學生，我也看見了綠衣的郵差，黃衣的童子軍，還有小商人，小店員以及國籍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信仰不同的，各種各類的人。在這無數不同的臉龐上我還看見了一種相同的悲感的表情。這一切的人都是被這一顆心從遠近的地方牽引到這里來的。在這些時候我常常想：這個被我們大家敬愛着的老人，他真的就死去了？我不能夠相信。但是這些悲感的面容，這些哀痛的哭泣却明白地告訴我。這個老人決不會再坐起來，帶着溫和的笑容對我們高談闊論了。

二十一日的夜晚，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和幾個朋友預備動身回家，靈堂裏十分靜寂。我和一個人走到靈柩前面，靜靜地站立了四五分鐘的光景。我借着黯黯淡的燈光，透過了那玻璃棺蓋，癡癡地望着我們所熟習的那張臉，眼睛緊緊閉着，嘴也緊緊閉着。一種溫和的表情籠罩在這臉上。沒有一點死的恐怖。彷彿這個老人就落在深沈的睡眠裏。在這四週都是鮮花紮成的花圈和花籃，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氣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胸。我不禁想着：這難道不是夢？我又想：倘使這個老人一翻身坐起來呢？

但是一個沉重的聲音在我的心上叫起來：死了的不能夠復活了。

死者的遺體是在這天下午入殮的，我跟着許多朋友行了禮過後，站在人叢中，等着遺體入殮。前面一片哭聲刺痛着我的心。我忍受不下去，含了眼淚回過頭來，無意地看見那頹長的朋友紅着眼睛伸出手拚命在另一個朋友的肩頭上抓。我半年因為某一件事情還寫過文章攻擊這個朋友，但這時看見他心裏難過，我的心也更加難受了。在這一剎滿屋子人的心都是相同的，都有着一樣東西，這就是——死者的紀念。

出殯的日子我和一個朋友早晨七點半鐘到了殯儀館。這時候靈堂裏也是很靜寂的。別的朋友忙着在外面做事情。我一個人繞着靈柩走了一周，以後又站了片刻。我的眼前仍還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顏，空氣裏依舊瀰漫着濃郁的晚香玉的芬芳。我禁不住又一次想起來：這也許是夢罷，倘使真的坐起來呢？

這並不是夢。我們大家所敬愛的導師，這十年來我暗暗地崇拜着的一個老人永遠離開我們而去了。旁邊花圈上一條白綢帶寫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中的缺口却是永不能夠被填補的了。

我不能夠這樣地久站下去了。瞻仰遺容的人開始接連地來。有的甚至是從遠方特地趕來看他們所敬愛的人的最初的也就是最後的一面的。『讓我們多看幾眼罷』，當我拉帷幔的時候，常常有人用眼睛這樣地懇求。但地方是這樣狹小，後面等着的人又有那麼一長列，別的朋友也在催促。我們怎麼能夠使每個人都多看他幾眼呢。在這里的短短的一瞥裏，那無數的是深切地感到他們損失了。

下午兩點鐘靈柩離開了殯儀館。送葬的行列是異常有秩序的。許多人悲痛地唱着晚歌。此外便是嚴肅的沈默。

到了墓地，舉行了儀式以後，十三四個抬起了靈柩，那個剛剛在紀念堂上讀了哀詞的朋友，突然從人叢中跑來，把他的手掌也放在靈柩下面，這情形把我也深深地感動了。我想至少在這一會兒所有的心都被躺在這靈柩中的老人連接在了一起的。

靈柩上覆蓋着一幅旗子，這是民衆代表獻給死者的。上面有三個大字：『民族魂』。在往墓穴去的途中，靈柩是愈來愈重了。那個押柩車來的西洋人跑來感動地用英語問道：『我可以幫忙嗎？』我點了點頭。他默默地把手伸到靈柩下面去。

到了墓穴已經是傍晚了，大家把靈柩放下去。一個架子上縛着兩根帶子，靈柩就放在帶子上面。人拉帶子，靈柩緩緩地落下去。我站在旁邊被後面的人擁擠着。在暮色蒼忙中，我只看見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漸漸地往下沉，等牠們完全停住不動時，人們就把水門汀的墓蓋抬來了。一下子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儀式完畢了，上弦月在天的一角露了出來。沒有燈光。在陰暗中羣衆像潮湧似開始散去了。……

夜晚十點鐘我回到家裏接到一個朋友的來信，他這樣說：

『……我如若不是功課絆住，很想到殯儀館去弔魯迅先生。人死了，一切都成爲神聖的了。他的人格實在偉大。他的文章實在深刻……』

我今天正午在殯儀館裏見過了寫這信的人。我那時還不知道他寄發了這樣的信。

我的書桌上擺了一本中流，我讀了信後，隨手把這刊物翻開，我見到這樣的一句話，我把牠反覆地唸着：

「他的垂老不變的青年的情熱，到死不屈的戰士的精神，將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

留人間。」

魯迅先生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黃源

十月十九日的清晨，我們還在睡夢中，突然被幾下輕輕的敲門聲驚醒了過來。我睜開惺忪的眼睛，一看房間裏的光色，知道時候還很早，再看看床前的小鐘，也還不到七點。昨夜我們兩點後才睡，今天這樣早就有人來敲門，莫非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故？我有些驚異，於是立刻跳下了床，向門邊奔去，一邊問道：

「誰？」

「是我，」門外應了一聲，是聽慣了的女傭的聲音。接着又輕輕地扭了幾下門上的把手。

我旋開了門鎖，半開着門，問：

「什麼事？」

「樓下有人要見先生，說是有要緊事。」

這時雨也驚醒了。下了床，走到門邊來問道：

「是個！怎麼樣的人？」

「沒有見過的。」

我有些猶豫，猜不着來的是誰，有什麼事。

雨隨手把晨衣交给了我，說：

「你下去看看吧。」

我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樓去。跑到二樓的轉灣處，就見樓梯下站着一個穿藏青色學生裝的青年。他這時聽見了樓梯上的急促的脚步聲，轉過身來迎着我。但因樓梯下光線暗淡，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一跑到樓下，就把他引進客堂。他的臉孔，好像在什麼地方常見的，但一時想不起那個地方來。那時我也無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地問道：

「有什麼事？」

他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魯迅先生死了！」

一聽到這句意外的霹靂似的答語，我好像觸到了電，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時失去了一切的感覺，木然站着。

「什麼」過了一下，我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這兩個字。他的話我是聽清楚了，而且好像是一把銳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我的心中。但是我不相信。

「魯迅先生死了！」他依然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

「什麼時候死的？」

「今朝五點多鐘。」

我見他手裏拿一張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忽然轉到另外一個念頭，問道：

「你是從哪裏來的？」

「內山書店，」接着他催促我說：「汽車在外面等，請你趕快，我們一道走吧。」

「不，你先走，我換了衣服馬上就來。」另一個念頭抓住了我，我猶豫地這樣說。

「好的，我先走，你馬上到他家裏。」

他說着走了，我直奔上樓。雨在房門口等着我，見我神色異樣，急忙問道：

「什麼事？」

「周先生死了！」

兩聽到這消息驚跳起來，連聲說着「那怎麼行呢？那怎麼行呢？」頰上是簌簌的熱淚，好像一個突然給母親偷偷地撤下了的孩子似地，急得纏住我問，跟我進了房間。我竭力抑住了從胸底溢湧上來的淚水和哭聲，告訴她：

「我們趕快換衣服走吧，車子打軍那裏轉一轉，我去叫他。」

不到幾分鐘車到了軍的門口，雨留在車裏，我獨自下去，問了一聲傭人，知道他還在睡覺，我便飛奔上樓去，他的房門沒有下鎖，我一推便衝了進去，見他睜着眼睛睡在一個大床上，我便半俯着身，說：

「趕快起來，周先生死了！」

又一個霹靂打擊了另一個青年。

「什麼？」他圓睜的眼睛注視着我，那亂蓬蓬的頭，立時離開了枕頭撐起身來。

「剛才有人來通知我，說周先生死了。」

「你謊我。」

「我怎麼能用這話來謊你，趕快穿衣服，車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二三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都已坐在車上。車在早晨清寂的馬路上急駛着。軍幾次要嘔吐。我祇能安慰他，說：「我不相信，他也不會死的。」心裏也那麼想着，他病了幾月雖然會遭過幾次險境，可是最近顯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決不會病死的。我們十五號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已經顯得好得多了嗎？昨天我們去北四川路，因為同着別的朋友，沒有到他家裏。在內山書店一轉，老板內山先生和我招呼了一下，並沒有提到魯迅先生的病勢激變。怎麼今天突然會死呢？但也許有什麼意外罷。焦急與憤恨的情感在我胸中翻騰着，車好像走得非常的慢。

車在弄口停了下來，我們朝他的門口走去。這弄堂在這二年來，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進這弄堂，想到立刻可以看見他，那怕是心境最惡劣的時候，也會突然變好，而安靜起來，但這時候却有一個可怕的運命在等着我們。軍開着大步在前面走，我載着一

顆過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後面。走進了後門，看見廣平女士站在樓梯下，她不等我們開口，就簡單地說了一句：

『在樓上。』

我們往二樓奔去，跑進房門，一眼看見許多人面對着牀站着，回頭朝牀一看，我們便撲在床前，痛哭起來。

我們的魯迅先生已閉上眼，安謐地躺在床上了！

但這還不能叫我相信。

我們抓住他的手，還是暖生生而柔軟的，他的眼睛閉着，和熟睡着一般。他該還聽到我們的哭聲，怎麼不醒來呢！他自從五月十五日起病直到十月十五日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其間他的病雖時重時輕，但他始終不相信自己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他會死。尤其是最近，雖則還有熱度，但他的精神顯見得很旺盛。他甚至已去看過幾次電影。雙十節他去上海大戲院看了改名爲「復仇艷遇」的普式庚原作的杜布洛夫斯基，當晚寫信給我：

『今日往上海大戲院觀普式庚之 *Dubrovsky* (華名「復仇艷遇」，聞係檢查官所改)覺

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那幾天我忙着譯文付印，接着軍又從青島回來了，沒有去看軍和他別了兩月，回來後急于要去看他，我便約他十五號同去。

那天我帶着一個小小的高爾基木彫像，是一個新從日本回來的朋友托我轉交的。他拿起彫像，看了一下，回頭對我們愉快地說：

「雕得不壞，很像。……」

他的愛兒海嬰這時拿了一個剖開了的，軍剛送去的石榴走進房來，廣平女士跟着照顧，他走到書桌的另一端，看到那彫像，就從椅子上爬到書桌上，問道：

「這是爸爸……」

「我哪裏配……」說着他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邊的桌子上。

「你猜是誰？你知道，高……」廣平女士站在桌子旁邊，撫着海嬰說。

「高爾基……高爾基」海嬰伶俐地帶着微笑接着說。

他直坐在藤椅上，仰着頭直望着海嬰，聽見他說對了，便回頭對我笑着說：

「高爾基已被他認識了。」

那天軍新從北方回來，談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見聞，軍的聲音較高，他的聲音也跟着提高起來，我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講話，但他又向我提起了普式庚。

「杜布洛夫斯基去看過了麼？很好。」他問我。

「又在作宣傳了，」廣平女士笑着說。

「還沒有，預備今晚同軍一道去看，」我說。

「我沒有看過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據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場小杜布洛夫斯基叫村子裏的人放火燒死關在他家裏的四個官員，普式庚那時有這種想頭，自然要被殺死了。」

「我有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可惜也沒有看過。」我說。

在歸途上，軍很愉快地對我說：「他好得多了。」我也承認。

那天晚上，電影看得很滿意，回來已快十二點鐘。軍坐了一會走後，我便檢出那本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來躺在床上看。一看便不肯放手，這影片也許是爲紀念普式庚百年忌而攝的，所以與美國編攝的電影不同，完全保持着原作的本來面目，劇情和原書

簡直毫無出入，而看了原書更覺得這影片好了，因此一直看到三點鐘才睡覺。第二天一醒來再看，看完了才知道祇有結尾稍稍不同。我預備下次見面時把這點告訴他，但是現在却遲了……

魯迅先生平沒有什麼嗜好，唯一的娛樂，恐怕就要算難得出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內山書店裏『漫談』吧。但是這半年來，因了病，不能出門，連這點權利都給剝奪了。而他的熱情依然橫溢着，他不甘寂寞，他不能無所事事地終日終夜躺着。記得大概是六月初吧，他的病還很重，我怕驚擾他，不敢上樓去看他，僅在客堂裏向廣平女士問病情。那天湊巧是星期六，過一下建人先生也來了，他先上了樓，於是廣平女士邀我也上樓去。我走在前面，廣平女士陪着。我一進房門，他從籐椅直坐起來，看見是我，立刻沉下臉對廣平女士說：

『是你阻止着不讓他上樓吧。我早就聽見樓下的聲音。』

這時廣平女士很窘，我也很不安，於是我立刻解釋道：

『不，許先生幾次邀我上來，我想還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來。好了一點吧。』

「這幾天已好了一點，前幾天沒有食慾，什麼東西都無味，不想吃，祇爲了想維持精神免強吃喝一點。那時真的對什麼都不感覺興趣，一沒有精力，什麼都完了。這幾天好一點，躺着胡思亂想，又想寫文章，可惜……」他自己覺得病輕了一點，愉快地說。

「不過現在也祇能好好兒養病，把病養好了再說。」我想到他終天躺在藤椅上，不斷地用腦思索，有些發愁。

到晚飯時，廣平女士來叫吃飯。

「你們到底下去吃吧。我在樓上吃。」

每到星期六，建人先生從商務印書館出來，便直接到他家裏。建人太太往往帶了孩子先去，每次帶一個，三個孩子輪流着。晚上有一餐豐富的晚餐準備着。我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時要是在飯後不久到他家裏，他一定要責問是否「躲避」吃飯。但先生平日自奉甚儉，祇備幾樣菜蔬，一有客來，必須另外叫菜。去年夏天雨去日本後，他知道我每天在館子裏零吃，飲食不佳，他就要我每星期六去。因此我有時即使有事，能挨就挨到星期六去。這樣習以爲常，我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亨着先生家裏一星期間唯一的

豐富的晚餐。我甚至在先生處學會了喝酒。

但最可懷念和感謝的，不僅是這豐盛的食餚，尤其是先生在座時的任意談笑。那晚沒有先生在座，沒有加上那精神上的至上的糧食，雖則依然是同樣豐盛的酒餚，却失去了酒餚中的至味。我們草草吃了，便上樓去看他晚餐。

籐椅前放着一張茶几，几上的盤中，盛着幾碟小菜，一碗鷄湯，先生直坐在籐椅上，手裏拿着飯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在一起吃時禁不住要談話，以致疲勞；但獨自在樓上吃，又覺得索然無味，飯也咽不下去的樣子。

「吃得很少，」我悽然說道。

「我本來吃得不多，」他好像寬慰着我似地說，但我知道他平時飯雖吃的不多，菜可吃得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幾碟小菜還留着大半。

飯後，他依然躺在書桌邊籐椅上，我坐在書桌前，建人先生坐在另一端的書桌邊。他有時吸一支紙烟，喝一點茶，廣平女士拿了水菓來，他也吃一點水菓。他覺得疲勞時就閉着眼睛，靠着籐椅養神。我和建人先生都不敢提出話題，但是他的話却源源而來。

廣平女士擔心着坐在一旁。我們也擔心着既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辭。他在健康時，不過夜半是不放我們走的。並且我們看見有幾個熟人在他面前，他躺着養神時，不再思索，臉上露出安甯的神色，也感到幾分快慰。

過了九點鐘。我望望建人先生，站起來，低聲說，『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他說時也站起來，望望書桌對面的先生。

他看見我們站起來，說要走了，便又直坐起來，看看籐椅邊桌上的夜明鬧鐘，說：『我不留你們。坐到十點同車去吧。』他的聲音滿貯着深情，我們又坐了下來。

建人先生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這一帶『特殊區域』時常不寧安靜，自從去年冬天又有事情發生後，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後第一個星期六到先生家裏，我也在，我們談到半夜。臨走時，先生說：『你們都在法租界，可以同車，我不送了，』說着又對廣平女士說，『你送一送罷。』廣平女士陪我們走出大門，外面祇穿一件絨繩背心。這時夜深人靜，外面颳着大風，我們阻止不住她，她獨自在趕前面，趕到附近的汽車公司，付了車錢小賬，笑着說：『你們同車去吧。』直到我們的車子開出以後，她

才被冷風吹着回去。第二個星期六又是一個深夜，臨走時廣平女士拿出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叫我們坐汽車走，說：『對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請你們付一付。』

建人先生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頭，看着地板，默聲不響了。建人先生於是不得不收下來。自後每次臨走，廣平女士一定拿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

我每在旁邊看着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陣陣的酸痛。

到六月十五號後，先生的病勢稍輕。那時照過X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X光的照片拿給我看，並給我們種種的解釋。最後說：『照醫生說，看這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該死了。而現在却還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

醫生大概每天下午四點多來，到四點鐘他自己先量一次溫度，廣平女士把溫度針交給他時，他每次總對我說：

『靜默三分鐘吧。』也有時說：『你們隨便談談吧。』

我在他房裏，幾次遇見了那位須藤老醫生。有一次他聽聽先生的肺病又用手指敲敲，說：『現在肺部很好，還可以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擔心

了。」

先生聽了也很高興，立刻翻譯給廣平女士聽。

但是隨着病逐漸好起來，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醫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動，提防疲勞，靜靜地躺着。他的答覆是：「我一生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做事，不看書，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後他甚至向醫生說，「我請你醫病，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醫生問。

「第一，是要把病醫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一個月可醫好，我寧願動化兩個月醫好。第三，假如醫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醫生當然無話可說了。

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九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鎌倉，那裏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繞纏。後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着兩本「長崎旅行案内」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Hofel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

給他們（指家裏的人）當翻譯了。」他說。

『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裏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麼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簡陋，空氣既不好，一有太陽，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歡多移動，他的藤椅放在靠窗口，太陽逼進來，人依然躺在那裏。

『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拒絕了。

他一生幫助青年，指導青年，把全部的精力獻給青年。他每天要分出一二小時的精力給青年覆信，看稿，有的青年還要他代辦書籍。他平素來往的也都是青年。他爲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間。但他從不以青年領袖自居，從不使喚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友人，他也不願把『私事』托付。有人以爲用『捧』用『諂』可以博得先生的歡心，這是對先生的侮辱！

同時也因爲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准他遠行，整個夏天他就在那蒸籠似的房子裏熬着。

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不治精神與肉體都不適于他的病體的地方，但是他還工

作。愛他的人，看他工作心痛，但誰能阻止他呢？

有一個酷熱的下午，我二三點鐘到他家裏。一進門就看見坐在客堂的書櫥旁的蓆子口，舖在地上的蓆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褲，顯着骨瘦凌凌的四肢，正彎着腰在摺疊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廣平女士坐在旁邊搶着摺。不久這『版畫選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講起海上述林，我也常常看見有海上述林的校樣在他的書桌上。他曾對廣平女士說，『這書紀念一個朋友，同時也紀念我自己。』十月八號我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裝的海上述林送我，我們翻着一同看，他看到底頁上有一個縐摺，要廣平女士另挑一本。他交給我時，微笑着說：『總算出版了。下卷也已校好。年內可出版。這書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買，可打個八折。譯文上能揩油登個廣告麼？』十七日他知道譯文上的廣告已登出來，那天海上述林在內山書店賣去二十冊，他非常高興。

最近在譯文新二卷二期發表的死魂靈第二部第三章，是他在病前就譯好了的，祇是沒有覆看過，因病而攔了下來。魯迅先生幹事最負責，我知道這章譯文一發表，他在病中一定要掛念着以後的譯稿，所以便決心把這已譯成的稿子壓下來。最近他却再三地

說：『那章我已看過了。你拿去先發表了吧。』

『慢點發表吧。一發表你又要接下去翻譯，你現在不能工作，而且翻譯要看幾種本子，東看西看，更加吃力。』

『不，翻譯比寫文章不吃力一點。我想一天譯一張稿紙，老是不工作也不好的。』

『那末把這章登一半吧，』我盡力抑制着感情。裝得很冷靜地說。

『不，接不下去時再停止吧。』他堅決地說。

後來聽廣平女士說，他在十七日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已無力說話，但他到八九點鐘還問報有沒有來？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此外還有些什麼文章等等，他聽了還不滿足，說：

『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他這樣地關心譯文，他最後看的文字，也是譯文的廣告。

但他却在十九日的清晨五時二十五分，悄悄地與我們不別而逝了！

但這怎麼能叫我相信呢？我送他的遺體到殯儀館，我在殯儀館陪他三晝夜，我緊跟

着他的靈棺到墓地，我扶他的靈棺進墓穴，我眼看着他的靈棺慢慢地沉入墓穴中，但我不相信他是死了。他活在我的心中……

錄自文季月刊一卷六期

關於魯迅的死

馮白魯

高爾基死了不久的現在，又突然傳出魯迅逝世的消息，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叫人悲哀的，當時我從雜誌公司回來，路上一個友人告訴我說：『魯迅死了！』我當時的心好似沉了下去。在不久以前，我們在報上還看到過他病勢轉佳的消息，在昨天，我翻八月號的作家，還讀過他壯健，犀利的文字，想不到此刻竟死了，這消息叫人何等地詫異又是何等地令人驚慟！

魯迅，在我只是個讀者，但是他領導着中國勞動大眾的革命文學的功績，是不掩沒的。當高爾基病危時，全世界人都矚目着他的病勢，我們全中國人也同樣地關心着魯迅，他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的，他是我國的高爾基，他的死是我們中國整個勞苦弟兄們的

最大的損失。

雖然。也許魯迅之死，也會有人在暗地竊笑，在我們鬥爭的途程里，可是一隻海燕逝去了，但他是不死的，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如果我們考查他的一生，無疑是任何人都都不容掩飾的！他對舊世界的抗爭，反封建反惡勢力的抗爭，及其對於中國新文學的功績，他是永遠不屈不撓地領導着人們的！他幾十年來的操守，和堅強的態度都將使他永生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們不會忘掉他。

他是正義的戰士，他是太陽，他是我們大眾光明的指針，在他老年的現在，雖然他已再不能寫出阿Q正傳那樣針對着時代的作品，但他決不無聊。他嚴肅的生活，偉大的理想，指着他的雜文掃蕩一切惡魔。在他老年的現在，他寧願喜文刻苦過活，決不願放棄了公理，求榮。我愛他的性格，愛他犀利的文字，看到他死還說決不寬恕他的仇人的話，那種爽直而仇視破壞道義的人們的態度。我彷彿感到異常的親切和敬慕。

同時，對於他雖在病中，還不斷的注意于中國文化的進展，介紹蘇聯的企圖，這種努力的精神，深摯的關切，更使我們不能忘却。

但這世界容不下他，他一生是陷在困厄里，他的病是由于營養不良，正明白地指出他境遇的不良，雖然他的精神上是應該說快慰的。如今他去了，像殞星一樣地去了，在無數人矚目着他的時候，他去了！我們應感到如何地忱痛，我們已失了一個唯一領導我們的導師了！

每個人生命都有結束的時候，似乎用不到我們深深悲哀的，但唯其魯迅是大眾的光明，是暴風雨時代的海燕，我們對他不能不有無限的忱痛！我們以為死得太早了，他不應該這樣早就離開我們，在目前我們這民族危亡的當兒，我們要生存，必須興起巨大的浪潮，來發動整個民族的英武戰鬥的當兒，我們是不能缺少他的領導的！

『……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他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他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利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

『現在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的口號和加作的尾巴，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

情等等。』

（文學界一卷二號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魯迅答訪問者。）

在這時代的洪流下，魯迅先生也已經踏上領導大眾踏上求民族生存的路了，魯迅先生的死；真是多少不幸的消息呢！

我們要念魯迅先生，決不是僅僅的文字，魯迅先生在『死』的隨筆中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是胡塗蟲，』我們是決不會忘記他的，但怎樣堅強起我們自己，嚴肅我們的生活，方是我們所需要做的，因為那也是魯迅唯一的對我們的摯望！

選自多樣文藝一卷六期

魯迅先生死了

狄福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而永逝了！

魯迅先生不單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與思想家，而且是世界勞苦大眾之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的英雄戰士。魯迅先生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

和平；所教導我們的，是爲和平自由而艱苦鬥爭。

魯迅先生的遺體，埋葬於黃土之中；魯迅先生的遺教，却將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心底。參加魯迅先生葬儀的主席團和全體羣衆，包含着東西各國各界人士，老年與青年，工人與學生。在向遺體致最後敬禮的時刻，特鄭重宣言，我們決定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與世界上一切惡勢力奮鬥。不妥協，不投降，以使妖魔滅跡，和平與自由出現在人間。

——魯迅先生哀辭（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作）

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中流雜誌上，魯迅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目叫做『死』的散文。因爲他新近大病初愈，回憶着他在病時居然會想到『死』這問題，覺得有些奇突。他寫這篇文章時，以爲死一時不會來臨的；而讀者們也一定想不到他在最近期內會死的。

然而事實卻往往和豫想的不符，魯迅先生會在一個月後真的死了！

於是，這篇散文成了他的死的預兆。和高爾基死前，有一架高爾基號巨型飛機擊碎一樣的成了一個預兆。

魯迅先生姓周，名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寫文章的筆名。關於他的早年的生活，我們不妨把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做的自傳鈔錄在這裏：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 (Sendai) 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

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當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當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在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就在他寫自傳這一年，因為女子師範大學發生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國民軍和張作霖快要入北平的時候，執政府曾開去五十位過激的教授名單，準備通緝，魯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人。於是他南下，一直到現在。最初，曾到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去擔任教職；但不久，便到上海來長住，專以賣文爲生。

他的晚年的行動，治喪委員會所發表的他的簡史說得最明白：

「一九三〇年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身爲領袖。直到死前，一面身受着亞洲式的最野蠻的壓迫，毀謗，一面卻再接再厲的繼續其不屈不撓的戰鬥，成爲中國革命文學及中國革新的象徵與靈魂。在中國魯迅是一切進步的、戰鬥的青年們敬仰的，他的言論，他的行動能引導一切鬪爭的力量，而指示着解放與革命的方向。在國際上，他是唯一的一用藝術的言語說出中國人們的痛苦和希望的代言者，是唯一的向全世界表現中國人民大眾的憤怒和戰鬥力量的代表者。在中國民族處在生死關頭的現在，魯迅的戰鬥精神集中於偉大的民族解放上。但因三十年來在革命工作及文學工作上的鬥爭的艱苦，精神的堅強，終於戰不過身體的衰弱，把爭民族的解放與進步的責任留給全中國一切真誠的戰鬥者而溘然長逝。」

魯迅先生患肺結核症已有好幾年了，今年三月復患氣管支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的緣故，又接續犯有胃擴張、腸弛緩、右腦溼性、肋膜炎、心臟性喘息和胸悶等症。到六月，病得很凶，經松井醫生爲之照一次X光，發見其肺部祇有

極少部份是完好的。便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服藥打針，病似乎是好起來了，其實只是表面的罷了，病的本身始終是潛伏着，一些也沒有痊愈。很有許多他的友人勸他到日本去休養，但因怕舟車勞苦，終於沒有去成。

在本月初，和健康人沒有什麼兩樣，照常的看書寫文章，有時還出去看影戲。到本月十七日那天，他照常到內山書店去，和他的至友內山完造（日本人）談話。談了半個多鐘頭出來，天剛發大風，他覺得有些寒。晚飯時胃口就覺得有些異樣。飯後又因散步過度，當晚就失眠，直到十八日晨一時方始入睡。到四時許，病態都表現出來了。天一亮，立刻去看醫生，醫生說是病勢突變，形勢不佳。雖則竭力施救，但終於無效，到十九日晨五時二十五分，便轉為心臟麻痺症而死。

『魯迅先生死了』這消息一傳佈開去，大家都很震悼。他的遺體，由他的朋友們主持之下，遷到萬國殯儀館去，任大衆瞻仰他的遺容。

二十日從晨到晚，二十一日從晨到午，羣衆絡繹不絕的前去致弔，兩天總數當在萬人以上。除了一些文化界的人士外，大部分是青年學生，然而也有工人和商人。

一間不十分寬敞的殯室中，四週放滿着景仰者所致送的花圈和花籃，靈桌上放着一張魯迅先生的遺影和木刻像，還有一本原稿紙，一只筆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鋼筆。這前面，他的遺體靜靜的躺着。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長袍，上面覆着一條棉被。他的慈和的面容很瘦削，顯得他生前是一個勇敢的戰鬥家；他的兩眼和嘴唇緊閉，望去就像是他正酣睡着仍在呼吸着的一樣。他的四週，「光榮的侍衛者」站在那里，致他們最後的敬禮，這裡有作家巴金、魯彥、靳以、張天翼、黎烈文等多人。羣衆從左邊的門裏很有秩序地進去，在他的屍前站上一刻。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悲傷的形容，心頭感到十分壓迫，幾乎透不過氣來。有的竟抑止不住感情的奔放，就在這裡淌下他們的眼淚。當他們從另一個門裏出來時，似乎都有捨不得走開的樣子。

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半在殯儀館裏舉行大殮。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半開始出殯。七八千的羣衆從殯儀館直送到墓地。

扶柩者是十四個作家，黃源、姚克、孟十還、田軍、歐陽山、聶紺弩、胡風、周文、吳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張天翼、曹白。執紼者是他的友人郁達夫、鄭振

鐸、王統照、夏丏尊、葉聖陶、許欽文、蕭乾、沙汀等數十人。靈柩由扶柩者扛上了柩車，行列便由田軍總指揮之下開始蠕動了。最前是一幅『魯迅先生殯儀』白布橫額，由作家蔣牧良、歐陽山掌執。接着是樂隊、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司徒喬畫的大幅遺像。後面就是像車、靈車，最後是五人一列的徒步送葬的羣衆一路上踏着沈著的步子，唱着悲壯的輓歌。宏大的歌聲響澈了天空，震盪了睡在迷夢中的民衆的心。

大約在五點鐘左右，行列到了墓地。靈柩再由扶柩者扶置在廣道上，羣衆肅立在前。由蔡元培主席宣告開會，沈鈞儒報告魯迅先生的生平。接着是宋慶齡、章乃器、田軍、鄒韜奮、內山完造等人的演說，胡愈之讀哀詞。再後是獻旗，當一幅寫着『民族魂』三字的黃色綢旗覆上了靈柩時，每個人的激昂的情緒又都轉入了悲哀。

這時暮色已經籠罩了大地，靈柩又由扶柩者扶向墓穴進發，當柩安置了墓穴裏後，羣衆纔又唱着遲緩的安息歌而轉向歸途。魯迅先生的『民衆葬』禮也始告完成。

選自中學生六十九期

魯迅的性恪

曹聚仁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記者談到魯迅先生的性恪。說：「他這肺病。本來在十年前。就已隱伏着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爲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沒有這回事。所以病狀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說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可是最近又有變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件事。彷彿都很悲觀。……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祕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內山書店的人知道以外。其餘的人。都很難找到。」記者的筆錄。也許有點走樣。大致該和周先生所說相符合。以啓明先生的博學多識。益以骨肉之親。這些話該是十分中肯的。但由站得比較遠一點的我看來。啓明先生的話不無可以商量之處。

「爲了一點小事。就和人家衝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這樣的人。古之人曾有過

伯夷。孟子稱之爲「聖之清者也」。說個性很強只是「聖之清者」的特徵。却不十分妥當。因爲柳下惠式的「聖之和」。伊尹式的「聖之任」。孔丘式的「聖之時」。都非有很強的個性不可。個性不強。就變成鄉愿式的「德之賊」。當然非啓明先生所許與的。魯迅先生生前。曾寫信給我。說：「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爲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這話：正和啓明先生所說的想法。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並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會以上海的環境於他很適宜了。

啓明先生有點近於柳下惠式的「聖之和」。魯迅先生則有點近於伊尹式的「聖之任」。孟子說伊尹將以道覺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說。「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才是魯迅先生人格的寫照。魯迅先生和胡適先生的分野正在於此。胡適先生愛以他的學問地位「待價而沽」。魯迅先生則愛受窮困的磨折。並不會改變他的節操過。至死還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一介不以取諸人」。

說到魯迅先生的對一切事都很悲觀。也只說了一半。他的幼年時代的經歷，以及壯年以後對於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幻滅。無疑的使他變成虛無主義者。這幻滅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寫的。的確夠悲觀了。但魯迅先生在自選集的序文。已經提到自己意識的轉變。說：『我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又知道。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極其有限的』。他自悟：『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以對於熱情者們時常有同感。不斷爲熱情者吶喊幾聲以助威。魯迅先生在近十年間。努力克制個人主義的氣分。要和爲社會捨身的戰士們的步驟相一致，或者應該這樣說罷：他是漸漸遠離了虛無主義投入社會主義中去。對於革命事業的完成。並不和先前那樣悲觀了。

啓明先生也說魯迅『多疑』。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澈的觀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說他『多疑』。又說他『觀察得非常透澈』。這兩句話。不知怎樣合得邏輯。以醫病爲例。斷症既明。則開方自易。不必猶疑了。魯迅先生有一回寫信給我。說：『……有些更重目前之益。爲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橫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

者。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還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却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照這話看來。住址的祕密。想一想旁人所說的話是什麼用意。只能說是『野獸』的生存本能的反應。難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鎮定不感』嗎？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對於『多疑』二字的正面駁斥。已經一見不一見。他決不料死後還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我和魯迅先生間的交誼。自然不及啓明先生之『親』而且『切』。本不必『謬託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魯迅先生。是一個『認真』的人。不肯輕輕放鬆一件事一句話。要澈底想一想的人。和啓明先生所見的會有這麼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細吟味的。

選自新聞報茶話欄

我們所以哀悼魯迅先生

陳子展

有人很詫異的問我：『你爲什麼會跟在許多青年朋友的後面，瞻仰了魯迅先生的遺容，還要徒步參加「魯迅先生殯儀」的行列？你和魯迅先生的關係怎樣？』他的這一詫

異，連我自己也真覺得是可詫異的。因為我很慚愧平日絕少機會和魯迅先生接近，不會和他通訊往來，得過他的一通手札；也不曾寫得出什麼像樣的東西。找他題箋作序。我只在黎烈文，林語堂兩先生的宴席上見過他兩次，還在北新書局門市部碰過他兩三次而已。總之，我和他沒有平常人的所謂『友誼』，我不能稱他爲『我的朋友魯迅先生』也不能說『我和魯迅』怎樣怎樣，這是確實的事情。而且我有過一個時期在申報自由談上寫稿，怕人家把我看做『魯迅派』，故意打著古文調子，這在我，也不當諱言。還有不當諱言的，就是魯迅先生曾經介紹他一個朋友寫的罵我的文章給『新語林』，雖說不會刊出，我却爲了這件小事，寫了一篇『談罵人』的文章刊在社會月報上，隱隱地對他提出了抗議。又最近關於文壇上兩個口號發生了糾紛，我對於他罵到幾個青年朋友，稍嫌過分，也做了『老與老前輩』一篇短文，在立報言林上發表。我所以說到這些好像和悼念魯迅先生不相干的話，就是要說明我在平日雖和魯迅先生並沒有親暱的關係，又沒有深切的情誼，有時還不免在某一種薄物細故上表示了我的不肯和他苟同的意見，可是當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比死掉了一個最敬愛的師友，還要震驚，歎惋，竟一時悵悵惘惘。

惘，彷彿惶惶，心中好像失了主宰一樣。這種悲哀的情緒，是只有我自己纔知道的！

其實，這也是不足詫異的事。十多年來，我讀了魯迅先生常常發表的許多文章，就無異乎常常親見其人，親聞其語，成了他的『未知的友人。』而且每每爲他的至大至剛的正義感所激動，增加了我對於一切黑暗勢力的憤怒，雖說我不能和他一樣有積極向前奮鬥的精神，但我不能不欽佩他這種偉大的精神，服膺他這種偉大的人格，推爲一般青年志士的模範。有時我的筆下恭維他的文章，終不及我的心頭恭維他的人格。你看！從舊時代過度到新時代的所謂『士大夫階級』，『不曾利令智昏的，不肯曲學生阿世的，不願同流合污的，能有幾個？他們都把『士大夫階級』的面子掃盡，他們都是『活屍。』因『屍身難得腐朽，權厝於空氣之中。』只有魯迅先生要豎起脊梁做人，寧肯放棄他從寒酸子弟爬到『士大夫階級』的優越的地位，願和貧苦大眾站在一條戰綫上，這種爲社會爲人類而奮鬥的犧牲的偉大的人格，不夠感動人啓發人麼？難怪許多和魯迅先生似乎不曾識面的學生，工人，學徒，店員，當他們去弔魯迅先生之死，瞻仰遺容或參加殯儀的時候，不免要流淚，要悲咽了。我以爲進步的有覺悟的羣衆對於作爲一個戰士的魯迅先

生的逝世的悲哀情緒，算是表示了伙伴的愛。原來男女的愛，親子的愛，兄弟的愛，只是個人間的愛，家族間的愛。朋友的愛，雖說也是個人和個人間的愛，不過還可以說是由兄弟擴大起來的愛，至于伙伴的愛，這是集團的愛，也就是社會的愛，是由兄弟朋友充類至盡的愛，是同志的愛，是人間最偉大的愛。由這一種愛力的結合，發揮纔能達到光明的世界。許多和魯迅先生親厚的朋友，乃至和他素昧生平的朋友，聽到他的逝世，莫不表示悲痛，悼惜，我以為要從伙伴的愛，纔能得到解釋的。可不是麼？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記魯迅先生軼事

蔡元培

魯迅先生去世，是現代文學界大損失，不但我國人這樣說，就是日本與蘇俄的文學家也這樣說，可說是異口同聲了。魯迅先生的事迹，除自傳外，各報發表的也不少，無取乎複述。我現在記他的幾件軼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覺得學德語的困難，與留學東京的從弟國親通

信時，談到這一點。國親後來書，說與周豫才、豈明、昆弟談及，都說「最要緊的是有一部好字典」，這是我領教於先生的第一次。後來國親又寄給我或外小說集一部，這是先生與豈明合譯的，大都是北歐的短篇小說，譯筆古奧，比林琴南君所譯的，還要古奧；主要看書名「域外」寫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時候對於小學的熱心了。

先生進教育部以後，我們始常常見面。在南京時，先生於辦公之暇，常與許君季甫影抄一種從圖書館借來的善本書，後來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訂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書，想就是那時間工他的一班了。

先生於文學外尤注意美術，但不喜音樂。我記得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教育部廢去洪憲的國歌，而恢復卿雲歌時，曾將兩份歌譜，付北平的中學生練習後，在教育部禮堂唱奏，除本部職員外並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細聽，選擇一份，先生與我均在座。先生對我說：「我完全不懂音樂」。我不知道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實，以為非學過音樂不可？還是對於教育部這種辦法，不以為然，而表示反抗？我後來沒有機會問他。我知道他對於圖畫很有興趣。他在北平時已經搜集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

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於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這種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檢出來，設法印行，於中國藝術史上，很有關係。先生晚年提倡版畫，印有凱綏珂勒惠支和瓦蒙克版畫選集等，又與鄭君振鐸合選北平南紙舖雅馴的信箋印行數函，這都與搜輯漢碑圖案的動機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時，同事中有高陽齊君壽山，對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職後，齊君就聲明辭職，與先生同退。齊君爲人豪爽，與先生的沈毅不同；留德習法政，並不喜歡文學，但崇拜先生如此，這是先生人格的影響。

選自青年界十卷四號

關於魯迅

周作人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正傳與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卽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傅孟真羅志

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賬』至今我還是看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爲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爲海內孤本，深信值得

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里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為命名曰張，或以為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為名，蓋非也。書名定為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羣從譜名為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為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為河南同鄉辦雜曰河南，孫竹丹來為拉稿，豫才為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俟，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為兩部，甲為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為創作。今略

舉於下：

甲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二，謝承後漢書（未刊）。三，古小說鉤沈（未刊）。四，小說舊聞鈔。五，唐宋傳奇集。六，中國小說史。七，稽康集（未刊）。八，嶺表錄異（未刊）。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說：呐喊，彷徨。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為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

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治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册石印本陶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歎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去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淩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里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錄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有酉陽雜

組，容齋隨筆，輟耕錄，浦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遊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摺華』吧，當時很是珍重耽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拚攏坳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礦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葛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曠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

一念及家鄉萬里，老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蒔花雜誌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土秘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鹽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即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曾寄數詩，均

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C. Lyell）的地學淺說（案即是Principles of 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爲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瑤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穎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爲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

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關逢攝提格（民國三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尙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里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爲

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爲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爲古小說鈎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爲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爲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誌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爲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爲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爲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勿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獲，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

作，這與古小說鈞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爲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爲「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實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閒漢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譚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衆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爲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侯，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爲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

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並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齋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清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會）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會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

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選自宇宙風二十九期

民族的傑作

郭沫若

——念紀魯迅先生——

小病了兩個禮拜，今天稍微舒適了一點，從清早起來便執筆起草着一篇短文叫『資本論中的五茂蔭』。草到了上電燈的時分剛好草成，恰巧晚報送來了，便息了一口氣，起身去拿晚報來看。突然見到了一個驚人消息：魯迅先生於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上海

長逝了。這個消息使我呆了好一會，我自己有點不想信我的眼睛。我疑這消息不確，冒着雨跑到鄰家去借看別種報，也一樣地記載着這個噩耗。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覺地也醞釀起了雨意來。

由魯迅的死的最初喚起的聯想是六月十八日的高爾基的死。當高爾基的病耗在六月中旬由莫斯科傳播出來的時候，魯迅也有在上海患着重病的消息。高爾基不幸終竟死了，但魯迅先生是戰勝了病魔而凱旋。近來，時在刊物上看見先生的隨筆，該都以為先生的精神仍不減往昔，但誰期僅僅相隔四個月，先生也同樣離開了人間，跟着高爾基先生而長逝了。

接到高爾基的死耗時是六月十九日的清晨，那時天在下雨。接到魯迅的死耗的十月十九日的今天，也滿滿地在下着秋雨。想到這些情景的相同，日期數目之偶然的一致，心思失掉羈轡在不可知的境地上漂浮着。雨，怕是「自然」在哀悼着這個不可測算的重大的損失吧？僅僅相隔着四個月，接連失墜了兩個宏朗的大星！這損失的重大實在是不可測算的。在浸淫的雨意內外交侵着的黃昏中，我感覺着周圍的黑暗增加了重量。

我個人和魯迅先生雖然同在文藝界上工作了將近二十年，但因人事的契闊，地域的睽遠，竟不曾相見過一次。往年我在上海時，先生在北京，先生到廣東時，我已參加了北伐，先生住上海時，我又出了國門。雖然時常想着要和先生見面，親聆教益，洞闢胸襟，但終因客觀的限制，未曾得到這樣的機會。最近聽聞先生的親近者說，先生也始終有想和我相見一面的意思，但到現在，這意思終竟無由實現了。這在我個人真是一件不能彌補的憾事。

先生在中國文壇上所留下的功績是用不着我來縷述的。中國文學由先生而開闢出了一個新紀元，中國的近代文藝是以先生爲真實意義的開山，這應該是億萬人的共同認識。近年來，先生的對於前進的文藝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語言的大衆化與拉丁化這些工作之寄與與促進，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而先生的健鬥精神與年俱進，且至死不衰，這尤其是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和教訓。

古人說，『蓋棺論定』，先生現在是達到了容許人們慎重地下出定論的階段了。要論評先生，我自己怕是最不適當的一個人，但我現在敢於直率地對着一些讒謗者吐我的

直覺的見解：魯迅先生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夜

選自質文二卷二期

永在的溫情

鄭振鐸

——紀念魯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點鐘，我在一家編譯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剛送來的 Evening Post，被這樣的「一個標題」：

「中國的高爾基今晨五時去世」驚駭得一跳。連忙讀了下來，這驚駭變成了事實：果然是魯迅先生去世了！

這消息像悶雷似的，當頭打了下來，呆坐在那裏不言不動。

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魯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間歇的發着熱，但熱度並不甚高。一年以來，始終不曾好好

的恢復過；但也從不會好好的休息過。半年以來，情形尤顯得不好。纏綿在病榻上者總有三四個月。朋友們都勸他轉地療養。他自己也有此意。前一個月，聽說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訴我。雙十節那一天還遇見在 Paris 看 Dubrovsky 中國木刻畫展覽會，他也曾去參觀。總以為他是漸漸的復原了，能夠出來走走了。誰又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突然來的呢？

剛在前幾天，他還有信給我，說起一部書出版的事；還附帶的說，想早日看見十竹齋箋譜的刻成。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回信。誰想得到這可怕的惡耗竟這樣的突然的來呢？

我一夜不會好好的安心的睡。

第二天趕到萬國殯儀館，站在他遺像的面前，久久的走不開。再一看，他的遺體正在像下，在鮮花的包圍裏。面貌還是那末清癯而帶些嚴肅，但雙眼却永遠的閉上了！

我要哭出來，大聲的哭，但我那時竟流不出眼淚，淚水為悲感所灼乾了。我站在那裏，久久走不開。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樣突然的便離我們而遠遠的向不可知的所在而

去了。

但他的友誼的温情卻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見面時。總以為他是嚴肅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臉上，輕易不見笑容。他的談吐遲緩而有力。漸漸的談下去，在那裏面你便可以發見其可愛的真摯，熱情的鼓勵與親切的友誼。他雖不笑，他的話卻能引你笑。和他的兄弟啓明先生一樣，他是最可談，最能談的朋友，你可以坐在他客廳裏，他那間書室（兼臥室）裏，坐上半天，不覺得一點拘束，一點不舒服。什麼話都談。但他的話頭卻總是那末有力。他的見解往往總是那末正確。你有什麼懷疑，不安，由於他的幾句話也許便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鼓起你的勇氣。

失去了這樣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個人講，將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

他最勤於寫作，也最鼓勵人寫作。他會不憚煩的幾天幾夜的在替一位不認識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創作，校正譯稿。其仔細和小心遠過於一位私淑的教

師。

他曾和我談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寄一篇稿子來請求他改。他仔仔細細的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卻寫信來罵他一頓，說被改塗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來，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這一次的回信，卻責備他改得太少。

『現在做事真難極了！』他慨嘆的說道。對於人的不易對付，和做事之難，他這幾年來時時的深切的感到。

但他並不灰心，仍然的在做着吃力不討好的改削創作，校正譯稿的事。掙扎着病軀，深夜裏，仔仔細細的爲不相識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這樣的溫情的指導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將怎樣的令人感到不可補贖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專說風涼話而不肯切實的做事的人。會批評，但不工作；會譏嘲，但不動手；會傲慢自誇，但永遠拿不出東西來，像那樣的人物，他是不客氣的要攔之門外，永不相往來的。所謂無詩的詩人，不寫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誅痛惡的在責罵。他常感到『工作』的來不及做，特別是在最近一二年，凡做一件事，都總要快快的做。

「遲了恐怕要來不及了，」這句話他常在說。

那樣的清楚的心境，我們都是同樣的深切的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末快的便逝去，還留下要做的許多事沒有來得及做——但，後死者卻要繼續他的事業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見是在同愛羅先訶到北平的時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夾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愛羅先訶到女師大的禮堂裏去。我們匆匆的談了幾句話。因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邊來，在北平竟不會再見一次面。

後來，他自己說，他那件黑色的夾外套，到如今還有時着在身上。

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曾不時的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說起稿子的事，別的話也沒有什麼。

最早使我籠罩在他溫熱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討論到「三言」問題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國小說，完全像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摸，一點憑藉都沒有，祇有節省着日用，以淺淺的薪金購書，而即以所購人之零零落落的破書作為研究的資源。那時

候實在貧乏得，膚淺得可笑，偶爾得到一部原板的隋唐演義卻以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於『三言』之類的書，卻是連夢魂裏也不會讀到。

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減少了許多我在暗中所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寫信問他『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及『喻世名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的便來了，附來的是他抄錄的一張醒世恆言的全目。——這張目錄我至今還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國小說史略裏。他說，『喻世』，『警世』，他也沒有見到。『醒世恆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裏藏有全書。所以他便借來了。抄下目錄寄給我。

當時，我對於這個有力的幫助，說不出應該怎樣感激才好。這目錄供給了我好幾次的應用。

後來，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書在上海是永遠不會見到的），又寫信問他有沒有此書。不料隨了回信同時遞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開了看時，卻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圖。我那時實在眼光小得可憐，幾曾見過幾部明版附插圖的平話集？見了這西湖二集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我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留在手邊無

用，送了給我吧。這貴重的禮物，從一個只見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裏來，這感動是至今躍躍在心頭的。

我生平從沒有意外的獲得。我的所藏的書，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設法購得的；購書的錢，都是中夜燈下疾書的所得或減衣縮食的所餘。一部部書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悽慄，有紅絲的睡眠，右手執筆處的指端的硬繭和痠痛的右臂。但只有這一集可寶貴的書，乃是我書庫裏唯一的友情的贈與。——只有這一部書！

現在這部西湖二集也還在堆我最寶愛的幾十部明版書的中間，看了牠便要泫然淚下。這可愛的直率的真摯的友情，這不意中的難得的幫助，如今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頭的溫情是永在的！——這溫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後，他到過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熱烈的歡迎。但過了幾天，便悄悄的走了。他原是在去探望他母親的病去的。我竟來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時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時，他便和我談起在北平的所獲。

『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深

思的說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箋紙。來給我看，都是在北平時所購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搜羅了一下，用好紙印刷幾十部，作爲箋譜，倒是一件好事。』他說道。

過了一會，他又道：『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這裏不能做這事。』我心裏很躍動，正想說『那末，我來做吧。』而他慢吞吞的續說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費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將這責任擔負了下來，但說明搜輯而得的箋紙，由他負選擇之責。我相信他的選擇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後，我一包一包的將購得的箋樣送到上海，經他選擇後，再一包一包的寄回。中間，我曾因事把這工作停頓了一二三個月。他來信說，『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勵之下，那六巨冊的美麗的北平箋譜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來，帶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齋箋譜四冊，順便的送到他家裏給他看。

這部譜，刻得極精緻，是明末版畫裏最高的收穫。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禎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傳得極少。

『這部書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議道；那時，我爲北平箋譜的成功所鼓勵，勇氣有餘。

『好的，好的，不過要趕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無比，所耗也不資，幾乎不是我們的力量所及。第一冊已出版了，第二冊也刻好待印；而魯迅先生卻等不及見到第三冊以下的刻成了！

對於美好的東西，似乎他都喜愛。我曾經有過一個意思，要集合六朝造象及墓誌的花紋刻爲一書。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訴我，他所藏的六朝造象的拓本也不少，如今還在陸續的買。

他是最能分別得出美與醜，永遠的不朽與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爲神奇，而詹詹自喜，向青年們施以毒害的宣傳之外，他對於古代的遺產，決不歧視，反而抱着過分的喜愛。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並不反對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氣的，這在他文集裏便可以見。他所厭棄，所斥責的乃是只見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剛從魯迅先生那裏得到最大的鼓勵。他感激得幾乎笑出來。但想不到魯迅竟這樣的突然的過去了！

第三天，我在萬國殯儀館門口遇見他；他的嘴唇在顫動，眼圈在紅。

從萬國公墓歸來後，他給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經分裂。我從到達公墓時，就失去了約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聲。先生，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的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並沒有去。他的溫情永在我的心頭——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廿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寫。

最後的會面

鄭伯奇

魯迅先生的逝去是太得奇突太得意外了，任何人的心裏都會發生一種說不出的煩亂。在這時候要說哀悼的話，誰都覺得難於措辭罷。尤其是自己，更不知從何說起。

老實說，在這樣的紙面上寫文章來哀悼魯迅先生，自己並不適當。就個人的交誼講，自己跟魯迅先生並沒有什麼特別關係。就公的方面講，我們以前是屬於同一個團體的。而且在這個團體，我們共處了有七八年之久。最近文藝家協會成立，魯迅先生沒有參加，並因此曾有點紛糾，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自己相信魯迅先生跟自己這批人仍是站在同一陣線的。不過，七八年以前，自己所屬的那個文學團體。卻跟魯迅先生發生過相當激烈的論爭，那些論爭，在現在看起來，的確不免有點幼稚。在廣大的運動中，那些紛爭應該是被揚棄了的。可是，感情的回憶常常使魯迅先生感到不快。這是自己覺得非常遺憾的一件無可如何的事。

因此，在魯迅先生的筆下，那個文學團體的朋友變成了『才子兼流氓』。自己因為

辦『文獻書房』，』也會被先生的筆尖順帶地掃過一下。如今，這當然都成了陳蹟了。不過也就因為這些陳蹟，自己同魯迅先生雖同屬於一個組織，而私人交誼却并不密切。

據接近魯迅先生的人說，對於自己，魯迅先生比較還好。這我自己也有點感覺到。我曾經有些事情托過他，他都還沒有拒絕。我編『新小說』的時候，請他寫稿，他馬上答應，并且第一個先寄稿來。因為顧慮環境，我將那篇稿子壓了兩期，沒有發表，他也并未生氣。他還給我介紹了幾個新的作家。蕭軍先生的小說，金人先生的翻譯，都是他介紹來的。他還給我介紹過孟十還先生。這都是我到現在還非常感謝的。

我們也常見面，也常談話。他的態度是直率坦白。我覺得在文壇交友中，用這樣態度對待別人的并不很多，有許多話很有意義，值得記錄出來。譬如，他說，因為成仿吾贊美了『不周山』，所以他便從『吶喊』中把那篇刪去了。又如，當沫若正陸續發表金石文研究的時候，他引用了一句古諺說道：『拿木乃伊的，變成木乃伊，他也要當心呀。』沫若一點沒有被木乃伊所化，客觀的事實已經證明了。不過魯迅先生的這樣坦白，誠懇的態度是令人感佩的。

魯迅先生病了，沒有機會去看他，我覺得非常遺憾。我曾托內山，鹿地，黎烈文幾位朋友致意問候。兩個口號的論爭起來了，我寫過一封信給他。我以為這樣公開的理論爭辯是很好的，應該讓牠正當地發展下去。後來會到魯迅先生，才知道那封信他并未看到。大約病得厲害的時候，那樣的信，醫生也許不許給他看的罷。

病稍微好點，他能夠出來走動了，我才會見他。不料這一次就成了我們最後的會面了。

那一天，我同K君夫婦到了內山書店去。一進門，他正在書架上找書。他仍然穿着那件藍布長衫，頭髮留得長長的，人却比從前消瘦得多了，臉色也蒼白得很。但，當時我非常驚喜。因為，我曾聽內山先生說過，寫了那篇『萬言長文』，他的病勢又惡化了。可是，如今他不是恢復健康，可以在外邊走動嗎？

他告訴我剛剛由病院看病回來。我便問他的病狀，他很泰然地說，是肺結核。我以為是肋膜炎轉成的，他說：『不，我害肺結核有二十多年了。因為講起來沒有什麼用，我一逕沒有講過。』他又說：『那個美國醫生診察得很對。這種病是不會好的。不過現

在依然沒有死，這却同他的結論不一樣。」他臉上露着笑容，這使自己很高興。我便勸他轉地療養，他反問：『我什麼地方好去療養？』說話時，聲調有點激越，我反而無以回答，本來，在這樣的時代，在我們這樣的環境裏生活的人，誰有資格談療養，所以便默然了。

主人出來招呼，大家便圍坐起來閒談，魯迅先生正出版了一部書來作S君的紀念，話題便集中在那本書上。忽然K夫人提到『中流』上所發表的『遺囑』，含笑着說：『先生說：「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先生却出這部書來作紀念？』魯迅先生悠然笑道：『我是不要給自己做紀念，但我給別人却可以做大做特做。』大概是內山君罷，接着說：『那麼，我們將來給你做紀念，你也沒有話說了。』魯迅先生趕快止住：『那不可以，那不可以。』大家嘩然笑了。當時只是一場笑談，如今回想起來。却似乎成了一種『讖語』，真使人不勝感慨哩！

正在談得高興的當兒，日本中央公論社的特派記者來了。當時中日關係正在緊張，這位記者大概是探訪上海方面的『輿論』來的。內山先生將這新客讓到裏面屋子去。等

了一會兒：內山先生出來向魯迅先生說明，要給介紹。魯迅先生已經要站起來了，內山先生忽然揚起手來，叫大家一齊進去。我認定這位記者是想見魯迅先生，所以隨便說了一句：「恐怕不方便罷，還是請周先生一個人去。」魯迅先生聽見了，大約以為這話有點意外罷，便看看我：「有什麼不方便？難道還有秘密嗎？」在這樣短短的一句話中，我感覺到我們中間依然是有距離的。

大約不到三十分鐘，內山先生又招呼我們幾個人到裏面房子去。魯迅先生看見我們，馬上站起要走。大家留他再坐一下，他說：「鄭先生說不方便，現在他來了！所以我應該去了。」他也許是在說笑話，我却弄得「啼笑皆非。」結果，他一個人就那樣去了。

我很知道魯迅先生在日本是受崇拜的。中央公論以前曾發表過魯迅先生的文章。改造社長山本實彥來上海以後，特請魯迅先生給改造推薦中國青年作家的作品，鹿地君又繼續翻譯魯迅先生的散文在改造上發表，中央公論便被冷落了。我以為在這兩大雜誌的營業競爭上，中央公論的記者或許對魯迅先生有什麼請求。我所說的不方便，是意識到

這一點。

可是魯迅先生怕不是這樣想。最近文壇上種種無謂的紛糾，給他先生的印象大約很深。因而我隨便說的一句話，他也許認為有意義的了！

這樣一件無聊的事，本不值得重提的。假使有機會再會面，我們本可以說得開，也許彼此可以一笑了之。可不料那一次的會面竟成了最後的會面了！

在最後的會面中，竟那樣分手，這遺憾似的心情將永遠不會離開我的。

一九三六，十二，一。

選自文學七卷五號

從魯迅先生的死想起

孟起

在憑弔魯迅先生歸來的路上，聽見兩個臂上圍着黑紗的小學生天真地談論着：魯迅先生的死遠不如阮玲玉的熱鬧。也許有人以為那一比較近似謔畫，而且幾乎侮戲了魯迅先生；其實吾們祇要肯平心靜氣，在向這一文壇巨人致最高的崇敬之餘，還該味出這兩

小學生的談論確然道出了許多的真諦來。

誰都沒有法子否認：就給予人家的影響說，近代的文學家中，很少可以舉出能和魯迅先生頹頹的人。然而，依那兩位小學生天真的『月旦』，似乎還有些惋歎魯迅先生趕不上阮玲玉的抓住更多人的心。真的，吾去致禮的時候，也只遇着學生，屬於知識份子一類的人，工人很少，這頗引起吾底詫怪。在上述的弔客以外，還有着廣大的羣衆，應該來整切地憑弔的，可是全沒有到，這是吾覺得詫怪的地方。吾們能說，是這些人拒絕了魯迅先生和他底作品麼？問題似乎是在魯迅先生底作品沒有跑到他們隊伍中去。自然，在這裏，社會的原因是不能忽視的，例如一般人民教育程度的低落等等，吾們沒有理由把這些責任都加到作者底肩上去。除開這些，一個作家底作品中是不是有難和廣大羣衆『契機』的地方，更值得吾們深思猛省；舉例說，魯迅先生作品的一部份有含蓄卻又多少艱深的筆致是否爲受過極少教育的羣衆所能瞭解？作品中純粹涉及評罵個的人事實是否爲生活得非常忙迫的羣衆所能探索？……如果吾所慮到的確然符合了更廣大的羣衆沒有接近魯迅先生作品原因的實況，那麼這些阻力的除去，會使魯迅先生更深入大衆

中去，該是一個很順利的結論。魯迅先生底偉業，尤其在他死去的以後，幾乎在任何刊物中都被表彰着，無需吾來再作什麼諛美之詞；吾以為吾們底注意力更應該集中於關於這位文學巨人的懷念以外。魯迅先生底遺囑中不是有着麼？紀念他的是糊塗蟲。吾們爲着更深切地紀念魯迅先生起見，不要使他這條遺囑落了空。他已經勇猛地走了許多路，後人還得勇猛地走上前去。多些人踏在魯迅先生底頭上邁步過去，這不是輕慢了魯迅先生，而是對魯迅先生表示最大的敬意，他死而有知，自會作會心的微笑的。

魯迅先生死後，除掉些特殊的人們以外，真是『同深哀悼。』究竟他以什麼感動了這樣多的人，吾以為不在他底一枝筆而在他底生活。魯迅先生以他底生活寫下一篇最嚴正最有力的文章旁的不說，就提『切實』二字，已足爲吾們的楷模。他一直是切切實實地走着路，從來沒有半點踏空，如其他有幼稚和過錯，都是真實的幼稚和過錯，『賣空買空』在他生活的任何時期裏都不曾發見過，真摯和踏實使他從個人主義的領域裏跨到更偉大的營壘中去。只有這樣切實生活的人才不致欺誑叛變。憎惡與愛好魯迅先生的人都得在這上頭學學他底榜樣。

後死者的責任

洪深

選自申報週刊四十三期

在報上驟看見魯迅先生的噩耗，簡直把我驚住了。

今年夏天，我在上海聽見魯迅先生生病很重，幾次想去探問一下，但是看了「醫囑須絕對靜養」的話，就把這念頭壓下了。在六年前，我們在一個地方替先生慶祝五十歲誕辰的時候，我曾經講過希望能在先生六十大慶的時候，有更多的參加者，在更熱烈的情緒下替先生慶祝的話，想不到這願望竟成空了！此刻我在廣州，對先生最後的遺容，也失掉了瞻仰的機會，還想着上海的朋友們能夠到靈前去灑一掬眼淚，把自己的意志更堅強一下，也覺得是一件幸福的事了。

魯迅先生不單是我們文學上思想上的一個先覺和指導者，在中國民族的反封建和反侵略的民族陣營裏，也是一個最堅強最勇敢的戰士，魯迅先生的死，恰恰是在我們國家命脈危急存亡的時候，這更增加了我們的痛惜和悲悼，我們應該在今天重下決心，跟着

先生開拓了的路，努力向前進，魯迅先生未完的責任，無可逃避地加在我們後死者的肩上了。

二十日晨廣州航郵。

錄自光明一卷十號

訣別之辭

梅 雨

魯迅先生死了！聽到了這噩耗，我們的悲傷實在是難言的。在他的身上，我們正寄託着一個最偉大的，也是最神聖的希望，然而他却永別了我們，那支會美妙地調遣着中國語文而且開了最紅豔鮮麗的鬥爭的花朵的筆是永遠地擱下了！這損失在我們難道是可以計數的？

他是一個壯大而堅毅的巨人，他是現中國進步智識階級最光榮的代表。自從他提筆到現在，不，自從他有生以來，他就不斷地遭受着敵人——我們永不會忘記他們的罪惡的——殘酷的嘲弄與迫害。然而他却在此些惡毒的鞭撻之下成長起來，不惟沒有犧牲

他的希望，取消他的信仰，鄙棄他的使命，搖動他的立場，相反，他反而日加偉大。而對於那些出現在這血腥的世界里的壓迫與剝削，卑鄙與庸俗，他也從不會加以容忍或寬恕。但這麼一個在鬥爭中生長，爲鬥爭而盡瘁的人，現在是與我們永別了！

把我們撫養長大起來的那些先驅們，有的已血染屠刀，有的尚亡命海外，而現在，我們的魯迅先生又竟與我們永訣！我曉得全中國的人民不，全世界的勤勞大衆將爲他，將爲中國文壇這巨大的咒難，而放低手裏的戰旗。

現在我們正在從事一個最冷酷，同時也是有史以來最巨大的戰爭，但這絕代的戰士却死去了，世上還有比戰士未終戰而死更可悲痛的事？我知魯迅先生死了是不會瞑目的。朋友們，我們這年青的一代的，魯迅先生把他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的這年青的一代，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時候，請放大我們前進的步伐，加強我們鬥爭的信念吧！

十九日夜一時

選自光明一卷十號

難言的隱痛

林淡秋

聽到魯迅先生的死耗，正如在無邊黑暗中瞧着唯一明星的隕滅，使我感到難言的隱痛，極度的悲傷。

由於這巨星的隕滅，我們文壇失去了最光輝的領袖，青年作家失去了最親切導師，東方半殖民地的文化戰線上失去了最勇敢，堅決的戰士：這是怎樣的一個損失呢？雖是五十六歲的老將，但那一個青年戰士握有這樣鋒利的藝術武器，抱有這樣堅定的戰鬥決心，富有這樣猛烈的戰鬥熱情呢，在我們的文壇上？

永遠渴望着光明和自由，永遠成爲被壓迫大眾的辯護士，百折不撓，至死不變，這不是先生千古不朽的偉大人格嗎？當我在蘇聯新聞片上看見千百個花圈圍繞高爾基的屍身，萬千大眾構成送葬的行列的時候，我不禁聯想到這位『中國的高爾基』『當光明的使者趕走了中國黑暗的惡魔的時候，魯迅先生的死亡也許會引起類似的場面吧？』料不到先生竟在這猙獰的黑暗中悄悄地長逝了。

親愛的朋友們，偉大的先生死去了，我們後死者應該怎樣呢？

選自光明一卷十號

哀悼魯迅先生

張天翼

十月十九日聽到魯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驚駭。我不相信。魯迅先生怎麼會死呢？

「魯迅」這個名字跟「死」字聯不起來的。

一直到看見他的遺容，我還是不相信，雖然我感到受了壓迫，連血都似乎凝住了。我們站在他的周圍，什麼也表示不出，什麼聲音也沒有。一切言語，一切舉動，都不夠表現這時候的情緒。

我們讓他靜靜躺着。生怕驚動了他。屋子裏瀰漫着夜來香的氣息。

他這就是死了麼？——不。我不相信。我看見他在呼吸，聽見他心臟的搏動。他面容像平素一樣——顯示着對於戰鬥的堅決，對於真理的執拗，對於苦難的忍受。他緊緊地閉着嘴，閉着眼睛；他在休息。想得到他會張開眼起身來——重新舉起投槍，重新領

導我們向敵人作無情的鬥爭，作謀解放的神聖民族戰爭。

這晚我回到自己的寓所，又開始迷惘起來。我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事才好。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好像我的生活失了重心似的。

我反復地想：他真的死了麼？這怎麼可能呢？

二十日起，我們一直在萬國殯儀館忙着。因爲人多，事情多，心情全給事務什麼的佔了去了。我總感到我們忙着的不是魯迅先生的喪儀，而是別的什麼事。每次一跨進靈堂，一看見那些輓辭——『失我良師，』『魯迅先生千古，』我就陡然驚醒了似的，一陣悸動。那些輓辭分明是跟『魯迅先生』這名字聯系起來的。幾千人的來到這裏致敬的，肅靜着，哭泣着，分明是對着魯迅先生的遺體。是的，遺體！

我感到給重重地打了一拳。我感到了無底的空虛。

而有別的事走出靈堂之後，我又覺得我們還可以聽見魯迅先生的笑聲——因大眾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勝利的徵兆而笑，（他的笑是非常天真的。）我覺得我們還可以看他寫出尖銳的文章，可以聽他的教導，指示，領我們踏起結實的步調。

晚飯後我們還有些事務要料理，坐在靈堂裏休息了一會。大家都靜靜的。花圈靜靜地散着夜來香的氣。

魯迅先生就在——躺着。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樣一個人，做下這樣的事業，而他就這樣躺着，永遠這麼躺着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也想不上。我覺得一陣寒冷，什麼都似乎是空的，變成死灰，（啊，在魯迅先生遺體前這樣想法——是一種罪惡！）而接着又非常興奮，而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興奮。

大家仍舊靜靜的。花圈仍舊靜靜地散着夜來香的氣息。

於是重又感到空虛，荒涼。感到我們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而領路的人忽然不見了，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但這感覺，跟魯迅先生之死的這一回事，依然聯系不起來。這感覺，似乎並不是從魯迅先生之死而來的。

二十一日下午三時，魯迅先生入殮。在靈堂裏站着，實感給了我一種重壓，一種不

可耐的痛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停止了最後的活動，停止最後的戰鬥的喘息——這是事實。這樣一個人，做下了這樣的事業而現在不再指示我們，不再領導我們，現在大家正替他換衣裳，移到永遠安息的地方去——這是事實。這怎麼可能呢？

我甚至覺得——將他入殮這件事是殘忍的。

隨後繞靈柩一周的時候，我反而心安了些。雖然隔了一層玻璃，到底還看得見他的容貌——勇敢，堅決。他不過換一個地方休息而已——在那裏，可以使他躺得安適些。可是第二天給他蓋棺，我們抬着靈柩走出禮堂，我就再不能忍耐了。

我講不出那時候的心情：似乎是迷惘，憤激，悲哀。又似乎一無所有。我覺得我在心裏默禱着一些話，而其實又不成句，不成字。人類的言語在這裡是不夠的。我能默禱些什麼呢？我能說些什麼呢？我覺得不必說話，不必思想，而這連我自己也難以傳述的心情，感覺，死者即可以知道，生者也可以知道。我們——努力步着魯迅先生的後塵，努力担起魯迅先生未了的任務，我覺得我們彼此的神經是聯系着的。

從這時候起——我們再不能看見魯迅先生了，甚至連隔一塊玻璃都不可能。爲什麼不能讓我們永遠看見他的容貌呢？即使他再不能起來舉起投槍，再不能指導我們，再不能因我們勝利的徵兆而笑，也讓我們看看他的遺容罷。這樣，我們差可得到點安慰。我們雖然聽不到他的呼吸，聽不到他的聲歎，但看得見他堅決勇敢的臉，也給了我們許多教訓，鼓勵了我們許多勇氣。

但連這也辦不到。我感覺到了一種幻滅。我又開始在心裏起了疑問：魯迅先生到底有沒有死。我覺得我們等一會到靈堂裏去，還可以看見他躺在那裏——唉，即使是遺體罷。

我們抬着靈柩到墓穴，這幻滅的悲感更重地打擊了我。靈柩上蓋着悲壯的旗幟——『民族魂，』慢慢落下穴去；而太陽也慢慢沉了下去。上萬的人低聲唱着安息歌，在墓邊致民族的敬禮。

安息罷，魯迅先生。安息罷。

我們——上萬的送葬的人，在求民族解放的戰鬥中，遺失了我們的導師，我們大家

都團結得更緊，擁抱得更緊，熬着這種創痛，調整着步子，完成死者的志願。我感到每張臉子都非常親切，彼此的血管都交流着。我恨不得抱着每個人痛哭，吶喊。

這民族葬——是爲了我們偉大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的安息。他死了。我們要用神聖戰爭來給他致哀禮。

我一直到現在——寫着這文字，寫着「魯迅」兩字時，總覺得他還活在我們的世界。看到他寫的書，怎麼也想不上這是他的「遺著。」

要工作還是定不下心來。我迷惘着。走在路上，經過什麼花店，我總遠遠地避開：生怕聞到夜來香的氣息。那種氣息會給我說不出的沉重的感覺。

但是——我還要勉勵自己，要與同胞們共勉：

堅決地負起我們的任務，完成魯迅先生的遺志！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活在人類的心裏

魯彥

在千萬個悲肅的面孔和哀痛的心靈的圍繞中，魯迅先生安靜地躺下了，——正當黃

昏朦朧地掩上大地，新月投着淒清的光的時候。

我們聽見了人類的有聲和無聲的歎歎，看見了有形和無形的眼淚。

沒有誰的死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哀傷；而同時，也沒有誰活着的時候曾經激動過這樣廣大的羣衆的歡笑。

只有魯迅先生。

每次每次，當魯迅先生仰着冷靜的蒼白的面孔，走進北大的教室時，教室裏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坐着四五個人，連門邊連走道都站滿了校內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學生。教室裏主宰着極大的喧鬧。但當魯迅先生一進門，立刻安靜得只剩了呼吸的聲音。他站住在講桌邊，用着銳利的目光望了一下聽衆，就開始了「中國小說史」那一課題。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短短的舊長袍，不常修理的粗長的頭髮下露出方正的前額和長厚的耳朵，兩條粗濃方長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稜骨上，眼窩是下陷着的眼角微微朝下垂着，並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給兩邊深刻的皺紋映襯着這才顯出了一點

高大的模樣，濃密的上唇上的短鬚掩着他的闊的上唇，——這種種看不出來有什麼奇特，既不威嚴也似乎不慈和。說起話來，聲音是平緩的，既不抑揚頓挫，也無慷慨激昂的音調，他那拿着粉筆和講義的兩手從來沒有表情的姿勢幫助着他的語言，他的臉上也是那樣的冷靜，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敘述着極平常的中國小說史實，用着極平常的語句，既不讚譽，也不貶毀。

然而，教室裏却突然爆發笑聲了。他的每句極平常的話幾乎都須被迫地停頓下來，中斷下來。每個聽衆的眼前赤裸裸地顯示出了美與醜，善與惡，真實與虛偽，光明與黑暗，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却彷彿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每一件事態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疊疊的外套都給他連根撕掉了。於是教室裏的人全笑了起來，笑聲裏混雜着歡樂與悲哀，愛戀與憎恨，羞慚與憤怒……於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來了一盞光耀的明燈，燈光下映出了一條寬闊無邊的大道……大家抬起頭來，見到了魯迅先生的蒼白冷靜的面孔上浮動着慈祥親切的光輝，像是嚴冬的太陽。

但是教室裏又忽然異常靜默了，可以聽見脈搏的擊動聲。魯迅先生的冷靜蒼白的臉

上始終不曾露出過一絲的微笑。

他沉着地繼續着他的工作，直至他不得不安靜地休息的時候。

還沒見過誰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全人類，做着刺穿現實的黑暗和顯示未來的光明的偉大的工作，使那廣大的羣衆歡笑又使那廣大的羣衆哀傷。

只有魯迅先生。

他將永久活在現在的和未來的人類的心靈裏。

魯迅先生的演講

鄭伯奇

魯迅先生溘然長逝了。這意外的悲痛事件引起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勤勞大眾的哀悼和歎息。他一生的行動言論成了千萬人的回憶的寶貴材料。

筆者和先生相識也有將近十年之久了。因為以前有過一段歷史上的糾紛，彼此私人間雖無甚往還，但七八年來，大家都在同一陣營中，因而常有相見的機會；九一八以後，彼此又有幾個共同的友人，私人的接觸比前較多，足供回憶的材料自然不少，但這

幾天，看見靈堂上供養着的遺像，常常使我想起跟魯迅先生一同演講的那一段逸事，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創造社和語絲社的糾紛早已告一段落，一個廣大的文學組織宣告成立。就在這時候，爲將新的文學主張擴大宣傳起見，魯迅先生和筆者便被派到滬西D大學去演講。

時期記得一個下午。當時藝術劇社還存在。在寶樂安路的劇社事務所，會齊了D校的代表，大家便同去邀請魯迅先生。

那時候，魯迅先生是住在東寶興路景雲里。他一個人在書房裏的臉色很不好。他告訴我們，他病了幾天，夜裏睡不着，牙齒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講，還把落掉了一顆大牙齒給我們看。

代表很爲難。他說，同學都在等待着魯迅先生去，若第一次就使同學失望，以後什麼怕都不好進行了。我是知道自己不會演講，唱獨腳戲準得失敗的，故也極盼魯迅先生出馬。看見這樣情形，魯迅先生終於答應我們，帶病同了去。

D大學的禮堂兼雨操場是擠滿了人。新的文學團體固然也有點號召力，但，大部分

的學生是爲瞻仰魯迅先生的言論丰采才集合來的，那是毫無疑義。

由我唱了開鑼戲。現在，連演講的題目都忘記了，內容如何自然更無從記起。大概不外乎是當時開始受人注意的文藝與社會關係的問題。

現在想起來還要汗顏，筆者講了不到一刻鐘，聽衆是一個去了又去一個。偌大一座講堂只剩下寥寥不到百十個人了。我心裏有點發慌：

（頭一砲就打不響，魯迅先生又有病，這却怎麼辦好？）

心裏越急，口上越亂。什麼『意德沃羅輯』呀，什麼『印貼利更地亞』呀，什麼『狄亞列克特』呀，這一類生硬的術語，只在口邊亂撞。可憐那百十個聽衆又漸漸散開，變成烏合的散兵線了。

看光景還是趁早退場好，於是趕緊作了個結束了事。

耳邊懵懵懂懂聽見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是魯迅先生登壇了。

怕是有病的關係罷，魯迅先生的聲音並不高，但却帶着一點沈着的低音。口調是徐緩的，但却像是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

他先從他的家鄉說起。他說，他是浙東一個產酒名區的人，但他並不愛喝酒。這以後，他對於曾經說他「醉眼朦朧」的馮乃超君輕輕地回敬了一下。

時候，並不要什麼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於美觀的不同。然後，他用實證，揭破了「美是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種思想，找出了鐵一般的根據。

在朴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大眾中間，便引起熱烈的鼓掌和鬨堂的笑聲。

不知什麼時候，屋子裏添進了那麼多的人。偌大的一座講堂是擠得水洩不通了。連窗子上面都爬着挾書本的學生。

演講是在熱烈的空氣中宣告了成功。在散會以後D校馬上成立了一個新的文學組織。

這當然是魯迅先生抱病演講的功績。

以後，或者還同魯迅先生一同去演講過，可是這第一次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到現在，看見魯迅先生的遺像，我還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

我以為這裏含着一種極有意義的教訓。魯迅先生的演講能夠打動聽衆的心坎，正和他的文字一樣，因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細現象中找出高深理論的具體根據，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語將這理論表現出來。

到萬國殯儀館來瞻拜魯迅先生遺容的總有幾萬人罷。這裏面，有小學生，也有工人——這都是比較和新文學不大接近的。魯迅先生能夠獲得這麼廣大的羣衆，除了他的戰鬥精神引人欽慕以外，當然要歸功於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能獲得這樣的成功，無疑地是因爲他的深刻的理解和素朴的表現了。

魯迅先生長逝了。要使他永遠不離開我們，我們應該接受他給我們遺留下的精神的遺產。爲我自己，這一次演講所給的教訓，是這些遺產中很寶貴的一個！

魯迅先生沒有死

左立

十月十九日的下午，當我剛走進中國青年作家協會的時候，賀知遠先生就告訴我：『魯迅死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尤如一個赤膊的人，在六月的烈日下，突然潑上一盆涼水似的，使人透不過氣來，我呆呆地，似乎遭受了空前的最大的打擊，一句話說不出來。但不久我又想到：也許又是那些最無聊的小報，造出來的最可恥的謠言吧？所以我說：『不會！不會！不會的，決不會的！』可是，晚報買來之後，確實是死了的記載和照片，極殘酷地把我的幻想粉碎了！——這是如何殘酷的事實啊！

哦！魯迅先生確實是永逝了！

對於整個文化界（假如把魯迅先生的力量，以為限止於文學界，這是對魯迅先生理解得太不夠了！）還有什麼損失比這更大？

魯迅先生死了！在中國，不，在現存的世界，已經失去這個偉大的戰士了！他再也不會把筆尖化成炸彈，投向大眾的敵人了！他們——那一羣敵人——即刻又會開始蠕

動了！

然而，魯迅先生所教育的大眾呢？他的事業呢？仍是存在的，而且是永遠存在的！對於魯迅先生，死並不是一個終結啊！

二十二日由工人，店員，學生等等，自動組織的一萬多人的出殯行列，以及在萬國公墓祭堂前，羣衆對於魯迅先生之死的悲哀，而化成敵人之羣的憤怒的事實，很明顯地證明了魯迅先生的勝利！他的偉績，他的永生！

魯迅先生的偉大，不僅僅是用簡單的言語，表現出正確的思想，使其一切作品，都成爲對黑暗勢力鬭爭最尖銳的武器，而且，他自從從事于文化工作以來，二十幾年，始終不爲腐化的環境，和黑暗勢力所屈服，永恆地，倔強地，一直戰鬥到底，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從來不知道妥協，不知道對敵人寬容，他始終嫉惡如仇，在他，愛與憎是分外顯明的！

我們看看：在文壇，有多少無恥之徒，青年販子，民衆販子，以及一大批大騙子之流，被魯迅所屈服了？在魯迅先生的筆尖下，他們誰敢動一動？

然而，現在，魯迅先生死了；我知道那一批人們，一定是在露出得意的猶笑的！可是，魯迅先生所留下的利刃，是永遠拿在大眾的手中啊！

在整整的四個月前，全世界最偉大的戰士高爾基，是死在社會基礎更鞏固，剛剛頒佈新憲法的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而現在。我們的偉大的戰士則是死在中華民族的存亡，到了最後關頭的時期；在這時期中，是如何需我們的戰士，來指導我們的一切啊？然而，他們都死了！可是，他們都同樣留下了利刃，我們也都會堅決地拿起這把利刃，把他們的事業和精神，保留在自己身上的。

魯迅先生沒有死，魯迅先生是永遠生存在大眾中的！

選自多樣文藝一卷六期

悼魯迅先生

羅 誥

世界革命文豪的高爾基死了剛四個月，我們的魯迅先生又合了雙眼，永離我們而去了，魯迅先生，僅活了五十六歲，僅在文藝的園地裏開墾了三十多年，他就丟下了鋤

頭，永離我們而去；這是我們文化界的巨大損失！魯迅先生未免死得太早了；太早了。

自從魯迅先生執筆到現在，他是時時刻刻地爲文化界發掘新的花朵，他喚起幾千萬青年走一條平坦的光明的道路。正如許女士的哀詞中所說：悲哀的零圈籠照了一切，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會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現在——我們文藝的園地裏的一隻牛，已是終止呼吸了！他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雙眼睜開我們了！』

從新青年，語絲，莽原，奔流，拓荒者，以到現在，魯迅先生始終以他一貫的熱誠，執了枝秃筆爲人類指示光明的道路，他窮，他固執，他被迫害，他挨打……但是，始終認清乃擺在自己面前的路，向前邁進。他從沒有畏懼過，他從沒在失敗或無望的途中，退縮或躲避過。他是有信仰，有英勇的奮鬥精神。他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和平；他所教導我們的是爲和平自由而艱苦的鬥爭。……

魯迅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全中國，全人類的勤勞大衆之

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最前哨最英勇的戰士。

魯迅先生雖然死了！可是他底遺教，將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心底。

我們流淚無用；悲泣無用；我們應依了這偉大的青年導師底教訓；走向更英勇更積極的新的道路。

噩耗

選自多樣文藝一卷六期

王統照

相差四個月正，高爾基逝世之後，魯迅先生突然也與世長辭。（高爾基死於六月十八日，魯迅先生是十月十九日早去世。）這消息太使人驚訝了！因為在夏間他的病曾經有過很危險的時期，竟能安然度過這些日子並無病劇的傳聞，而且在一星期前我曾與他在北四川路匆匆相遇，談過幾句話，面容只是黃瘦，不像病人，語音還是那樣清勁，想不到繼隔幾日便在今日清晨「撒手人間！」

誰聽到這個噩耗不驚訝，歎悼，這並不只限於文藝界的同人。

魯迅先生於今可謂『蓋棺論定』了。關於他的思想，學問，文學上的造就，將來自有許多作詳盡的敘述現在只就個人所感略寫數語！

魯迅先生是戰士，是不服氣的健者，是思深而行堅的人物，是不避艱困的播種者。綜其一生，即除却文藝的成就不論，已令人歎服其個性之強，眼光之銳，見事用思之『鞭辟入裏』。如果他不在從事於文藝的活動，作別種事業，我相信他也能獨闢蹊徑，有與一般人不同之處。

平庸，樸稜，將就，對付，是中國人對一切的態度，無所又無所不可，過了今日等明日，由種種因襲的傳統觀念養成這個民族的老態。放一把野火，斷一團亂絲，是就是，非就非，愛成真愛，憎即真憎。爽快銳利，不在兩可之間浮游；不向是否中敷衍，試問我們這民族到現在還有這份精神否？魯迅先生早已善於動火氣著名於文藝界中，也許會有人抓住這一點批評，他但依我想，這正是魯迅先生的特長。如果在世界上都能對付得四平八穩，無所可否，永遠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的態度，只不過會圓

滑而已，以言促成人羣的進步求有朝氣，絕不是這般中庸主義者可能爲力的。

不顧慮，不打算盤，如何見便如何說，這不是一個確能認真，有剛氣的人辦不到。
魯迅先生的爲人，寫文字，以及他的精神都可用這廣極通俗的幾句話作代表。

處於多少年來麻木，癱瘓，會計算，講對付的中國民族的今日，社會與個人都需要這樣健強不息的精神作治病的峻利之劑，而魯迅先生便是一個最能投以猛劑的好醫生。

但我們的病菌還在蔓延着而有能力有定識的好醫生先自去了！只就這一點上想使我們發生如何的感歎！

何況國難至此，風雨日急在思想界中正自需要有健者作廓清的提示，使我們這遭際艱難的民族更添上要掙扎，要奮鬥的生力，誰說魯迅先生不是一個這樣的領導者？

然而恰在此時魯迅先生病故的噩耗已傳遍了全中國與世界！

這豈止是中國文藝界的重失損失，懷念着這多難的國家，麻木的民族，使一個有心人聽到這個噩耗能不發生「四顧蒼茫」之感！

十月十九日夜半。

魯迅先生並不偏狹

鄭振鐸

選自光明一卷十一號

魯迅先生並不偏狹，如一般不認識，不深知他的人所想像的；恰恰相反，他的心胸是最廣闊的。對於文藝，他尤其抱着最寬大的精神，最正確的見解。

有些批評者稱魯迅先生爲中國的高爾基。這句話並不令人抗議——雖然在相隔四個月之間相繼逝去的他們，性格，工作未必完全相同。

在鼓勵，獎進青年作家們這一方面，魯迅先生和高爾基具有極相同的熱忱。對於這一點，有許多的青年作家們，說起來便要流涕的追念着！

在寬大正確的文藝見解上，魯迅先生和高爾基尤爲無殊。自從高爾基回到了俄國之後，俄國的文壇方才一洗革命初期的排斥「非革命」的作品的態度。在高爾基指導之下，俄國成立了世界文學研究會一類的組織，大規模的在介紹古典的和西歐的文學。被托爾斯泰所斥責的莎士比亞，居然也重新被認識了。俄國本土的舊作品也大量的重印

着。許多重要作家，像托爾斯泰的未發表的遺著，都陸續的由國家的力量替他們出版。

魯迅先生對於文藝，其趣味也是極廣泛的。他以同樣的喜愛的態度，來對待死魂靈百圖，凱綏·柯勒惠支版畫，以及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陳老蓮畫博古牌；他以同樣的熱忱來介紹愛羅先訶的童話，阿志巴綏夫的小說；來整理中國小說，來輯錄唐傳奇和古小說。他是收藏六朝造象最豐富的收藏家之一。他還收藏着最豐富的近代的版畫。

他對一切好的，美的東西，都是喜愛的。他決不有意的排斥某一時代或一個地方或國度的美好的東西。

對於友朋或青年們，他也盡了他的最大的忍耐和溫情。他知道許多人的弱點，他明看出他們的缺點的所在，但他並不嚴峻的指斥他們。他知道凡是一個人決不會沒有一點疵瑕的。

他對於和他往來的人們往往表示着過度的熱心，以此往往的上當。但他並不灰心。他的信是由一家書店轉的，但他還代青年們負轉信之責；他的稿費都不是自己去取的，但他也還往往受人之托，去做支取稿費一類的麻煩的事。他天天要寫稿，譯稿，他有許

多的工夫要做；但他仍然是熱忱的爲青年人看稿，覆信指示他們的前途。即在病榻上，他還天天替一位故去的朋友在校對遺著，一個字一個字的細校着。

他一直忙碌到死，不曾舒暢的安心的休息過一天。

他每頓喝不多的酒；紙煙到是不離口的，但吸的祇是『美麗牌』一類的比較廉價的。此外，他似乎是別無所好了，除了買書。他的錢都用來幫助他所不認識或認識的，應該或需要幫助的朋友了。同時還自費出版些永遠是虧本生意的版畫集。

但他對文藝並不是一味的寬容；對人，也並不是一味的姑息。

他的愛憎是最分明，最痛快的表現着的。

他愛一切爲大衆而工作着的人；他愛精緻的好文章，好木刻畫；他愛一切偉大的美的作品。

但他憎的是浮滑少年，是宣傳『謬種』的人物，是鬼祟的陰謀者，是抱着一二部自己一知半解的古書，却以爲『天下之美盡在于此矣』的可笑之人。

故他不反對袁中郎，却反對提倡或學習袁中郎者。他喜愛一切的有希望的青年，却

厭惡良心已經腐爛了的鬼祟的人物。

他是最熱烈的人；滿腔的義憤，滿腔的熱情，他永遠不會「老」也從不會自以為「老」過。

從他堅定的徐緩的談話裏，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不可搖撼的巨人。

疾風會吹倒勁草，但吹不折凌霄的孤松。

他的身體雖已埋掉，但他的精神却永遠的籠罩在後來的踏着他的足跡前進的人們的身上和心上。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寫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向魯迅先生學習

克平

敵人在歡笑，同志在悲痛，革命陣營中喪失了一員勇猛的戰士，殘酷的病魔竟把我們的魯迅先生奪了去了。

五十六歲不能就算是高齡，如果魯迅先生不是因為無休止的為社會，為民族的解放而刻苦勞作的緣故，或許靠了調養得宜還能再活下去一些時也說不定；然而魯迅先生從沒有為個人自己打算過，他早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神聖的解放鬥爭。甚至在肺病危篤時，他還掙扎着，掙扎着，不肯輕易放下自己的工作，丟下自己的任務。他的逝世，是在本月十九日的微明，可是在十七日的深夜，他還寫文章一直寫到三點鐘。真的，這位巨人為我們工作得太繁重了，太勞苦了！他犧牲了他自己，為了全民族，為了全人類，這使每個同志都要對他感激得流下眼淚來的。

可是，敵人呢，敵人在一旁猶笑了！每天，每天，敵人都都在咀咒着，但願魯迅早死。因為魯迅先生活着，於他們太不利了。現在，敵人所期待的一天——我們所認為最不幸的一天，終於到來了。這自然是無可挽回的。讓敵人們狂歡慶幸吧；而我們，在萬分哀痛之餘，却必須噙住眼淚，咬緊牙齒，拾起魯迅先生遺留下來的標槍，猛撲向敵人的營壘！

同志們，不要以為魯迅先生是和我們永別了，我們就再沒有機會受到他的領導了，

聽到他的教誨了。要知道，魯迅先生並沒有離開我們，他的影響，永遠地留在我們的心底。在他的全部生涯中，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極寶貴的戰鬥經驗，是值得我們隨時隨地虛心學習的。他的每一句話，對於我們，都指示着奮鬥的路標，鼓勵起前進的勇氣。

同志們，學習魯迅先生，做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魯迅先生的一生，從辛亥革命以前直到如今，沒有一天不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的。許多年來，許多和他年齡相彷彿的人物，甚至比他年輕的人物都成了『僵屍』，成了屠殺青年的劊子手，成了進步途程中的『絆腳石』，惟有魯迅先生却永遠跳躍着一顆青年的心。他的思想一天更比一天進步，他的行動一天更比一天堅決。他從沒有動搖妥協過，從沒有屈伏投降過，從沒有變節出賣過。他始終是站在民衆的前面，爲了中國民族的解放，爲了人類社會的解放，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作最殘酷無情的鬥爭！

魯迅先生真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戰士！

我們民族需要千千万萬個像魯迅先生這樣的不屈不撓的戰士！

同志們，向魯迅先生學習！同志們，繼承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努力前進！

選自通俗文化四卷八號

紀念青年的導師魯迅

劉羣

——用魯迅的青年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我們進步的青年都是從魯迅出來的。如果當做一個對於封建道德的消極反抗者的我們，是從郁達夫來的；當做一個英雄與羅曼的謳歌者和未來世界的憧憬者的我們，是從前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前）郭沫若來的；那麼當做一個堅定的戰士（具有向一切惡勢力挑戰，不屈地爲了真理而鬥爭的品德，）的我們是從魯迅來的。我這樣說，非但沒有看輕前兩個作家的意思，而且恰正相反是十分推崇他們的，因他們都曾經一時期地影響了中國的青年。但是像魯迅那樣無比地偉大，那樣無比地廣泛地作用於中國的青年的思想是沒有第二個作家敢企及的。

在五卅以後的苦悶期中，郁達夫的作品曾經得到了一部份失望了的智識份子的歡

迎；但是青年們是不甘長此『沉淪』下去的，他們有夢的追求，英雄事業的渴望，於是在女神和星空的作者用詩人的聲浪高歌時，他們熱烈地接受了他。但是當他們更進一步地接觸到現實的問題時，他們發現了他們需要明確的認識，堅決的信仰，冷靜的頭腦，和對於一切惡勢力不可調和的鬥爭精神。這一切偉大的品德，都是別的戰士個別或全盤地具備的，然而只有在魯迅一身，牠們是統一起來，集中起來了。

不論在那一個學術領域裏的青年，只要他肯向上；不論抱那一種信仰的青年，只要他肯前進，都受了魯迅莫大的影響。這一個老人的影響如同一個包羅一切的網，每個上進的青年都和牠發生直接和間接的聯繫。這正如同我們的臍帶一般，即使被剪斷了，我們始終是和那個母體——魯迅的影響——分不開的。

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青年和我們導師的關係雖然不及文學青年那樣深；我們社會科學青年雖然沒有文學青年那樣的幸運得到他許許多多的教誨，但是魯迅的精神同樣地指導我們；魯迅的戰鬥，同樣地鼓舞我們；魯迅的努力同樣激勵我們——爲了更善更美的中國，爲了更善更美的社會奮鬥！

我們的導師的一身是爲了祖國的解放和同胞的幸福而奮鬥的。正如他的自傳中所說，他之努力完全是爲了他的國家和同胞。從自然科學到文學，他嘗試着找各種的工具爲他的武器，而他的的確確找到爲一件最適合他的武器——文學。看，他是如此無比地鍛鍊了他的武器，如此無比地揮舞着他的武器；這樣他挺身於這個戰鬥的世界，用他標槍一般的筆向敵人投去，他對於敵人永遠是殘酷無情的！

我們青年人應該學習魯迅的獻身和鬥爭精神。我們也不是爲了寫作而寫作；我們雖然選擇了不同的武器，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文學或藝術，但我們都抱有一個偉大的目的——爲祖國和同胞服務。

我們獻身於這個偉大的事業，我們就免不了鬥爭。像我們的導師一般，我們要揮舞我們各種各樣的武器，向敵人撲去。沒有一點妥協，沒有一點寬容，沒有一點憐憫；這些東西用來對待敵人都是罪惡。

魯迅給我們許多東西學習。這是太多太多了，我們沒有方法可以一一例舉。但是我們能指出最主要的。

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青年精神，他雖然被稱爲『世故老人』，但他真是比我們青年還要年輕，郭沫若先生說，魯迅比他年輕，就是我們二十多歲的青年也覺得，他比我們年輕，因爲他比我們更有朝氣，更有鬥爭的精神。我們要學習魯迅，學習魯迅的青年精神！

我們要學習魯迅仇視市僧的主義的精神。和一切偉大的戰士一樣，他對市僧主義是深惡而痛絕的。無論在敵人或自己的隊伍中發現可鄙的市僧份子，他都是不容情地攻擊的。魯迅鄙棄空頭文人和藝術家，更痛恨投機的無氣節的革命家。魯迅是殘酷無情的，但這只是對於敵人和冒充友人的敵人。所以他決不如有的人的想像那樣冷酷；而是因爲他做了一個時代的戰士，所以對於敵人他是一個不可征服的，頑強的前衛；對於友人，他是一個最嚴格的，最澈底的自我批評的執行者，他叫我們青年不做空頭的文學家藝術家，更叫我們不要做投機的『革命者』。我們要做一個切實的人，切實的戰士。

我們更要學習他不斷學習的精神。魯迅先生是永遠在前進的。數十年來他經歷了多麼長的路程，以我們渺小的青年那能從頭看到他的進展的終局。這只有偉大的崑崙山可

比，牠從葱嶺出發，經過了整個中國的幅員，而達到海濱；這時候在凡眼看來牠的路程似乎是終結了，然而誰知道牠竟然疲過了滔滔的大海，向更遠的目的前進。魯迅一生的活動橫亘中國的文學運動，現在他似乎到了一個止境，然而不，他的事業是沒有終結的，將經過無數無數的世紀由我們青年和我們後代承繼下去。

爲什麼他能不斷前進呢？因爲他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在這個苦難的時代，在這個動亂的時代，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停止了！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後退了？多少人曾經前進過，而終於背叛了！更有多少人間歇地前進和後退着？只有魯迅是永遠踏着堅定的步子鞏固地進步着，一步跟着一步沒有間歇更沒有後退，而是愈來愈快地跑在大衆的前頭。時代的前頭！

我們青年人要不息地前進，但是我們不是在平地上前進的，我們猶如在逆水上行舟，迎着撲面而來的巨浪向前攻去，那麼我們只有像我們的先師一般去努力學習，而且也像他一樣一天比一天進步一月比一月進步，一年比一年進步，直到我們達到了一個永久鞏固的地位，我們還要學習，還要進步，像我們的先師一樣。

魯迅的一生是不斷的工作了一生；自從他獻身給祖國的事業以來，他總是在努力着，勞作着，消耗了他的健康，絞出他生命的力量，直到最後的一滴。所以在二十多年的勞績中他才能完成那麼多，建設那麼多。他不單是中國新文學之父，不單在才開墾的新興文學的園地裏，培植了那樣偉大，那樣光輝的花朵，使他在中國文學運動史上有了一個不朽滅地位，而且他是最忠實的西洋文學的介紹者，他把外國文學寶貴的成果移植到我們的園地裏來，使得牠更加豐富更加繁榮。他更是許多新興藝術的培植者，版畫是由於他一手介紹才在中國發展的。中國全體的青年木刻家都在他的提引下產生出來。他不倦地勞作着，直到病重的時候，他還在埋頭工作，就在他最後的日子中，他完成了許多優秀的散文，這些東西加在他全盤的事業中都像一切偉大的藝術家的『最後的筆觸』那樣重大，那樣完整。直到最近，他還完成了一個工作編成了另一個文化戰士的一個選集。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不知道休息的，爲了他的同胞和祖國，爲了他的民族及其文化，更爲了全人類，他沒有一刻貪圖安逸，沒有一刻想到休息，而現在他把他的全部貢獻出來了。

我們的民族正需要這種不倦的勞作，牠的苦難是更多了，需要無數無數青年的學生的努力去解救。牠的恥辱是太深了，需要無數無數青年不停的奮鬥去洗清。我們青年人是難以擔負得起這個重任的，除非我們學習魯迅的榜樣，像他那樣用盡精力嘔盡心血，來實現我們的事業。所以我們要學習我們的導師對於我們的同胞，我們的祖國，我們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之，我們應該從他學習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們青年在努力使『大我』和『小我』更善更美更真的事業時候，我們要時刻紀念着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先生，只有他做了我們這般光輝的榜樣！

啊，我們幼稚的青年啊，當我們在先師的指導下努力的時候，我們已經感覺到自己的淺薄，自己的幼稚了。現在我們失去了他，不再有他的正確的指導，不再有他有力的鼓勵，我們將覺得自己多麼渺小啊！

然而，我們不能失去對於他的信心，因為他給我們留下來的已經夠多夠多了。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教訓，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鼓勵，從那裏我們將得到無限的指

示。我們將遵循他的指導繼續奮鬥下去，而不失却我們的胆力！

在我們的前面是比我們先師所遭遇過的鬥爭更要猛烈的惡鬥；在我們的前面是比我們先師所經歷過的時代更爲艱難的時代。如果我們青年要不負先師的遺志，不負他一生的奮鬥，我們只有用他的戰鬥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我們的民族將永遠驕傲有魯迅這樣一個戰士，我們的民族將永遠以爲光榮，有他這樣一個工作者爲牠不息地勞作。牠需要他，而且正是在需要他努力的時候，他別去了！這是我們全民族的損失，尤其是在這個苦難的時機，更是不可數計的損失。我們青年人即是有這個雄心來補救，但我們的力量一時怎麼能負得起呢！

但是，朋友們，用我們集體的力量，我們將能夠努力負擔起的，我們從魯迅來，我們必須做魯迅式的戰士，用魯迅的精神來鬥爭！

魯迅去遠了，但他打出來的血路仍在我們面前！

我們要用魯迅的精神來完成民族解放的事業！

魯迅先生又有一比

徐懋庸

魯迅先生謝世之後，人們照例紛紛發表起蓋棺之論來了。大部分的概論當然是對的，如說先生是「強韌的戰士」。『前進的導師』之類，因為這些點原來極其分明。至於對先生的性格，生涯，思想，事業作客觀的精密的分析的文章，一時還沒有人做出，但本來這確是一樁極困難的工作，因為先生的五六十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非常複雜的，任何個人之力，恐怕休想研究得周到。一本詳細正確的「魯迅傳」。也許有待集體的地來完成，而且並不是目前和短時的將來的事呢。

魯迅先生是曾被擬稱為「中國的高爾基」的，從在文藝界的地位以及對於文藝青年的影響上說，先生之在中國，誠然很像高爾基之在蘇聯。但據我看來先生的一切，實在更像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服爾泰（V. Voltaire）。

魯迅先生的在中國的五四運動中出現，就完全好像服爾泰在法國啓明運動中的出現。

有一部描寫服爾泰的生活的美國影片，前年曾在上海公映，中文的片名譯得非常之好，叫做『筆戰強權』。服爾泰就是用了他的筆，反抗了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政府和教會的強權，掃蕩了當時的社會上的一切穢醜的。『掃蕩穢醜』(Terroriser Pinfame)，就是他的一句有名的口號。魯迅先生也有這樣的一枝筆，它的名稱叫做『金不換。』

服爾泰的生前，儘憑怎樣地遭放逐，下獄，幾乎每出一冊書都被政府和教會的諂媚之徒查禁，然而他畢竟替他的真理猛烈地打開一條道路。他終於使得君主們教皇們都去奉承他，巍巍的寶座在他的面前發抖，半個世界留神傾聽他的每一句話。他用了獅子的大笑，毀滅了一切舊物。他以『透關的智力化憤怒為嬉謔，化烈火為光明。』魯迅先生的一生，雖然不會受到政府和禮教派的奉承，但是它種種不是跟服爾泰完全相同的麼？

『服爾泰的工作，比同時代的任何人來得堅苦，成就也最多。他曾說：『不做事等於不生存』。『一切都好，除開那些游惰的人。』他的秘書說他唯獨在光陰上是個吝嗇者。他自己又說：『一個人必得儘其所能給自己工作，使生命在這世界上支持得下。：我年紀愈增，愈覺工作為必要。工作歷久變為最大的快樂，且代替了對生命的幻

想』。『你如果不願自殺，就應該時時有些事情在做』。——這些話，不也就是魯迅先生所曾說過而且所曾做到的麼？

史家說服爾泰的容貌毫不動人，而且具有他那時代和地域所具有的許多缺點，但是反過來他又是很仁慈，體諒，慷慨地化費他的精力和金錢，幫助朋友如攻擊仇敵一般的熱心。他筆頭一掉就能殺人，可是只要人家走前去求和又馬上卸除武裝了。——這裏所說的最後一點，許多人一定以為是魯迅先生所不具的，那是他們誤解了先生的遺囑上的話了。先生所永遠不想的，只是永遠怙惡不悛的敵人。若對誠心悔悟的人們，魯迅先生也是極其仁恕的，他的生前，這類的事情實在很多。

服爾泰是在八十三歲的高齡上離開人世的。雖然當他自己倒下去的時候，他已是個勝利者，但是他有一個很深的遺憾，就是不及親見他所希望，他所催生的『黃金時代』的實現。一七五五年，他曾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說：

『我看見什麼東西似乎都在廣播着一個革命的種子，這個革命免不掉早晚要來臨的，但是我不會有目睹的快樂了。法國人總是遲到，不過終究是要達到的。光明如此一

人傳十，十人傳百的傳開去，將來只要一觸就會燦爛地爆發起來的；那時將有一個不經見的大變動！年輕的人真運氣？他們將瞧見多麼好看的东西。」

魯迅先生也懷着同樣的遺憾而瞑目了，而且他實在比服爾泰更不幸，他只能活到五十六歲！要是他也能活到八十三歲！那麼他一定能夠親見『好看的东西』的全部了。但從另一方面說來，魯迅先生已是大幸。據醫生說，倘不是抵抗力特別地強，先生是早已在十年之前被肺病奪去了生命了。假如先生在十年前就謝世，那麼他連中國的已經完成的一角『好看的东西』也看不到，那時的懷着在『鐵屋子』中的悲觀的心情的他，抱恨一定是更深的。

據說服爾泰當病重之際，照例請了一個祭司來聽他懺悔。但他問道：「你從那裏而來？」祭司答道：「就從神自己」。服爾泰接口道：「那末你的憑據呢？」這祭司被問得只好逃走了。後來服爾泰請另一個僧侶來聽自己的懺悔，那個僧侶提出條件，要他在信崇天主教的宣認書上簽字，才肯替他解罪。但服爾泰反抗到底，反而寫下一個條文，交給他的書秘道：「我敬神，愛朋友，不恨仇敵，深惡迷信而死。服爾泰。一七七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

寫這遺言時，是在他瞑目的三個月之前，這與魯迅先生的預立遺囑，態度，內容，都又多麼相像。

這樣的列舉下去，還可以寫出許多可說魯迅先生爲『中國的服爾泰』的地方來，但我不再寫下去了。我相信這種比擬，並不是無聊的，我們將來研究魯迅先生的時候，實在有參考服爾泰的傳記的必要，這能夠幫助我們更深的理解魯迅先生。十月十五日

附記

魯迅先生死後，我的痛苦和感想非常複雜，一時實在說不完。除了在得噩耗的當日寫了一副輓聯，次日瞻仰遺容後又替光明寫了一篇短文之外，應通俗文化之約而作的上文，才是第三次發表意見。

我的那副輓聯，是被治喪處的不知誰某取消了，他對人宣傳的理由，是其中有諷刺魯迅先生之意。這真完全是胡說！好在聯上的文句我已寫入光明上的紀念文內，許多人已經看見了。那上聯是：『敵乎，友乎？余惟自問。』這是說，我到底是先生的敵人，

還是友人呢？這我只問自己就是了，這『問』字還可以作『責勉』解。下聯是『知我，罪我——公已無言。』這是說，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處，壞處，都不吝批評，但現在是『無言』了，在我這面是不能再受教誨了。——雖然這樣的解說，反不如原來十六字中含意之深切沈痛，但對於那個取消它的某人，實在只有這樣的把『文言』譯成『白話』給他看，才能使他懂得了——要是他本也懂得，偏是故意曲解，故意取消的呢，那麼此人的居心，實不堪問了。

選自通俗文化四卷八號

觀感所及

金 秋

二十號的早晨，我是照例被弄堂裏那陣刷馬桶的大合奏和衝窗而入的臭氣，從狹窄的亭子間裏趕了出來。也是照例在馬路的轉角上跨上了電車。但剛剛坐定了身體，在緊靠着我右手的一位西裝先生手頭的報紙上，却看到了這麼個驚心動魄的標題：

『魯迅昨晨溘然長逝！』

捧着報紙在讀的這位先生是完全浸沒在這條新聞裏，我哩，也已感覺不到身子是在電車上。

死了，魯迅先生是確實死了，已經有一整天！我的心頭像注進了鉛那樣的沉重起來！

飛馳着的車子陡然被煞住了，車輪在鋼軌上軋出一陣令人頭痛的怪響，大家的身體也都不由自主地搖擺了一陣。在這劇烈的震動裏我這才像從惡夢裏醒來似的，舉眼一看，我們的車子是停在十字路口，兩輛大卡車，滿載了所謂友邦的兵士，正風馳電掣的從眼前橫穿了過去。

在這樣的情景之下，更使我感到魯迅先生這偉大戰士的死亡，實在是我們無可比擬的損失！

這日一整天，我在辦事室裏雖然照常做事，然而總像丟失了什麼似的，心頭有無限的悵惘。

第二天，從報紙上知道瞻仰遺容的時間就要在下午二時截止了。上午走不開，我只

得乘中午十二時至二時的吃飯時間，趕到萬國殯儀館去。在肅靜穆悲壯的氛圍中，在花園輓聯的環繞裏，我最初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了我們大衆的魯迅。他那深陷的兩頰，我是常常在多數人的面孔上看得到的；但他那濃黑的鬚眉所顯露出一種剛毅堅定的氣魄，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然而那緊閉着的嘴唇，已經不再能爲我們大衆多說一句話了！死，從我們的大衆的身邊，把他奪取了！

我沒有哭，我希望大家也不哭；因爲我們的敵人和那些奸細們正張開了染着血腥的唇在笑哩！我們深心的悲痛，應爆發爲火樣的忿怒，踏着這巨人的足跡前進！向着侵略與壓迫者的陣營進軍，向着那自由與光明的前程！

我，和那些不認識的弟兄們。都肅然地向着這巨人的遺骸致了敬禮。緩緩地移動了脚步，走出靈堂以後，我又匆匆地離開了那兒。

雖然離開了那兒，心裏却時刻浮起一些關於這巨人的念頭。是的，他要人家忘記他；但像他這樣英勇忠實的鬪士，誰又能夠忘記得了呢？

因爲忘記不了，也就更想知道人們對於他的死亡所流露的悲悼。每天，我只要能抓

到幾種報紙，總要儘量的去搜尋關於這方面的各種文字。我從這方面相當知道了魯迅先生安葬那天廣大羣衆熱烈沉痛的表示；我從這方面也看到了作家們，青年們爲魯迅先生的死亡而寫的一部分紀念文章；並且我還從這方面懂得了書店老闆做生意賺錢的門檻。

書店老闆乘機會大登其魯迅遺作，以至魯迅論，魯迅批判等等廣告，其目的只不過是爲了在死人身上多賺幾文錢。但某些文士先生於寫文紀念魯迅的時候，她們却比書店老闆更有目的。自然，而今是不便以對付活魯迅的手法對付死魯迅；滿腹珠璣，巧於爲文的老爺們知道那末一來，廣大羣衆會要鳴鼓而攻之的。所以便是看魯迅爲生死敵的角色，此刻也裝作豁達大度的，爲紀念魯迅先生而執筆爲文，甚至還有枉駕殯儀館，致最大敬意的。但是，認真他們而今也認識了魯迅的精神嗎？不，諺有之曰『兵是兵，禮是禮』。只要你仔細的把他們的文章瞧瞧，就可以明白所謂紀念哀悼也者，較之於『魯迅先生遺作展覽特價紀念』的封面廣告還要別具作用而且混蛋。譬如說吧：有的在大文裏頗爲慨然的說：魯迅太愛動氣，動不動就和人家鬧翻了。如其不這麼發老火，如其不把精力消耗在和人家爭論上去。他就不會死的這麼早，成就也還要大。在這種說法裏，巧

妙地把魯迅先生那種疾惡如讎，敢爲大衆說話的精神遮掩過了，却換給你一個氣度狹小的印象！又譬如：魯迅先生曾稱之爲老爺的某文士，在他紀念魯迅的大作裏，首先引用了蔡元培輓魯迅的那句「作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然後長長一大篇的只寫魯迅先生關於中國小說史的成就，給以「中國小說史家」這麼個大銜。與位老爺自然不是沒看到蔡先生聯中的「非徒」兩字；也並不是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與奮鬥精神；但他有意的要迴避掉，不願予以估價，只提他老爺心中認爲無刺的這一節兒，肯定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功績。當然囉按照他的意思，人家僅僅乎這麼去了解魯迅先生就頂妙了！

其他可舉的例子自然還有；但總括一句，說話有不同，目的都在於企圖使廣大羣衆跟着他們的觀點去看，不至如實的了解整個的魯迅！尤其要不至了解疾惡如讎大衆戰士的魯迅。

當然，以上只是少數別具用心的老爺們，至於大多數的作者及廣大羣衆，在他們哀悼魯迅先生的文章與行動中，是充分發揮與反映出了這不屈不撓，忠於大衆的英勇戰士

的真精神。這種精神絕不是以上那類卑劣文士的筆尖兒所能湮沒的！

非但不；便是在比較落後的作家中，我還看到一位因了魯迅先生的死，在悼念的文章中，沉痛的寫道：『像我這樣一個失敗主義者，是沒有紀念老戰士的資格的。』

實在，面臨着魯迅先生這面偉大明澈的鏡子，不是發昏到十足地步的昏蟲，在內心裏總是要感到慚愧的！因為魯迅先生奮鬥的生活中，是從不會與惡勢力妥協過，他始終一往直前，忠實地站在大衆方面，作大衆的喉舌。就是在這次大病之後，死亡之前，他也不曾把調養身體看作一回事，繼續鞭策他自己加速度的工作，更英勇的奮鬥，一直到死！

現在他是永久的休息去了，然而他已給我們工作得很多。從他那顆偉大的心裏湧流出來的作品，正滋養着我們大衆。而他那忠勇的鬥士風格，更使我們大衆望而奮發。這些使我們堅強，使我們更勇邁地向着自由與光明的路向，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雖然他不再能給我們多說一句，不再能給我們多寫一篇，不再能向我們大衆的敵人投擲他的投槍；然而我們踏着他的足跡，我們也將和他一樣的堅強果敢！我們大衆中間

也將產生無數爲大衆自己說話，寫作，向敵陣衝殺的忠勇戰士！

我們已是飽受了敵人的牙眼；我們忍夠了敵人的屠殺與蹂躪！我們要報復，要把那無物之陣掃蕩個精光！要把那強鄰的坦克，飛機戰艦駐軍驅逐出境！我們要以我們的創造自由與光明！

奮鬥！弟兄們，必須以魯迅先生那樣嚴肅，忠實。堅定勇敢的精神奮鬥到底，才是真生活！我們要管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要對着魯迅先生這面偉大的鏡子嚴正的糾正自己的生活，使我們自己在戰鬥中堅強起來。

前進，弟兄們，前進！除了這，我們就夠不上談紀念我們偉大的老戰士！

錄自通俗文化四卷八號

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史的地位

天行

中國現代史，一般史學家都從中英鴉片戰爭講起。從鴉片戰爭一直到現在，可以作爲分期的大事，就我的意見，只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五

卅運動」。這四件大事發生的背景本質和它在中國現代史上的任務是不同的。簡略點說，戊戌政變是中國會李等所提倡的官僚工業的反映，辛亥革命是南洋美洲華僑的商業資本的反映，五四運動是歐戰時間中國國內民族資本主義暫時抬頭的反映，五卅運動是歐戰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重新衰落而國家社會主義一時崛起的反映。這就是這四件大事本質的「異」的方面說。但這四件大事也有它的「同」的方面，那就是無論戊戌、辛亥、五四、五卅、都負起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偉大的任務。——自然，論到對於這偉大的任務盡到了怎樣的程度，那又是各自不同的。

在這偉大的歷史的歷程裏，出現了許多的戰士，代表了他自己或他所願意代表的社會層在呼喊，在抗戰。但因為帝國資本主義的來勢太兇狠，因為國內封建的力量太堅固，有些戰士們死在前線，有些戰士們受了傷退到後方，有些戰士們甚致於中途變節，丟棄他的任務，出賣他自己所托生的國家和民族！

、這在變幻萬狀的歷程裏，魯迅先生以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出現，而且一步一步地前進，領導着這偉大的時代前進，由辛亥而五四、而五卅、而一直到了反帝反封建最後的

關頭的今日，用他的嘴、他的筆、他的心血，在轉戰，在陷敵，在突圍。在他離開了他的同伴們的前夕，仍然帶着病保持住最勇敢的戰士的姿態。

所以，要了解魯迅先生，不能僅僅從文學或思想方面去了解他，而應該從整個中國現代史的演變上去了解他的戰士的行動——這堅貞的，英勇的三十多年始終不懈的戰士的行動！

魯迅先生死後，大公報的短評記者對他表示不滿，那是無足怪的。停留在戊戌政變的官僚資本家的意識的階段上的人物，只會同意憲政派，進步黨、研究系、政學系的妥協的行動，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

十月二十二日晚報登載魯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的談話。他說魯迅先生初期相信尼采主義，最近轉變到虛無主義。這位五四時代偶然出現沒有受傷而立刻退回到後方的周作人又怎樣能了解魯迅先生五卅以後一直到今天的行動？

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長期的戰士，而不是中國現代史上某一階段的戰士。

魯迅先生在今日是領導中國全民族前進的大師，而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保鏢。紀念魯迅

先生，只有用英勇的苦鬥的反帝反封建的行動去紀念他。「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這是這位戰士、大師最後給我們的命令！

十月廿四日

選自生活星期刊一卷廿二號

片段的記述

景宋

魯迅先生平常舉動和談話，有許多精到的地方，我想：隨時把可記錄的摘寫出來，久而久之，把這種材料選擇編輯一下，或者也可使人對於他的文字有更清楚的瞭解。可惜記錄了不幾天，他就病了。病中一直沒有功夫繼續記下他的談話，所以這一片段，是很不完備的。而且當初滿以為編輯成帙的，可以由他校正，想不到會要在現時的情況下發表。那麼，不妥之處，自然應當由我負責了。

五月八日

晚間我拿起筆來預備寫些字，他問我寫什麼，我把意思告訴了。他表示不願意，這

我懂得的；他以爲不值得如此做。但歇一下他又說：『要寫，就壞處也得寫。』他處置自己的時間，與其說是爲我的，無甯說是爲人。只要對於別人的希望可以滿足，有時就是極不認識者的通信，他也並不看重自己的精神而置之不理，如一些名流們一樣。雖然仍有許多人覺得他的信欠詳細或竟不覆，因而招致無聊的不了解的譏刺函件，使他痛心。

他自己的文稿也不愛惜，每一書出版，親筆稿卽行棄掉。有時見我把棄掉的保存起來，另一回我就見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諷刺，說沒有這麼多的地方好放。其實有許多不大要緊的書，倒堆在那裏，區區文稿會沒有地方放？不過他不願意保留起來就是了。曾經有一次他的『錶』的原稿給賣油炸鬼的人拿來包油炸鬼給買客，剛好那張稿子落在一個朋友手裏，我聽見好像身上受了刀割那麼痛傷我的心，然而我時常眼巴巴的看他把原稿弄掉，我歪不過他。唉！

今天上午吳先生親自把『死靈魂百圖』精裝本送來。是那麼精緻的一本圖，我們看了都很覺滿意。照目前社會情形，尤其書業情形，是很難做的；購買力薄弱，智識程度

低下。但他是不管的，爲了讀者。雖然有時印刷些講究的書籍，因而有人譏笑他。他的深意却另外存在着。他說：『我的印好書，是有將來的，別人不注意將來。所以就沒有把現在的東西好好保存起來留給將來的人做糧食的心意。那裏是爲的滿足我自己。』

每一種新出版物到手時的高興，是沒法子形容的。吳先生一走，就興匆匆地一本一本包起來，要使得朋友們趕快收到。這種替人設想的一種無我心情，我是時常體會到的。他的精神感動了我，自然不由得我也在旁給拿包裹紙哪，繩哪，漿糊哪等等，共同把書包紮起來，眼看着一包包的書橫在案頭，這纔靠在躺椅上發出滿足的微笑，有時且計算朋友們收到的日子。

這種包裹細紮的瑣事，雖是委之別人比較自己省力，然而他是不肯的。非如此做他不覺得滿意。並且時常說：做這種事就是我的休息。真的，他從沒有好好休息過，總是手，口，腦輪流的使用。每當嘴談天時，手算休息了；執筆寫字時，手腦并用，口休息了；此外，斜靠在躺椅上，不是在看書就是在那裏構思。有時我想：他磨練成機器一樣了。別人看得實在太苦了，而他並不在意。自然修理機器也是第一要緊的事，否則要損

失牠的生產力的，但至今沒有好好地修理一下，真令人難過。

五月十日

下午黎先生來，談起有些刊物要求老作家每期投稿之類。他以為：

(一) 每種刊物應有其個性，不必雷同。目前各種刊物，總是這幾個人投稿，是不好的。

(二) 新產生一刊物，由老作家稍為幫助一下，三兩期後，便能自己辦起來，像『譯文』初時情形一樣，那是對的。如每期都需要幫助，好像背着一個人走鋼架，不但走不動，而且有令背的人跌下的危險。

(三) 辦刊物應多量吸收新作家，範圍要放大，不可老在幾個人身上，否則要拖死的。

晚間和C先生談話，說起『中國將來如要往好的方面走，必須老的燒掉，從灰燼裏產生新的萌芽出來。』更加重說：『老的非燒掉不可。』他是對於舊的渣滓毫不愛惜地割棄的，這是他執着不放鬆的確信。他太愛新生的進步產物，同時更太討厭舊有的污

穢。

他又說：「中國人所謂沒有出路，不是替大多數人着想，他是爲自己沒有出路而嚷。譬如楊邨人等之找出路就是這樣。」

談到中國的黨員和日本黨員之不同處，他說：「日本因政府壓力過大，做文學的人許多都變了。他們雖則表面似變，但在思想信仰上如故，不過文章上表示緘默而已。中國則不然，他們多要做反叛的文字，亂罵一通。」

五月十一日

同C先生談起中國人的極端性。他說：「中國人對於某人的觀察，因其偶有錯誤，缺點，就把他的一切言語行動全盤推翻，譬如有人找出高爾基一點壞處，就連高氏全部著作都不看。又如吳稚暉不坐人力車，走路，於是崇拜他，反而他的另外行爲，比損害一個人的體力更不止的一切，都可抹殺。又如孫傳芳晚年喫素，人們就把他的殺人凶暴，都給以原諒了。」

講起小孩子的難對付。他（小孩）知識稍爲有一點，首先問：天上面有什麼東西？

答說空氣。再問空氣之外有什麼東西……。看見了桃子，問那裏來的？說核種出來的。又問沒有核的時候，最早最早，桃子是甚麼東西生出來的？第一個是哲學問題。第二個是物種原始論。這種題目到如今還答不出來，而小孩子首先注意到。怪不得野蠻人要歸之於神，大概是無可解答時的答覆呀。

他以為中國人寫文章較別國難，因中國文字實在太不夠用。所以寫作時幾乎個個字在創造起來。如果要照文法第幾條，那是不可能的，要自己做出新的文法來。外國字則每個字有單獨意義，中國是分不出來的，有時加上形容字，也覺得不妥當。

對於中國人做事的沒有持久性，他也很不也為然的。他說：『中國沒有肯下死功夫的人。無論什麼事，如果繼續收集材料，積之十年，總可成一學者。即如簡便而微小的舊有花紙之收集，也可以觀測一時的風向習慣，和社會情形的一般。』

他本身拿文學做武器，和一切惡勢力奮鬥。可是他時常感慨於文學力量的薄弱，不切實，他希望文學從實生活中產生出來，所以對人談到這問題，他就說：『文學以後不能算他職業。——教書喫飯例外，專門學者例外——科學家……無論什麼人，於自己職

業之外，對文學有趣味，工作剩下來的時光，把從實際得來的寫出來，各人經驗不同，表現的當然五花八門。可是向來一般人對於科學算學……不願意努力的，都投向文學這一條路來，或美術上來，這是很不對的。不過這種情形是畸形的。而近來女工，勞動者，每一篇文章出來，容易引人注意，就因為他們的生活充實，自然有一種力量存在着。」

談到在上海做文章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比譬。他說：『海上文人，各有各的本領，我們不可輕看他。你看見他表面上笑嘻嘻，一動也不動，靜得很，一點真意也得不出來。我時常想：他們好像菲洲 Jungle裏的動物，矮樹林裏，看過去極平常，毫不可怕。可是如果真接觸到時，就各有各的本領。』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魯迅先生與新書業

許欽文

魯迅先生是我國新文學的先驅；他的作品在文化史上劃下了不可磨滅的條痕，是大家所共認的。爲着抗暴扶弱，他奮不顧身的鬥了一生，成了偉大的戰士，也已用不着

在這里多說。

在揮着大刀闊斧同惡勢力猛烈的鬥爭中，魯迅先生，同時還慘淡經營新書業，這或者還有些人不會注意到。

所謂經營，自然只是指導與扶助。純粹的新書業，可以說是由北新書局開始的，其次是未名社，都是以魯迅先生的著作爲基礎而逐漸發達起來的。

雖然因爲主持的人，有的死了，有的須做更重要的別項事業，未名社已經中止出書；但在文化界的影響，將永遠存在。北新書局，固然正在增長不已；而且多少新書店，直接間接，都是受了這書店的影響而成立的。

在雜誌上，只要登着魯迅先生的文章，銷路就可以保險。只要有兩種魯迅先生的書：開起書店來就總可以發達；所謂「文壇權威」，並非沒有道理。但這只是後來的事情；當初，有了版稅他不拿，用在印行別的書籍，他自己仍然節衣節食。

如今上海的文化街上，新書業的店舖已比舊店多得多；雖然新書業者，不能像幾家舊的大書店的使用特殊手段推廣銷路，可是活躍得很，前途是很遠大的。這些新文化的

一朵朵的鮮花，由魯迅先生開始培養起來；飲水思源，我們應該紀念他。

不消說，新書業與文化的進展有着密切的關係；蓋棺論定，我國新書業得有目前的現象，好像也該算作魯迅先生的功績，不過我們，不能把這事情看得很簡單。

魯迅先生初次作稿的時候，是投到某大書店裏去的，可是不收；寄去，退回來；再寄去，又退回來；因為他的文章富於革命性，而大書店只知道墨守成法，而且文藝作品，重在創造，表現的方式是力求新穎的，而一般編輯的人，腦中只有幾篇古文的格式，不符成見就認為不對，因此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等到退寄了的稿子在別處發表，已為許多讀者所歡迎，還以為是怪事，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太淺。

在井底蛙主持的地方不能謀發展，魯迅先生才另覓途徑。那麼他的培養新書業，實在是不得已的。文學的宣傳，在同惡勢力的作戰士，只是武器之一；要出陣得先自己打刀鑄劍，要種花得先自己開墾荒土，魯迅先生太苦了！

然而，只要有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怕新書店老大起來；新書店老大以後，可以再另開新書店。

雖然由於不得已，魯迅先生，總也已經附帶的養下了個新書業的孩子。在這工作中，李小峯君及其夫人蔡漱六女士，都是非常得力過的助手；他們時常弄得滿頭油汗，當北新書局初在北平翠花胡同成立的時候；我看得很感動，留着深刻的印象。

選自青年界十卷四號

一個不倦的工作者

黎烈文

在萬國殯儀館魯迅先生靈前幫忙照料的幾天裏，看到千千萬萬陌生的男女對着他的遺體的那種悲傷依戀的情形，我忍不住時時酸鼻，這原因是在分有着大眾的悲哀以外，還有許多私人的悼痛。

別人不過從魯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響，而我却是近幾年來常常在他家裏走動，當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勵的一人，望着那靜靜地睡在許多花籃花圈當中的他的遺體，再回憶着那永不能夠再聽到的但又彷彿還在耳畔的他的談笑，我無論如何也不願設想魯迅先生已經死去，我祇能把他當作是暫時的假睡，給予他的敵人們的一個嘲弄。

然而魯迅先生是被我們殮了，葬了，終於連那靜靜地睡着的遺體也不再給人見到了，雖說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可以永垂不朽，但在我這常常接觸他的音容的人，總不能不有一種幻滅的實感，一種無常的深悲，當我在執筆寫這篇紀念文字時，我還彷彿彷彿，覺得一切如夢。

x

x

x

關於魯迅先生的回憶，在我腦中紛如亂絲，我不知道要從何寫起。我現在祇能夠提出一點來說說，那就是他的不倦的工作的精神。

凡是讀過魯迅先生的著作的人，都可知道他不單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其實還是一個刻苦的學者。他的舊學的淵博，無疑的，在後一代的文人中是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的，而他對於外國文學的修養，也實在廣泛得可驚。他向來注意的俄，德，日本諸國的文學不用說，就是他所不很注意的法國文學，他也藏有幾個重要作家的日譯全集。我起初以為他不過買來參考罷了，但後來談天的時候，才知道像法布爾，佛羅貝爾，紀德諸人的著書，他是通讀了的；他還告訴我，預備晚年把法布爾的昆蟲記全部翻譯出

來。

有人說魯迅先生把最後的一滴血也喂養了中國的讀者，我覺得這話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他生病了那麼久，剛剛坐得起來，便親自折疊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再好一點，便替一個亡友校對幾百面的清樣，而熱度還沒全退時，他已寫信，撰稿，和病前全沒兩樣。

●當中流初辦時，我是祇要有着魯迅先生給他的捷克文譯本「短篇小說選集」寫的一篇序文（見中流第四期，）就已滿足了的，可是當這篇序文已經排好，創刊號快要出版時，他却寄來了『……這也是生活。』以後第一期，第三期他都出人意外地寄了稿子來，弄到這篇序文一壓到第四期才得登出。此外，他還用着『曉角』的筆名，給中流寫了許多補白『立此存照。』到後來，補白寄來太多，雖然他附信希望當期登出，我却因為篇幅關係，不能不留下一兩條在下一期發表。實在說來，魯迅先生是憤懷時事，如鯁在喉，非吐不快，而有些人竟以為他病中的文章都是朋友催逼出來，把他的熱情的工作說成了被動的行為，這不但是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的不夠，同時也可說是加在這位誨人

不倦的哲人身上的一種侮辱，說來使人痛心。

現在魯迅先生死了，他的天才已跟着他埋入黃土，那是沒有辦法可以學的，但他那種不倦的工作的精神，我們却非拿來當作榜樣不可。要大家都像魯迅先生一樣抱定一個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黑暗勢力的壁壘才有攻破的可能。

選自中流一卷五期

悼魯迅先生

桐華

魯迅先生終於死了。這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我們有未完成的浪漫主義者，然而我們却祇有一位完成的寫實主義者——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是我們現代中國底頭一個寫實主義作家，也是我們中國底頭一個進步的社會的作家。文學在過去是詩人騷遊客們底遊戲；到了魯迅先生，才換了它底面目。

魯迅先生在現代中國的地位，是和果戈里在十九世紀俄國的地位同樣的。果戈里是頭一個具有社會良心的俄國作家；同樣，魯迅先生也是我們底頭一個。有了果戈里底

外套，才有了俄國十九世紀的文學；有了吶喊，才奠定了現代中國文學基礎。吶喊是我們現在中國文學底起點，也是它底不磨的紀念碑。

魯迅先生是個天生的 *Stylist*，他底文章是不容許任何人追隨的。他是個無詩的詩人，他底頭上戴着荊棘之冠。沒有一個人能更像他那般來主張詩人底權利的。詩寫在他底靈魂裏，並沒有寫在紙上。

魯迅先生底靈魂是美麗的：他寫出來的一切都美麗。他底生活態度是勇猛而謹嚴的。他沒有浪漫主義者們底五分鐘的熱度，他底熱是冰冷一般地熱；是熱一般地冰冷。在他，一切都是被壓榨了的。那裏沒有澎漲的空氣；而祇有冰冷的液體。

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底著作將要生了翅膀一般的，飛到廣大的民衆間去。他們在飢渴着，在向他要求精神的糧食。但他給他們的不是安慰，不是蜂蜜；而是刺激，而是苦杯。他永遠刺動着他們底靈魂，使他們清醒，針兒一般的。他決不允許他們個人主義者的陶醉；但因為這個，他們越忘不了他，越對他生起景仰。這也正是寫實主義者們底厲害之處。

郭沫若先生底作品使我們靈魂高揚，使我們解放，郁達夫先生底作品使我們底心兒安慰，使我們落淚；但祇有魯迅先生底作品使我們憤怒，使我們猛醒，喚起我們那靈魂深處的戰鬥的精神。他不是一個老太婆，不是一個風流詩人；是一位戰神 Mars。但他決不打虛張聲勢的仗的。他底勇猛是隱在他底眉宇之間；憤恨是壓在牙根裏面的。他不是個無抵抗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者的。他底教條——見他底遺囑——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要忘了，魯迅先生是會用牙咬死他底敵人的。

魯迅先生底夢，決不離開這地上。他決不作浮士德式的幻想，他不想飛。因為這世間有黑暗，也有光明；而人生的價值是在戰鬥。

人們應該注意魯迅先生底出發點。他不是爲了完成自我而從事文學。他澈頭澈尾地是個愛國主義者；他也澈頭澈尾地是個國際主義者。紀德那句名言在這裏是應該被想起的。

魯迅先生深愛中國底民衆，可憐他們底無知和苦楚，痛恨給與他們這苦楚的統治階級。他認爲中國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座吃人的廚房，而四千餘年的文明却祇有兩個時代：

一、想作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魯迅先生十年前分折中國底現實，像下面這般說：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去呢？百姓是一遇到莫明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入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地「穩」，暫不至於想作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世界，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魯迅先生大呼一聲：『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些話，我們應該牢牢記在：這些話，過去的任何中國作家都沒有說過。『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關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席的廚房。……』

「這人肉的筵席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青年們永遠不要忘去魯迅先生棄醫從文的那段插話啊！魯迅先生之從事文學，並不是由於發揮自我，並不是由於熱愛藝術，而是由於對中國統治者們的憤怒啊！這正是魯迅先生之所以比任何中國的作家對於我們都要寶貴的原故！而魯迅先生之所以比任何中國作家還要偉大，也就在這裏！

在我個人，我不知道怎樣感謝魯迅先生才好；魯迅先生是我十年來的精神上的鼓舞者，此後也將是這樣的。在先生底偉大的，戰鬥的影響之下，我走到了革命這邊來。同樣，我死去了的兩個友人也是這樣的。他們比我果敢，有為；他們已經為事業犧牲了。死去了的先生，還記得這些麼？一九三〇年的暴風雨的夏天，曾有三個青年向先生問路；現在其中的兩個已經死去，被問的先生已經死去了！寫到這裏時，泉水一般的眼淚，不能不使我住筆……

文學的事業，是能以沾光取巧所完成的麼？個人底偉大，是能以用陰謀，策略所造

成的麼？想到先生臨終前所受到侮辱和誹謗，我真是憤不欲生！一兩個無才無德的青年，二三個造謠生事的臭文人，使得先生在臨終之前都不得安息！然而中國的大眾們將要永遠記着先生底偉大，先生的令名要與日月爭光；而那些敗類，驕橫之徒，將要和垃圾一起被人扔到臭坑裏去！……

青年們是應該切實讀一番魯迅先生底著作的。這祇會與你有益；而決不會有損的。我們底許多青年家和理論家，還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不然理論綱領背得溜熟，而你還是一位粗劣的『靈魂工程師』。

魯迅先生死了！這損失是無可補的！老少作家們都一起努力吧！担負起他留下的未完的工作！

最後，我要大呼一聲：魯迅先生是不死的！他底反封建，反地主資本家，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底勇猛的戰鬥姿態和他底光輝的著作一起，將要隨着日月而愈加光明，愈加燦爛！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東京。

悼一個不斷戰爭的英雄

魯迅先生

楊晉豪

跟着今年六月八日高爾基的逝世，被稱爲『中國的高爾基』的魯迅先生，不幸在十月十九日清晨，被那控制了他的生命有十餘年之久的肺病所毀滅了！

可是，那在潰爛着的肺癆病菌雖然能夠以十餘年的侵蝕，葬送掉了魯迅先生的生命；而那在潰爛着的社會勢力，以長久深固的傳統，却捲沒不掉魯迅先生的精神！

這是因爲魯迅先生一跑進文化界中來，就在不斷地戰鬥着；他用了『打落水狗』的態度，鞭斥着舊時代。他微笑，而實則嚴肅；他從容，而實則緊張。他不容情地打擊着一切掩蔽光明的真理和阻害社會的福利的人物，而却真情地愛護着大衆。

他從五四時代起，便猛烈地向着封建勢力進攻；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一發表出來，就給予讀者以對於舊禮教社會的痛惡的印象；他的阿Q正傳流遍在全世界的大衆之中，揭露着封建地主對於貧農的壓榨，以及大革命中一般新興資產階級和

地主相勾結來投機包辦，奪取政權的醜劇。他在莽原中披荆斬棘，一把利斧嚇慌了在縱橫馳騁着的狐兔；他的短小的語絲，揶揄着嘲弄着各種虛偽、暴虐、和奸險的面容；他在奔流之中，散佈着中國文藝界燦爛的光芒。到了第二次大革命的五卅時代，雖然曾被以『語絲派』的稱呼，與創造社作過關於『革命文學』的激烈的爭辯，但他自己並不會否定過文學對於社會生活的作用，也沒有真正反對過那革命文學發生的時代意義。只是當時的革命文學的主張者方面，站在一種機械的孤立的觀點上面，關起門戶排斥那些與封建社會戰鬥了多年而可能邁進一步的戰士的態度，使得魯迅先生懷疑起他們所高張的旗幟是否真實可靠，以致低估了他們的呼聲。

果然，由於這一次的爭辯，而使革命文學運動踏進了更確適的路線上去，魯迅先生同情革命文學的態度立即顯露了出來。他開始播種着新興文藝的萌芽，而它立即成爲一枝強有力的鐵樹，放出了照耀着大衆的最明燦的奇葩。接着，他又指揮了巴爾底山的遊擊隊，向包圍在四周的高壓力衝鋒猛攻；當『巴爾底山』被炸毀以後，他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在組織的實際工作上面，在許多大衆的園地中，散播抗戰的種子；一直到今年，

他還唱出了海燕之歌；當他死前的一刻，還用了他的傳聲筒，要向中國的文化界上吶喊。

作爲一個諷世畫家的固執的老頭子，他跑進了文化界上就沒有休息過，他爲了反封建勢力而戰鬥，爲了反帝國主義而戰鬥，爲了反漢奸賣國賊而戰鬥，他這一切戰鬥的力量，是熱忱地奉獻給了新掘發的真理上，——起初是德莫克拉西，後來是無產大衆的身上。

這是一個中國文化界上的不斷戰鬥着的英雄。現在他離開這世界了，他雖然沒有像高爾基一樣能夠親眼看見已經確立了的新興社會，可是，無疑地，一個新興社會已經在他的奮鬥和無數人羣的努力中在孕育着了，承繼而且展開他的功業，以催促這個新興社會的誕生，是我們現在追悼魯迅的一點意義。

自然，我們得知道，魯迅先生並不是一個作爲被崇拜的偶像的聖人，所以，對於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有加以批判地接受的必要。魯迅先生的固執，當投在配合着現實動態的前進力量之中，是成了最可靠，最忠誠的戰士；但當在他的觀點與現實動態相離開

了的時候，就容易成爲一種極可怕的破壞的芒刺。在魯迅先生，由於他的瞻仰着前途的純正的心地，而屢次克服了過去的自我，所以始終成爲一個追求光明的戰士；但我們却應該把正確的觀點更能活用，跟着現實而變通我們的戰術，——這當然不是投機不是背叛。

跟着魯迅先生的固執而來的，是染着英雄主義的色彩，這一點是無容否認的。因此，他畢生爲了大衆而戰鬥，而卻不會把自己深入於大衆中去成爲大衆的一員而邁進。於是，他疑慮了許多新生的說素，而執拗於自我，他鄙視一切稍有缺陷的人們，而不去懇切地說服挽救，而使他提攜了一批青年而又脫離了一批青年。這也許會在新的人羣中發展更巨大更堅實的力量，但他的過度的不能容忍的嘲諷彈擊，是減弱了許多已經生長而有發展前途的力量，而我們則應該非常虛心地把自己看成大衆中的一成份，快爽而且勇敢地接受一切正當的批判，爲了真理的前途捨棄了自執的態度，而共同努力前進。

這是我們在哀悼魯迅先生的時候所應該警醒的。

但是，魯迅先生的不屈不撓，不遷就不敷衍的不斷戰鬥着的英勇的精力，偉大的人

格和璀璨的作品，是永遠值得我們欽仰的。最後，讓我們對魯迅先生的遺容，致一個最後的敬禮罷！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選自青年界十卷四號

巴比塞 · 高爾基 · 魯迅

林煥平

連日陰天，十七日起，下起蕭條淒切的秋雨；暴風雨從太平洋徐徐向北移動；氣象台頻頻放送着這樣的警報……寂寞可怕的感情，不知不覺中沁着我病弱的心房。晚報送來，翻開第二面，一幀非常稔熟的照片映上我的眼簾；

「魯迅氏逝世

支那文壇的巨匠」

啊！魯迅先生逝世了！十九日午前五時二十五分於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的自宅逝世了！我突如茫然若失，房裏十五支光的電燈，像被淒涼的秋風吹熄了的蠟燭一樣，失了光彩。祇見一個身材瘦削矮小，穿着朴素的土布長袍上唇幾根粗硬的鬍子充分顯示着

性格的堅實，兩目炯炯有神，播佈着尖銳的電光的影像，在我的目前晃動……

啊！從此我還能看到他底實影嗎？

前年巴比塞客死莫斯科，使我們湧起無限的哀愁與痛惜。今年六月十八日午後三時，我們又失了唯一的導師高爾基，使連在悲慘的深淵裏療養着的我，體溫由平溫增至三十七度一分。現在魯迅先生又離開我們了，永遠地。這怎能不使我們悵然痛惜，潸然掉淚！

巴比塞，是徹頭徹尾的國際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一切愛國主義的藝術家相反地，公然舉起反戰的旗幟，邀合一切進步的文化人與民衆，爲和平與人類文化而鬥爭。大戰終熄後，也始終一貫地爲着人類社會之歷史的發展，及擁護他所愛好的國度而不斷地奮鬥。到頭於前年在莫斯科完結了他底光榮的鬥士的一生。

高爾基，從學徒，伙計，船夫，搬運夫，掃除夫，鐵路人員，書記生等艱難困苦的『底層』裏，跟着俄國新興階級的成長而成長，一八九二年發表處女作馬加爾條特拉，一九〇六年發表母親，一躍而爲世界文壇的寵兒，與烏里安諾夫成親交，共行動，到臨

終爲止，作爲藝術家，作爲革命家，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文化建設，給予最大的貢獻，戴着新興階級的文化與文學的鼻祖的榮冠而長眠。

魯迅先生，也是以貧苦的書生，跟着我國社會現實的進展而進展，以最結實不拔的鬥士精神，衝破「脚光太忙了，沒有執筆的時間」（意述魯迅先生警句之一）的困難的客觀環境，對我國新文化運動，常熱心地給以親切的指導。終至如高爾基一樣，在不遇之下，被結核菌剝奪了他底寶貴的生命。

正如巴比塞之死，不僅是法國的損失，高爾基之死，不僅是蘇聯的損失，是全人類的損失一樣，魯迅先生之死，也不僅是我國的損失，同樣地是全人類的損失。不但是世界各國的藝術家，學者及一般民衆，痛悼他們的死；太陽都披上黑點，吊悼高爾基底尊貴的去世，天哀恫不絕地洒了幾天眼淚，吊悼魯迅先生的「死靈魂」！

魯迅先生對「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把着堅決的意志與熱情。以人道主義的現實主義者的態度和手法，製作了徬徨，吶喊，野草等優秀的作品，特別是創造了阿Q的

典型，在我國文學史上劃出鮮明的時代。同時寫了許多雜文，以尖銳的觀察和筆法，刺尖和暴露了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九二五——二七時代，魯迅先生已徐徐地踏着堅實的道路走來。到一九二九——三〇年頃，魯迅先生已發展到了他底人生的最光榮的階段，從這前後起，他已經不執創作小說的筆了。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他在這時期給我們留下來的最尊貴的業績。那就是盡他全部的精神，翻譯了許多藝術理論的書籍，不但是給我國的新美學奠下穩固的基礎，對全思想界和創作界，都給予最大的影響。

一九三二——三三年頃，以甚不自由之身，用許多的筆名，發表了無數的雜文，積極地直接向醜惡的社會撲擊，劃出許多時代的典型，給未來的歷史家留下最寶貴的史料。

三四年後，盡全力於翻譯，辦譯文，對於接受外國文學遺產，盡了比任何人都要偉大的任務。

不但如此，魯迅先生還常站在文化運動的先頭，領導着全國的潑刺的文化鬥爭。對

一切後進的青年，給予最親切熱烈的指導。對各種具體問題的討論，如文藝自由論爭，國防文學論爭等，都給與具體的指示。只惜在後者的論爭中，因負重病，不能暢所欲言，在問題未曾十分明朗化之前，已恬然逝世。

魯迅先生最使我們感佩不已的，是使他完成上述的偉業的他底精神與人格的偉大！他是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他不虛張聲勢，不高談闊論。跟着時代與社會的前進而前進。走到那裏就那裏，永不回頭，數十年如一日，在槍砲與血腥的恐怖之下過着悲慘的生活。世界上無數的藝術家，其抱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不過是法國的巴比塞，羅曼羅蘭，蘇聯的高爾基，和我國的魯迅先生等寥寥可數的幾人而已。他在國內國外都被歌頌為中國的高爾基，被推擁為現代中國文學之父，絕不是偶無的。

巴比塞客死莫斯科；蘇聯的民衆捐了大筆款子給他建了一個宏偉的墓碑，於月前才除幕。高爾基死了，舉行在政學史上空前絕後的盛大國葬。我們的魯迅先生呢？

我們的心頭不禁湧上無限的寂寞的辛酸！

蕭條淒切的秋雨還在下着，暴風雨還在太平洋裏向北移動，無限的淒涼與悲切森然沁着我們的心頭！在這風雨欲來的時候，我們含淚送着魯迅先生歸去時，我們應該如何深思故人壯烈的過去，踏着故人走的最堅實的道路，打起如故人一樣的意志與精神，繼承故人未完的偉業，完成故人的理想啊！

秋晴即在明天。氣象台這樣豫報了。

(十月二十日)

選自質文二卷二期

魯迅先生之死

典則

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爲中國新文學打定堅固的基礎而一生沒有屈服；沒有嗟嘆的魯迅先生，已於本月十九日午前五時離開我們而長逝了！當這一消息刺到我的耳鼓時，我惘然地像站在劇烈震動的地帶上，眼前只是一陣昏黑！

十九的下午，我踐進了萬國殯儀館的門，在肅穆的空氣中，在執事者的引導下，我在墓西的廊下發現我們的戰鬥的導師的遺容了，他靜靜地躺着，像一個從戰線上累極了

的戰士退到後方預備陣地來休息的一樣，他濃黑的眉毛，深陷而緊閉的眼睛高聳的顴骨，灰白而清癯的面孔，一切像活的一樣，所缺的只是呼吸罷了。

當我恭謹地向我們的導師一鞠躬後，我的熱淚便簌簌地從頰上淌到地上。

我生平只流過一回淚，那便是悲悼我們的魯迅先生；我生平只帶過一次孝，那便是紀念我們的魯迅先生。

我們不是拿崇拜偶像的心理去崇拜魯迅先生，也不是因為文章好來敬慕魯迅先生，而是因為魯迅先生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偉大無比的人格，有誠摯和藹的態度，有銳利的眼光，始終和青年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向敵人猛衝。所以死後第二日，即有日本改造社的唁電，第三日即有蘇聯對外文化委員會的輓辭，至于執紼者有歐美人士，也有日本人士。

在三天公開吊唁中，有西服長袍的紳士，有污臉黑手的工人，有挾着書包的青年男女中學生和小學生。最多的是學生，他們一羣一隊地走着整齊的步伐，沉着嚴肅的臉子，每一個把筆簽名時，喉裏便哽咽着哭聲，有一個學生的眼淚簌簌地把他所簽的名字

攪得模糊不清了。還有一位鬚髮全白的老翁，手扶着一根絳紅色的拐杖，他一走到『簽名處』旁面，他口中便不住地喊着『我們的魯迅先生，唉！我們的魯迅先生，唉！』他把鋼筆當毛筆握，一筆不苟地把他的名字寫出來，禿頭上的光，是浴在日光中的，看年紀要比魯迅先生大十歲，他顛簸地走到魯迅先生遺容前，先放下拐杖，然後深深地一鞠躬。看他的眼淚，已被年月吞噬淨盡了，昏黃的眼眶，只是不自主地開闔着。再是一個約摸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衣服像在油漬里浸沉了一會似的，當他簽了名，因為黑紗已經用完了，叫他等一會，而他便好像怕遲了一刻，魯迅先生的遺容即刻瞞着他被埋葬了似的說：『我不是來要黑紗的，我是來看我們的魯迅先生的，我們的文豪的。』他不管別人的攔阻，便蹲着身子從簽名處的桌子下一竄，一個勁便跑到了魯迅先生的遺體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再睜着紅眼眶俯視着靜睡的魯迅先生約有十分鐘之久，這是一個工人的兒子啊！

根據我們的統計，佔吊客百分之九十是學生，百分之七十是工人，其餘便是文化界的人了。

我們的魯迅先生爲什麼領有這麼多的人呢？這因爲他是革命的戰鬥員，他的一生充滿着血腥的戰績，他的言行，都是爲着大衆利益而成爲了大衆戰鬥的一員，所以他的死是大衆的，大衆把他當作失掉了最英勇的一位戰士而來悲悼，他們甯願資本家的扣薪壓迫，也要來瞻仰他，和他作最後一次的告別。

在送殯的那一天，除開文化界，文學家，術藝家外，其餘便是一隊隊女學生，男學生，一隊工人；萬國殯儀館的空坪上，膠州路的全馬路上，都站滿了瞻仰魯迅先生的人，但這些人都是屏着氣息，沉着脚步，滯着動作，像止水一般靜寂，各個人的心中都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將近兩點鐘的時候，總指揮徵求人們拿花圈，肩輓聯，不到一刻鐘，花圈輓聯全一幅幅，一隻隻肩在馬路上了。沒有人笑，只有人哭，那種慘悽的苦汁，是浸染了花圈輓聯的哀裏的。

出殯了，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等擁着一隻發着光亮的楠木棺材從門口走出來，那光亮是魯迅先生的，是我們的革命的導師的！我們的導師的光炬，從此離開我們而向着無常的路上進發了！

從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起，直到極司斐路轉入地豐路的拐角，這一長列，只見哀樂的鏗鏘，哀歌的此起彼落，沒有絲毫的嘈雜聲，輓聯花圈迎着豔麗的秋陽而飄蕩，那豔麗的秋陽便是我們的魯迅先生喲！最可敬的是那些小學生，他們排着隊靜靜地走着，一開口便是唱『哀悼我們的魯迅先生』疲倦是什麼，似乎全浸在哀悼中。由哥倫比亞路一折到虹橋路，許多警察一接到哀悼魯迅先生的傳單，他們也躺下淚了。這時大眾的哀悼歌聲忽而轉為雄壯的吼叫：『要紀念魯迅先生只有打倒××帝國主義！』而警察們呆着眼睛也像在默默地贊許。

在萬國公墓的禮堂前舉行最後告別禮時，蔡元培，宋慶齡，章乃器等都有痛悼的講演，尤其是內山完造彷彿忘却了他是侵略國家的人，也熱烈地讚美我們魯迅先生的革命精神，羣衆——兩面分列的羣衆的激烈情緒，像火山噴裂了，再不能靜止了，提到魯迅先生便聯想到國家的垂危，他們吼着『歡迎日本同志，歡迎歐洲同志擁護國際的聯合戰線！』

太陽向西沉下去了，接着是黑魘魘的夜馳上來，正同我們的魯迅先生這紅日崩潰

了，緊接着是絕大黑暗襲上來，就在悽絕的歌聲中，崦嵫的薄暮中，我們的魯迅先生長眠在兩方丈的墓穴中了，只有一塊石板，緊壓在上頭。

這身經百戰的老人，終於死了，從此我們再讀不到他的尖刻似刀的文章了，從此我們再看不見他的面容了。但我們要真正的紀念他，我們只有繼承他戰鬥的精神，努力他所未完成的事業啊！

選自禮拜六週刊六六四期

我們失掉了偉大的導師

生活知識社同人

——悼魯迅先生——

今天——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們得到一個驚人的消息，說魯迅先生今天早晨五時廿五分死了；這個消息像一個巨雷似地給一種很大震懾。

自從魯迅先生在今年害病起，全國不知有多少人都在擔心着他的康健，入秋以來，先生的病狀是漸漸地減輕了，在十月六號到八號的全國木刻第二次展覽大會在上海青年

會舉行的時候，魯迅先生曾到會場去參觀，誰知過了十幾天，魯迅先生就突然地長逝了呢？

魯迅先生的逝世，是給我們中國新文化運動以無限的損失，尤其是在這民族危機已到最后關頭的時候，在敵人不斷地侵略我們而圖滅亡我們的時候，在一切黑暗勢力，正企圖用鎮壓，禁止來虐殺新文化運動的萌芽的時候，在現階段救亡文化運動正在展開而課中國民衆以戰鬥任務的時候，我們失掉了我們這個新文化偉大的導師，新文化的乳母，新文化的保護人——魯迅先生，我們是多麼的悲痛啊！

魯迅先生的死，是每個準備爲新的歷史而奮鬥的人們所痛悼的。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枝鋒芒萬丈，專門刺破舊社會絢爛的表皮而揭露其腐爛的內容的筆鋒；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個爲着新興的階層而嘲笑舊的沒落階層戰鬥諷刺者；從此以後我們缺少了一個年齡雖老而戰術潑刺精神強壯的文化戰鬥員；從此以後我們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失掉了一面劃開路向的大旗。

魯迅先生死了，有人會把他跟高爾基相比；但他的死，比起世界革命文豪高爾基的

死所給我們的損失大概還更加重大。在高爾基死的時候，在他那裏已經誕生一個新的社會，已經有許多優秀的革命青年能夠保衛和平文化而接替他的戰鬥的崗位；但魯迅先生却死在我們民族革命戰爭的前夜，在這中國人民苦難的時代中，正是中國新文化遭到非常窘息的時候，這便成爲中華民國的無限損失！

至於魯迅先生的生平，不是幾句話所能說清的。自從五四運動以來，在每次文化的論爭中，先生都是一個站在最前進立場的人，用着他那堅強的信念，和執拗的性格，不和任何惡劣勢力妥協，嫉惡如仇，始終爲着新文化新類人的戰鬥着。他是一個歷史變革的英勇的戰鬥員。

同時他無時無刻不在勞動着，當他病一恢復，就開始寫作。這種精神，是每個文化工作的怠墮者應當慚愧的啊！

最近關於文學上兩個口號的問題，魯迅先生曾給我們留下不少的寶貴意見，雖然在這次理論的論爭中，曾有許多文藝界的漢奸在造謠中傷，但先生對於目前救亡的文學運動的遺教，將成爲我們最寶貴的實踐課題，我們應當尊重他的意見用實踐來紀念我們

這偉大文化導師的指示。

魯迅先生死了！在我們的文化陣線上失掉這光榮的指導者！全中國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們啊！用着我們最悅痛的哀思來致敬吧！用我們最勇敢的戰鬥精神來填補魯迅先生所遺留下來的新文化的戰鬥崗位吧！

我們站在這偉大作家的面前，敬致我們最真誠的民族革命的敬禮！

選自生活知識二卷十一期

悼魯迅先生

文季月刊社同人

中國全世界：
十月十九日下午一個不幸的消息從上海的一角發出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傳遍了全

魯迅先生逝世了！

花園，唁電，輓辭，眼淚，哀號從全中國各地方，像洪流一般地匯集到上海的一角來。任何一個小城市的報紙上也載出了哀悼的文字，連最遠僻的村鎮裏也響起了悲痛的哭

聲。全中國的良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悲痛過的。這一個老人，他的一支筆，一顆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甚至在靜靜地閉上眼睛把生命交還給創造者的時候，他還把那成千成萬的人牽引到他的身邊。無論是親密的朋友或恨深的仇敵，都同樣懷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遺體前面哀痛地低下了頭，至少在這一剎刻全中國的良心是聯在一起了。

我們沒有多的言辭來哀悼這麼一個偉大的人，因為一切的話語在這個人的面前都成了十分渺小。我們不能夠單拿眼淚來埋葬死者。因為死者是一個至死不屈的英勇鬥士。但我們也不能抑制了悲痛來否認我們的損失：跟着這個人的死我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親切的朋友，中國民衆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民族解放運動中失了一個英勇的戰士。這缺額是無法填補的。

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一句話。但我們並不想稱他做巨星，比他做太陽，因為這樣的比擬太抽象了。他並不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壯觀。他從沒有高高地坐在中國青年的頭上。一個不識者的簡單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的胸懷的吐露：一個在困苦的青年的呼籲也會得着他的同情的幫忙。在中國從沒有一個作家能像他

這樣地愛護青年的。

然而把這樣的一個人單看作中國文藝界的珍寶是不夠的。我們固然愛惜他在文藝方面的成就，我們也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以爲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我們應該更重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人類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勇敢的先驅。

魯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偉大的。近二三十年來，他的正義的呼聲，響徹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執着思想的火把。領導着無數的青年向遠遠的一線光亮前進。

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從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去了。他的死是全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尤其是在國難加深民族解放運動熾烈的時候，失去了這樣的一個偉大導師，我們的哀痛不是沒有原因的。

別了，魯迅先生『忘掉我。』沒有一個人能夠忘掉你的。我們不會讓你靜靜地死去，你會活起來，活在我們的心裏。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裏，你活着來看大家怎樣繼承

你的遺志向着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邁進！

我們要紀念魯迅先生

選自文季月刊一卷六期

文學大眾社

魯迅先生在十月十九日晨五時溘然長逝了！

當我們看到他的遺尸，我們的身體在戰慄着，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情緒。

他幾十年來的努力，身嘗了無數苦鬥的經驗，他那不後悔而且決不屈服的精神——不啻是替我們人民大眾劃了一條清楚的前進路線。

魯迅先生的遺囑，有一條中說不要別人紀念他，但我們覺得他已失掉了這樣的權力。因為魯迅先生已是社會的魯迅而非個人的魯迅，換言之他已不是住在施高塔路生活嚴肅學問豐富的魯迅，而是代表了中國——全世界大眾利益的魯迅。我們紀念他，是對他的精神更高級的服從。

所以我們的紀念不用眼淚，而是用犧牲的精神沿着一條已經建立了路標的大路前

進！

紀念，我們的紀念是多麼渺小啊！他將是無數人永久紀念的對象。無數人將貢獻出他們真誠的紀念——無聲地不屈不撓地執行着他的意思，一直到全民衆解放的一天。

選自文學大眾第二期

悼一個偉大的死者

煥明

現在，一個偉大的人已經靜靜的躺着了。他的軀體將腐爛，但靈魂却是永生的。並不是升入『天國』，不是遊移在『太虛』；而是深深的留在每一個青年的腦海裏，使爲真理鬪爭的人們的力量繼續擴大，推動世界向着光明邁走。

『我對魯迅總感到不滿，但從萬國殯儀館回來後，我想了想——我覺得的確不失爲一個偉大的人！』一個朋友對我那樣說。

我想，這話決不是隨便講的。人們確是有一種僻性：凡死者都是好的。除掉岳墓前的秦檜——幾千年的歷史似乎只留下了這樣的一對罪人，確該拿來『警誡』來者似的。

這就是『寬容』的壞處！

一個因死亡而被寬容的人，是不會給真理寬容的。除非他有着真正的偉大處。

魯迅先生是有缺點的，但這微細的缺點並不能掩沒他的偉大；他鬥爭到死，他大聲疾呼到死，他爲真理而咀咒，而譏罵；但他至死沒有投降，出賣，忘了真理而成爲一個『左得可怕的人！』

人們以爲魯迅先生唯一的缺點然是量狹性躁，我想這是的確的。但也覺得，把這個量狹性躁的人仔細一清算，却發覺並沒有什麼愧對人類和真理的地方；即使有，也是那些『量大性柔』的人們，他們送掉了大塊的土地，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而出賣，而吃別人的耳光，而鎮定自若的繼續詔笑……

大概就是寬容的『好處』了，

中國這民族彷彿向來就中了『寬容』的毒，人家割掉了自己的胳膊，還會送過腿去。這『寬容』也就是現在『代』我們出賣民族利益的人，所以敢這樣大膽的緣故。『人家答應的東西，不可以相信，』但我們却相信了；『主張寬容的人不可接近，』但

我們却寬容地活在他的掌下。

這就是給『寬容』所害的。

是的，人們是不易把魯迅先生忘掉的，但這決不是一切；記住真理，繼續向前去吧！『天下原是沒有路，走走便成了路！』在刺人的荊棘後，就是光明的太陽了。

而魯迅先生也不過是這樣的一個人：爲了爭取真理，而用盡了他所有力量的一個人！

十，二十一，下午

選自文學大眾第二期

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家是不夠的

子澤

『偏偏在戰的熱望中魯迅死了，中華民族要大哭，××××要痛哭，前進作家更是要狂哭。』

『偏偏在降的陰影裏魯迅死了，帝國主義會暗笑，專制魔王會狂笑，落後文人也許會慘笑。』

——沙風文藝社輓聯。

我們的導師死別了；于是我們的進路上熄滅了一盞最光輝的燈火，于是世界的魔鬼減去了一個使它們「日夜不安」的勁敵。

這巨人的死，給予我們的損失和悲痛，這能是言語儀式所可代替哀悼的嗎？然而痛哭那也不是必要的，因為在他於人間的巨作中是尋不出那只教人類流淚的辭句的。

他從中國的啓蒙時代起一直到死的前一天始終沒有鬆懈一步和醜惡的周圍奮鬥，在年事高邁的最近幾年他又是多麼活躍地引導着文學上的建設工作！然而他的偉業沒有完成他就溘然逝去了。

所以我們除了悲惻以外必須振作起來更進一步受納他的經驗和教示拿出最大的努力和忠誠在實踐中學習他的生活去爭取我們被壓迫民族危亡的生命和社會解放的最後勝利來遙祭這去世了的「比文學家更偉大的」文壇巨星。

選自文學大眾第二期

瞻仰遺容後

白燕

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從報紙上得到魯迅的死訊，我不覺陡然心裏冷了下，彷彿有誰潑了些冷水在我身上似的。第二天一早我便起了身，約了明和靖一道往萬國殯儀館去。在那裏已經有無數的青年佇立在禮堂的門口，在過道一張桌上我簽了名，有一個女人便拿了一塊黑紗蒙在我的臂上。摹然，一陣莫明的悲哀不禁襲上我的心，當我看見那許多的憂鬱的面孔——爲了這爲人類真理而奮鬥的戰士的死亡而感到悲哀的青年們。

是的，無論誰都不能不感動的，對於魯迅的偉大的人格。當我走進禮堂後，我望望他的遺像，又望望他的遺體，看見那瘦削的雙頰，突出的顴骨，我們當可以想像到他是怎樣的爲人類真理而奮鬥的努力，以致損了他的健康，促短了他天年的情形。

我跑出了萬國殯儀館的門，我感到『死』奪去了我們偉大的戰士的身軀，却死不了戰士的精神。

偉大的戰士啊！我祝福你的靈魂！

墜落了一個巨星

郭沫若

流星似的，忽然地，魯迅逝去了。中國文藝慘然地像失了光的一樣。

魯迅病了的消息在六月中旬曾一度同高爾基病的消息同時傳來。那時高爾基死了，可是魯迅却征服了病魔，痊愈了。從那時以後，魯迅在他羽翼下的兩三個新出的雜誌上，佈起陣營，幾乎是不斷期的揮起他的健筆，使我們非常驚歎；然而僅僅隔四個月，文藝的巨星又墜落了一個；這真是難忍的痛惜。

在現在看來，魯迅最近的文筆活動的潑刺精神，完全是像太陽要下山時滿天的紅霞。致命的疾患不斷地內蝕着他的生命，而他對於病菌健鬥着的情況是可以令人流淚地活躍着的。真有拿着劍倒在戰場上的勇士的風貌。

但是，魯迅是不滅的。他的聲名在中國文藝史上無疑地是和施耐庵，羅貫中，吳敬梓，李卓吾等一樣地，作爲永遠光輝的存在而存在。

中國的近代文藝，由魯迅而喊出呱聲，僅僅在四半世紀裏，突破了歐美諸國和日本

所經過的二個世代，而達到了世界文壇的最高水準。這完全是由於魯迅一個人的力量。在現在——文化領域全世界的地被侵凌着的目前，由魯迅的逝去所招至的損失怕不會是純中國的。由這種損失的重大的對照，魯迅的存在價值的重大性才開始明顯地反映了出來。而他生前的坎坷，作為人生悲劇，更加使我們悲痛。中國社會對他的待遇，實在是過於殘酷；譬如就像我這樣的人吧，如果能夠豫知到他的死之將要那樣很快的來臨，我是應該更多多呈送些精神的安慰的。

想起魯迅和我的關係，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淡泊。儘管是生在同一國土，同一時代，並且長時間地從事於同性質，同傾向的工作，却一次也沒有得到晤面的機會，甚至連沒有一次的通訊。若是用舊式的語來形容，魯迅和我始終是『天南地北』的分處着。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我在上海做文藝活動的時候，魯迅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他受段祺瑞的壓迫，被逐出北京的時候，我在做着廣東大學的文學院長，那是會商同校長聘請魯迅做教授，然而待魯迅南下廣東時我已經參加北伐軍出發了。此後魯迅又從廣東回到上海，始終一直做着文筆活動，我已亡命者之身，寄居於日本。今年常常傳出魯迅要來

日本的消息，心裏正期待着這次總可以遇到了吧，然而也終竟成爲了畫餅了。

就這樣由於人事上的齟齬，和地域上的隔離，魯迅和我雖然到底沒能會面，然而我對魯迅總是尊敬着的，是把他當成着精神上的長兄。作爲年青的弟弟的我，對於長兄的叱斥，偶爾發過些孩子脾氣，更曾辯過些嘴，倒也是事實。尤其是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之間，同我關係很深的創造社同人們，在意地沃羅基上和魯迅激烈地論爭過來。然而那次的論爭似乎是成爲了魯迅轉換方向的契機，論理應該是可以紀念的吧。而一般的人往往以爲我和創造社同人，魯迅素有敵意，不僅在作這樣的想，而且在作這樣的宣傳。事實却完全相反，後面的事情想來是可以證明的吧。

阿Q正傳是魯迅的有名的傑作。世界介紹的開始是起自在一九二六年羅曼羅蘭主編的歐羅巴雜誌上的譯載。這是誰都知道的事。然而最先拿介紹的筆的人是誰呢？這人就創造社同人之一的我的同鄉四川人敬隱漁。隱漁是由天主教會養育出來的，精通法文和拉丁文。一九二四年在上海住着，一面譯我的小說譯成法文，一面自己也提過創

作的筆，是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登載過的。此後，他因翻譯若望·克里斯妥夫得到羅曼羅蘭的相識，一九二五年末應羅曼羅蘭的招請便往法國去了。

阿Q正傳的介紹，自然，是隱漁在法國的主要的工作，魯迅以這次的介紹為機緣在生前便博得了世界的高名，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隱漁的名字完全為世間所隱蔽。而且外面還有一種謠傳，說是羅曼羅蘭有信給魯迅，極力稱讚阿Q正傳，信是託創造社轉交的，而被創造社的人們把它沒收了。這種無根無蒂的飛箋，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議的事。

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使得有這樣的謠言飛騰的。怕也終歸是由於我們的不德所致吧。我們對於魯迅的禮讓，怕一定還有有充分。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在創造社同人裏是最年長的，我的偶爾的鬧孩子脾氣和辯嘴，大約也是稍微過度了一點吧。這種事，假如我早一些覺悟，或是魯迅能再長一些時間，我是會負荆請罪的，如今呢，祇有深深地自責而已。

魯迅的逝去，真真是像流星似的忽如而來。由他的這樣迅速的逝去，感到殘留着的寂寞，更深刻地感到給我們遺留下的責任的重大。關於魯迅的生涯，性格，思想，藝術

的全面檢討；和他的生前功績的正確的評價，不久一定有適當的人慎重地完成出來。但由魯迅的有光輝的業績所帶來的中國文藝的效果和品位，應該怎樣去繼續，保持，發展，這對於我們後死者實在是一項過重的負擔。中國文藝，是不好讓它和魯迅一同逝去的。魯迅已經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榜樣。拿着劍倒在戰場上吧！以這樣的態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紀念魯迅的最好的道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魯迅逝世後的第四天。北鷗譯自『東京帝大新聞』。（本文經原作者親自修改。）

選自現世界一卷七期

紀念中的魯迅先生

征農

記得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經過了一陣暴風雨後，我偷偷地跑到上海，得朋友的幫助進了江灣某大學。那時，我雖然也愛好文學，對於文學的知識却一點沒有。連白話文，也只限於寫宣言的時候，平日哼的，還是五言七言之類的東西。於是那位朋友向我進言，要我讀些新文學書，他第一部介紹給我讀的便是魯迅先生譯的『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我與魯迅先生接觸的開始。從此我一直熱烈地讀着魯迅先生的作品，不但是我個人，在接近的許多同學中，形成了一種『魯迅熱』，有些同學甚至學着他的筆調寫起雜感來了。這時，魯迅先生在我的想像中，似乎是一付很嚴正的面孔，但因為他所諷刺的，都是我們平常所厭惡的，給予我們的感情的潑刺，不是可怕，而是親切。

大約是青年人的情緒太熱了吧，通過魯迅先生，我漸漸愛起郭沫若先生的詩來。我直感到從郭先生的詩內更得到一點溫暖。我的『嗜好』於是轉到了創造社方面。魯迅先生和初期創造社的論戰。我不大明白，沒有留給我什麼影響，但她和李初梨等的論戰，却啓發了我對於文學的比較正確的認識；略略懂得新文學是什麼東西，新文學運動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對於這次論戰，我是站在創造社方面的，我覺得魯迅先生有點『固執』，覺得魯迅先生有點太『英雄』氣。雖然有一位朋友曾經再四解釋：魯迅先生是不錯的。魯迅先生並不反對新興文學，魯迅先生只是反對創造社的空喊空叫。事實上也是這樣，在那時魯迅先生確曾開始譯了好些新興文學理論書，使我們看到『真切』的新興文學理論。但我總不能丟開這樣一個成見：既是同道，爲什麼又一定要向對方攻擊呢？

因此，雖然就現在看來，對這次論戰創造社應該更負責任，在當時我却只把這責任歸到魯迅先生身上。魯迅先生在我的想像中便變成了既可愛而又可怕的人物。

就在那時候，我個人因爲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和這有太陽照臨的世界隔絕了兩年，也就和魯迅先生以及整個文化界隔絕了兩年，一九三〇年，我才重新進入這個世界，一打開眼睛，第一件使我愉快的事，是我素來敬愛的魯迅先生，已經從行動中從組織上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態度了。

這使我進一步認識了魯迅先生。使我看清魯迅先生真正可愛處，魯迅先生並不「固執」魯迅先生並不英雄氣，魯迅先生是最能從生活中教育自己，從行動中督促自己的。由於這樣的認識，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敬愛，自然地特別增加起來，我一直把魯迅先生溫暖在自己的心底深處，雖然那時候，我所從事的工作，並不是文學，並沒有受到魯迅先生直接的影響，也沒有和魯迅先生發生一點直接的關係。

我和魯迅先生發生直接關係，是在一九三三年，我正式踏進了文壇以後。我從南國跑到上海，對於上海文壇，還完全是一個門外漢。我那時住在一個朋友家裏——這個

朋友，現在已經和我們遠離了，這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謂才子加流氓的人物——沒有別的事，只是寫寫小說。但寫了怎麼辦呢？於是毫不猶疑地想到了魯迅先生。我直覺到魯迅先生比那些曾經教過我的書的先生們更親近，更可靠，他是一定能幫助我的。於是我馬上寫了一封信。請他幫我介紹一部小說集到良友圖書公司，不出幾天，有了回信了。他的愛護青年的誠懇態度，真使我感動得流淚，我簡直像一個久被情感擯棄的人，第一次受到了撫愛。他坦直地告訴我，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他介紹稿子，是沒有辦法的，也許還要受到更壞的影響。但雖然這樣說，他還是試試看。果然，不到幾天，又把書店回復他的信寄來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他沒有說什麼只教我到別處去試試看。然而，我是十分滿意了。

我也正和白薇先生一樣，是一個最怕去拜望『名人』的。在名人面前，總要好像受到了什麼壓迫似的感到尙促不安。另外我是一個在這不自由的環境下養大的人，沒有廣交廣接的習慣，如果沒有必要我是連朋友的住址也不問的。因此，我雖然常常想看一看魯迅先生，却始終不會向魯迅先生要求過，魯迅先生雖然已在自己的心中刻下了一個不

可磨滅的印象，却還是不會看到真正的魯迅先生。

一直到去年，由於一個偶然的集會，我才第一次和魯迅先生見面了。我雖然跟他沒有多談話，但他的每句話，都是誠懇的，切實的。他的面貌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樣嚴正，堅定的臉上，充滿着溫暖，他說話時，常常帶着微笑，他健談，在幾點鐘內，幾乎沒有停止，無論談到什麼問題，他都有興趣，都能和他的文章一樣使你聽了感到又甜又辣。我在這次會面，有了這樣一個感想，以為魯迅先生自身是比他的文章更可親的。不幸的是這一次的見面，竟成了最後一次的見面了。

在南國，我也曾寫給過魯迅先生一封信，而且也得了他的真實的回答。及到今年重回上海，在路上，本來就知道了他身體有點不適，到上海後，却又聽到已經好起來。我曾從許多出他較接近的朋友探聽他的病，但終於因為自己的「習慣」，沒有親自去看他，最後，也還只能從信中傳達我一點愛戴的誠意，祝福他趕快恢復健康。

對於這一次的文藝論戰，我雖然在理論上是站在「國防文學」方面的，但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却與對他和創造社論戰時完全不同，我相信：魯迅先生一定會在這次論

戰中給我們更多的教訓。我更相信魯迅先生自己一定會從這次論戰中更變得年青起來。然而，意外的不幸，魯迅先生終於永遠離我們而去了。

我個人是非常抱恨的，我沒有機會時常聽到他的名論，沒有機會時常得到他的撫愛，可是我將怎樣來從他給我的僅有的教訓和啓示中，培養自己啊。

選自大衆論壇創刊號

偉大的民衆祭

——魯迅先生喪儀速寫——

一顆燦爛的慧星——魯迅先生，在真理降生前的黑暗時代裏殞落了。

他殞落在熱烈悲壯的犧牲年代，他殞落在最初的同時是最後的大搏戰開始的時候，他殞落在中華民族的兒女們起來爲祖國戰鬥的時候。

在這樣一個時候，他殞落了。大衆的隊伍，從此減少了一個勇敢的聰明的偉大的鬥士。始終照耀着大衆前路的慧星，從此失去了他的光芒。黑暗又在那兒，迷惘着大衆的

雁月

眼簾。

還記得：在大眾苦痛的時候，他是一個超人的歌者；在大眾呼號鬥爭的時候，他是最響亮的號手；當大眾急遽前進的時候，他是一個照徹宇宙的明燈；當大眾追求真理的時候，他又是真理的前哨。

當真理還在那遙遠昏暗的血河彼岸時，他已在血河上閃閃發光了，用他藝術的巨腕，描繪出真理的美麗面龐，但大眾向這光輝前進時，他又消逝了！

啊！逝去了，這樣的一個人逝去了。

這樣的一個人逝去了，使得大眾震驚哀痛，使得大眾茫然若失，失去這樣一個親愛的戰友和指導者。大眾將怎樣紀念這位巨人的業績呢？

我默默的追懷着這位人格超人，精神偉大的藝術巨人，我簡直不相信他會忍痛離開戰鬥着的大眾，他會忍痛讓魑魍魎猖獗，他會忍痛不見到他的新國家。但是當我看過他那慈祥的遺容走出沉悶的靈房後，我的心便安定了。我的心沉重，沉重得像是一塊鋼板裝在肚子裏一樣。事實是很明顯的，他是真的死了！今後再也不會看到我們的魯迅先

生了。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啊！

我茫然地站在院子裏，漫無目的的想着，我不知道該想些什麼好，我也不知道不想什麼好！

世界對於我像是毫無關係。儘管秋風蕭蕭，人聲嘈雜，但是毫不能打斷我的沉哀念頭，悲愴的情緒。這樣的一個人竟逝去了。

我毫無心緒的瀏覽那些不同的輓聯，我一句也沒有而且也不願記它們。

——這有什麼用處呢——

是的，這些都不足以表示他的偉大，也不能夠表示出我們對於他的景仰和紀念的眞價。

在這沉痛的空氣中，時光分外加快了它的速度馳騁，魯迅先生不僅已死亡，而且快要入土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也不知在什麼意念的驅使下，我背了一只大花圈，跟着人海擁出萬國殯儀館的大門，像是一個機器人，毫無知覺的站在馬路上的人叢中。馬

路上的人，像沙漠裏的沙粒被風吹着一樣，滾來滾去。而我却站着不動。

民衆歌詠隊在一個小弄堂內，正練習『魯迅先生輓歌』，悲壯的歌音在沉痛的空氣中蕩漾，彷彿是大衆的哭聲。在這洋溢著歌聲的空氣中，西捕和印捕却騎着卡車或大馬，揚武耀威地巡察着紀念魯迅先生的大衆，這爲得是什麼呢？難道非這樣就不足以表示他們征服半殖民地的威風嗎？我們的魯迅先生是死在這樣一個恥辱的國度，這不能不說是他的遺憾吧！真的，爲什麼，不再等等，像高爾基一樣死去呢？我們的魯迅先生！

不，他是死了，他再不會和我們見面，和我們一同戰鬥了。

送喪的隊伍移動了，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和大大小小送喪的大衆移動了，向這位『一生不會屈服，臨死還要鬥爭』的戰士藝人，致送最後的敬意。

在送喪的行列中，不僅有能戰的青年男女，不僅有鬚髮蒼白的老者，而且還有天真無識的孩童。他們也懂得應該怎樣尊敬這位巨人，這個民族光榮的傳播者。而所謂『代表』民意的要人們，却沒有一個。在運動會上一個個大顯身勢，像這位巨人的喪亡中，他們從不曾表示絲毫的惋惜與敬意。事實上，直到魯迅先生死後他們依然懷恨這個倔強

的人物。因為他永遠是站在反抗者的隊伍中，痛恨譏笑那些無恥的屈辱者。到現在他是主張救國而不主張賣國的人，這為賣國者所忌恨，乃是當然的結果。因此，魯迅先生並不以此為恥辱，反之，却是光榮的。

今天有這樣多的大眾，形成魯迅先生的大眾祭，實在是光榮的事情。先生在『天』之靈，亦當微笑吧！

送喪的隊伍前進着，沉重地，痛心地。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學生，工人，著作家，……合唱着一支哀悼歌，像他們合唱戰歌一樣。一同哀送這個巨人，像一同進向戰場一樣。在雜亂的靜靜的步聲中，歌聲起來了，大眾彈奏出他們哀悼敬仰的心絃。

不停的前進，大眾不停的加入。隊伍增加了，沉痛的空氣加厚了，對魯迅先生的敬仰也多了。這表示魯迅先生戰友的龐大，這表示了魯迅先生精神不死。不願屈服的人是這樣多。願意像魯迅先生一樣戰鬥的人是這樣多，這表示『中華民族萬歲！』

隊伍前進着，我也前進着，我被這六千大眾的表情和行動感動了。有一天也會經看過和這完全一樣的大隊，那一天是向屈辱陣營和侵略者搏鬥，而今天却哀送一個反抗屈

辱陣營和侵略者的戰士，這使得我更加痛心，使得我感覺到更是責任綦重了。

踏着漫漫的長路，一步一步，加重了我的悲哀，加重了我的責任心。看看他就要永遠安息，那未完的艱巨任務，需要我們未亡者更努力的繼續。

『我來啦！』一個朋友向我說了這簡短的話語之後，便加入隊伍，一同前進。

『慚愧的很！』他補充道：『我在卡德路等着，我想省點時間，老板不讓我出來。可是，幾乎誤了這件大事！』他氣喘的說，立刻加入輓歌隊唱起來：

——他反抗帝國主義他反抗黑暗勢力，一生到老不屈，始終爲着革命而努力，哀悼……

他溶匯在這偉大的情緒中了。

我們慢慢地走着，哀送這位巨人。看見路旁停着一輛攝影車攝製這幅動人的不朽的圖畫。這時我纔比較鎮靜些，我有一個慾望，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我離開隊伍，但是看不見頭尾——再離開些，也看不見；再離開些，還看不見頭尾；我離的更遠，依然看不到。看不到了，實在因爲人太多了。我的慾望，並不是在計算人數，原意是想看看

魯迅先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檢閱檢閱渴望光明自由的大衆力量有多麼雄厚。

我知道了，是無比的雄厚。這個力量，今天是哀送先生，明天便是紀念先生，是開展「魯迅運動」的力量，此後，不久就要爆發，並且完成到現在還未完成的神聖的任務。

路旁人們的手裏，滿握着散發的關於魯迅先生事蹟的條子，他們在讀着，在說着，並且在驚視着這個隊伍。一個工人，一邊讀着，一邊拭摸他面上的泥漬，問他的同伴：

「這是個什麼傢伙呢？」

「老革命！」另一個工人很驕傲的說：

這一句簡單的答語，在我的意識中，深深地印下一個烙印，一個工人，從他的口裏說出「老革命」他覺得是無上光榮的。

隊伍已把我帶到離他們很遠的地方，這兩個面影我再沒有看到。但是這印象很深很深的印在我的心上不能忘記。

當隊伍到哥倫比亞路與虹橋路的時候，大衆沉痛憤怒的情緒，再不能抑制，而終於

爆發了！這是他們紀念魯迅先生真正的意念：

「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帝國主義和漢奸，」

「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萬歲！」

× × × × ×

從隊伍的各部爆發出這些怒吼，接着『打回老家去』的歌聲也起來了。

大眾所以這樣激昂的緣故，是因為只有這樣才算真正的紀念了魯迅先生。同時，因為大炮機關槍的鎮壓，大眾的憤怒實在集蓄的太多了，壓力一鬆，就要爆發，這是毫無問題的。

口號，歌聲，使這幽僻的場所，變成了一座火山，沸騰的隊伍，像是在衝鋒陷陣。不久，到了萬國公墓，門上有『喪我導師』橫聯一幅。可惜這門好像太小了，（雖然還是大門，）隊伍簡直進不完，而且擁擠不堪。把一個寂靜的墓地，竟變成喧囂的山口。

我站到禮堂的石階上時，纔看到這龐大的人羣：儘是人，數不清，樹叢中……一直

到大門外都是人，密密層層。啊！這是多麼盛大的民衆祭啊！

當靈車從人叢駛到禮堂前停下來後，有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諸先生講演。

沈先生說：「……看不到當局派的代表，有的儘是我們民衆，我們就來做一個民衆祭，魯迅先生一定也很樂意吧！」

章先生說：「……這裏的人，就是一個模範的聯合戰線！……」民衆高呼：「聯合戰線萬歲！」章先生又說：「……魯迅先生的偉大，在於他替中國大衆說話，替全世界被壓迫的大衆說話！」大衆狂呼：「魯迅先生不朽，魯迅先生是大衆的導師！」章先生又說：「魯迅先生不死，只有我們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纔能夠。要開展「魯迅運動」，使有千百萬魯迅先生產生！」大衆狂呼：「我們要開展「魯迅運動」！」踏着魯迅先生的足跡前進！」

鄒先生說：「兩句話，……的無恥在於只知屈辱，魯迅先生的偉大，在於只知反抗！」大衆狂呼：「無恥的屈辱！偉大的反抗！」大衆好像忘記了這個不幸的日子，他們却氣憤填胸的怒吼，這豈是不應該的嗎？這豈是偶然的嗎？每一個人都曉得，中國大衆

是無恥屈辱者和橫暴者的敵人，大眾要用行動，用鬥爭肅清他們的敵人，用勝利的花，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靈柩，在大眾震徹雲霄的口號中，移到墓地，一腔熱淚不覺攤出眼眶，永別了，我們的魯迅先生！我們給他行了最後的敬禮，唱了安息歌。安息吧，偉大的戰士，明年，我們將敬你勝利的花圈，光榮的祖國。安息吧！魯迅先生，再見了我們就要走了，我們不是去別處，我們要走上戰場！

選自通俗文化四卷八號

一三三六，一〇，二五。

——完——